纏綿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第01章 朋友(1)
- 第2节：第01章 朋友(2)
- 第3节：第02章 工作(1)
- 第4节：第02章 工作(2)
- 第5节：第03章 老板(1)
- 第6节：第03章 老板(2)
- 第7节：第04章 早饭(1)
- 第8节：第04章 早饭(2)
- 第9节：第05章 聚会(1)
- 第10节：第05章 聚会(2)
- 第11节：第06章 灯光(1)
- 第12节：第06章 灯光(2)
- 第13节：第07章 社刊(1)
- 第14节：第07章 社刊(2)
- 第15节：第08章 重逢(1)
- 第16节：第08章 重逢(2)
- 第17节：第09章 衣服(1)
- 第18节：第09章 衣服(2)
- 第19节：第10章 历练(1)
- 第20节：第10章 历练(2)
- 第21节：第12章 搬迁(1)
- 第22节：第12章 搬迁(2)
- 第23节：第12章 搬迁(3)
- 第24节：第13章 饮料(1)
- 第25节：第13章 饮料(2)
- 第26节：第14章 雨夜(1)
- 第27节：第14章 雨夜(2)
- 第28节：第15章 承诺(1)
- 第29节：第15章 承诺(2)
- 第30节：第16章 准备(1)

- 第31节： 第16章 准备(2)
- 第32节： 第16章 准备(3)
- 第33节： 第17章 拒绝(1)
- 第34节： 第17章 拒绝(2)
- 第35节： 第17章 拒绝(3)
- 第36节： 第17章 拒绝(4)
- 第37节： 第18章 求婚(1)
- 第38节： 第18章 求婚(2)
- 第39节： 第18章 求婚(3)
- 第40节： 第19章 相亲(1)
- 第41节： 第19章 相亲(2)
- 第42节： 第20章 拍照(1)
- 第43节： 第20章 拍照(2)
- 第44节： 第20章 拍照(3)
- 第45节： 第21章 理由(1)
- 第46节： 第21章 理由(2)
- 第47节： 第22章 机(1)
- 第48节： 第22章 机(2)
- 第49节： 第22章 机(3)
- 第50节： 第23章 质问(1)
- 第51节： 第23章 质问(2)
- 第52节： 第23章 质问(3)
- 第53节： 第24章 犹豫(1)
- 第54节： 第24章 犹豫(2)
- 第55节： 第24章 犹豫(3)
- 第56节： 第25章 责怪(1)
- 第57节： 第25章 责怪(2)
- 第58节： 第26章 婚礼(1)
- 第59节： 第26章 婚礼(2)
- 第60节： 第26章 婚礼(3)
- 第61节： 第27章 不悔(1)
- 第62节： 第27章 不悔(2)
- 第63节： 第28章 怨恨(1)
- 第64节： 第28章 怨恨(2)
- 第65节： 第28章 怨恨(3)
- 第66节： 第28章 怨恨(4)

- 第67节： 第29章 报复(1)
- 第68节： 第29章 报复(2)
- 第69节： 第30章 折磨(1)
- 第70节： 第30章 折磨(2)
- 第71节： 第30章 折磨(3)
- 第72节： 第31章 筹谋(1)
- 第73节： 第31章 筹谋(2)

第1节：第01章 朋友(1)

第01章 朋友

简思的手机永远设置成震动模式，为了能感知来电，手机只好放在贴身的衣服口袋。但无论多理所当然的时间，无论多充分的心理准备，只要口袋里的电话一动，她还是会莫名其妙地被吓得轻轻哆嗦。也许五年来，手机里传来的永远是坏消息，她已经有了来电恐惧症。

她定了下神，拿出手机来看，是条短信：我在你家路口等你，蒋正良。

简思淡淡苦笑，蒋正良还是那么了解她的处境，尽力不使她为难。三年前他从外地大学放暑假回来，到她家看望她和她妈妈。她妈妈当着他的面就尖刻地骂她不上进，愤懑地说：连蒋正良都上了名牌大学，她就知道犯贱找男人，连累家人，自己到最后也只上了个三流学校，自作孽还拖累别人。

蒋正良的表情她现在都记得，错愕，难堪……理解。他了然和同情的神色比任何话语都更伤害她，是的，她妈妈没有说错一句话，她家成了现在的模样都是她害的。蒋正良的父亲以前和她爸爸一起做生意，后来虽然分道扬镳，但她和蒋正良作为同学，相处得仍然十分融洽。高中三年，他是她唯一的朋友。原本是她帮他讲解题目的，结果他上了名牌大学，她休学一年，因为种种情况，只能读本地的不入流学校，勉强混了个大学文凭。

她轻手轻脚地溜出家门，妈妈正在看上午热播的电视剧无心理会她。原本气派的小区是当年比较早的商品房，各项手续都不全，根本没有物业维护管理，如同一个被抛弃的妇人，苍老得格外迅速，仅仅几年，就沦为贫民窟一般脏乱不堪。

西装革履的蒋正良站在阴暗破旧贴满小广告的胡同口看起来那么不协调，引来过路的好事人频频观望。她惴惴地走过去，蒋正良看着她走近，苦涩地笑了笑，尽量轻松地说：“看来还是约得不够远。”

“没……没事。”她习惯性地低头看自己的鞋尖，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连正良她都无法抬头直视。

蒋正良看着这个年轻的女孩，每次看见她，他都会想起第一次两家人在酒楼餐聚看见她时的情景。其实，她一直都是这样乖巧娇气的，白皙细致的皮肤，乌亮水漾的眼睛，总是忽闪着长长的睫毛，看什么都好像有些好奇，却又小心翼翼，像矜贵而幼稚的小波斯猫。让人看了既想把她搂在怀里轻抚，又想坏心地揪她的耳朵惹她喵喵叫。面对可爱到极致的东西时，都会使人产生这样的恶念，或许奚成昊就是这么想的。

如今的她再没有精致漂亮的衣物，廉价的衣服穿在她身上，依然甜美好看。头发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公主般绾着精美的小发饰，为了方便打理，只用了个黑橡筋随便地扎了马尾。其实，她还像以前那么漂亮，只是那种生活在安逸环境中的淡定气质消失了。即使当初她是公认的乖乖牌，内向而羞涩，身上也笼罩了层淡淡的光芒，让人觉得耀眼夺目，虽然她并不是自信的人……

如今那层光芒消散了，这么好看的她显得灰蒙蒙的，丢在人群里不再显眼，或许她和你说话的时候，偶尔抬眼看你的时候，才让人发现其实她也是个大美女。美女虽然是天生的，但至少要扬起那张天生美丽的脸才能让人发现吧？她总是低头，近乎卑微的低头。

他明白，她在母亲面前无时无刻的负罪感，让她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以前她是温室里的娇嫩花朵，盯着她看的时候她会脸红会害羞，但绝不会像现在这般瑟缩。她的羞涩在艰难的生活中变成了怯懦，他早就发现盯着她看得久一点儿，她就会惶恐不安地偷偷检视自己，生怕哪儿出了洋相。娇弱的花朵变成了路边野生野长的含羞草。他对她说不应该害怕别人的眼光，她嗫嚅了一会儿才对他说，有一次为妈妈收拾排泄物时没注意在衣服下襟沾了一块，正好那天学校是大课，当

着几百人几个嘴快眼尖的女生嚷嚷出来，所有人都嫌恶地掩鼻避闪，本来座位很紧张的阶梯教室，竟在她周围形成了空座隔离带。

第2节：第01章 朋友(2)

他听了，不知道该怎么鼓舞起她已经残存无几的自信。

她误会了他的沉默，连忙道歉，说自己不该说起这么恶心的事。他看着她紧张局促的神情，突然就眼睛发酸，替她难受得想要流泪。

她错了么？她也不过就是在十七岁那年喜欢上了一个不该喜欢的男人，很多女孩子的初恋都不美好，但为什么她却要背负这样沉痛的惩罚？

“一起吃午饭吧？”他对她说，“你马上毕业了，工作的事怎么样？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谈谈。”

“不……不了。我也不能出来太久。”她连忙拒绝，有些结巴。

“那就去前面的冷饮店？”他并不勉强她。

犹豫了一会儿，她缓缓地点了点头。

这一带没有好些的店铺，廉价冷饮店的俗艳假花上落了层薄灰，显得更加难看，送来的饮料杯子上也带着斑斑水渍，蒋正良用吸管搅拌了下杯子里的冰碴，终于还是没有喝。

“我为你联系了一个秘书助理的工作。”他并不拐弯抹角，“不过是临时合同，工资也不是很高，你刚毕业，社会经验不多，带你的前辈正好是我朋友，在各方面都会对你照顾一些。而且那个公司是嘉天集团的小公司，工作并不繁重，你好好学习，没意外的话转成正式员工问题不大。工作环境很好，比起其他公司工作待遇算优厚的了，离你家也近。”他听张柔说起她公司缺个助理的时候，就觉得这是老天爷给简思准备的机会。向简思说起这些的时候，他滔滔不绝，不像为她介绍工作，反而像在推销。

“嘉天集团啊？”简思惊讶不已，那是很多同学梦寐以求想去的地方，是省内三强企业，据说他们的扫地大妈都比小公司的文员待遇好。“真的吗？”她都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怯怯地问。“对了，你也在嘉天的一个分公司里吧？”她听他说过，他爸爸现在和嘉天有些生意往

来，所以他一毕业就借光进了嘉天。正良虽然出身殷实人家，但为人踏实认真，在年轻人里算是谦虚稳重的，即使是靠关系进的企业，却很得老板赏识。

他把抄着电话的纸递给她："星期一九点就立刻打电话预约面试时间吧，定好了赶紧通知我，我陪你去。"

"面试……"她担心地皱起眉，"很严格吗？"

他笑笑："别紧张，思思，你也要明白，刚毕业的女孩一般是接不到什么重要工作的，你只要听话肯干，其他并没什么难的。"

简思点头，助理秘书就是办公室小妹，以她现在的情况，她有把握做好这项工作。"谢谢你，正良。这么多年你帮了我太多的忙。"难得她看向他，但感激的表情让他十分心酸，如同刚才他看着她满足地喝掉廉价的冷饮。

"再别对我说这样的话！"他有些埋怨，"你要记得，我是你的朋友！"

朋友，她在桌下握紧手心，他是这么说，她却不能这么想。现实摆在眼前，他帮她实在太多，多到已经让她产生了沉重的心理负担，因为她没什么可回报他的。她就如同一只落在他手臂上的蚊子，他大方的让她吸血而已。

她想了很久为什么他会对她这么好，肯定不会是喜欢她，他知道她的过去，知道得那么清楚，他也不是个圣人。只能是不忍心吧，毕竟都在他能力范围里，只是随着他平步青云，他能帮她的越来越多。她在他面前越来越抬不起头，她和他也不再是平等的了。朋友？只是他厚道才这么认为，这么多年，他就说自己是她的恩人也不为过。

第3节：第02章 工作(1)

第02章 工作

简思站在海图公司的铁围栏外，有些紧张地望着这栋二层的建筑物。她来来回回路过这个时尚小楼无数次，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能在这里工作。正良说要来接她，她拒绝了，两站地也不远，她又熟悉道路，何必再麻烦他。海图这块街区已经靠近南城的商业中心，很多崭新的建筑和道路，与她住的地方虽然相隔几条蜿蜒的街道，却好像是两个世界。她每次从学校回家就要经过这里，一路走回去，就好像时间倒流一样，退了十年。

她来得太早，蒋正良还没来，看门的中年男子从门口的小房里出来扫院子，偶尔奇怪地看她两眼，她有些难为情，站得更远一些。

接近上班时间，各式各样的人或匆忙或懒散地汇聚起来走进小楼，漂亮的轿车也陆续开来填满院子的停车区。简思躲闪进更不引人注意的角落，她不知道在这些陌生而时髦的人里哪个会是她的上司，被人家看见自己这样傻等的模样终究不好意思，更怕莫名就给人留下不良的印象。

她躲避得太成功，以至于蒋正良停好车四下观望都没找到她，还给她打了电话。临进大门前，他什么都没对她说，只是拍了拍她的背，鼓励地看了她一眼。简思知道自己肯定是太紧张了，她感谢地回看了蒋正良一眼，再习惯性地低下头，用冰凉而颤抖的手拍了拍自己的脸。这时候她才发现自己多么期待这份工作。

因为早就约好，蒋正良和大厅的前台说了一声就被允许上楼。海图的建筑风格很前卫，装修用了很多玻璃材质，就连楼梯都是钢化玻璃的，简思第一脚踏上去还心惊胆颤地试了试，惹得跟在后面的蒋正良轻声发笑。

二楼的四分之一被区隔出来，外面挂着块艺术感十足的磨砂玻璃引导牌——总经理办公室。

刚进门，就闻见一股高级香水的味道，人也迎了上来。简思把头低得更低，没敢抬眼打量周围的一切，只是盯着自己干净却陈旧的鞋尖。

“来了？”年轻女人对蒋正良说话态度十分熟稔，也没握手。简思生怕人家向她伸出手来会发现她手心里全是汗，暗暗的把手贴在裤子上擦了擦。

“她就是你说的那个同学？”女人瞥了她一眼似乎无法置信。简思意识到一味垂着头或许会给人非常不好的印象，才局促地抬起头来寻找对方的视线。

这是个非常漂亮也非常干练的女人，神采飞扬。见她抬起脸，女人毫不避讳地直视她，细细打量她。简思受不了这样的注视，心慌意乱地避开她的眼光，假装去看周围的环境。这是她只在电视里才见过的奢华，她突然沮丧，她和这里简直格格不入，不该抱这么大的期待。

“她……真是你的同学？”女人不得不再次向蒋正良确认，求证时瞪大的眼睛显得慧黠和一丝难得的可爱。

蒋正良看着她的表情不由笑了：“小一岁吧，嗯，就算是学妹。思思，这位是我大学同学张柔，以后你还是叫她张助理，人家可是总经理助理。”语气揶揄而亲密。

“你可真显小，说是高中刚毕业都没人怀疑。”张柔有点儿不是滋味，略带醋意地瞪了蒋正良一眼。

蒋正良直奔主题：“先把试用合同签了，闲话有的是时间说。”

“急什么？就她一个人来应征，难道还会从地里长出个人来抢不成？我这可是徇私，你说怎么办吧，我这么有原则的人。”张柔哼了一声。

第4节：第02章 工作(2)

简思突然有点儿明白，张柔和正良说话的语气是不同的，是打情骂俏的娇媚。怪不得正良会第一时间得到这个信息。

“请你吃饭，大餐！”蒋正良看着她拿出合同，催着简思签字，直到张柔开锁拿出鲜红的印章盖在纸上才松了口气。

“行了——”张柔坐在旋转皮椅瞟着他，“保驾护航就到这儿吧，人也留下了，剩下全是我们自己的事。放心，这儿没有吃人的巫婆。”语气酸酸的。

蒋正良点头笑，嘱咐地看了简思一眼：“那我先走了，我今天上午公司也有事。”

刚一转身，张柔就恨恨地哎了一声叫住他，蒋正良似乎当着简思的面有些不好意思，比了下电话的手势，人就闪出门去。张柔对他临去看自己的一眼很满意，半嗔半笑地看着他离去时摇动的门。

“你就坐那儿。”接着张柔脸色和语气就恢复正常了，一指靠近隔离区的小桌子，也是离里面的办公室最远的那张。简思连连点头，跟着她走到小办公桌前。张柔利落地拉开右边最上面的抽屉，拿出内部通讯录工作计划之类的书册，吩咐她要尽快记得。“以后电话进来你负责接，就说海图奚总办公室，问清楚来电人的姓名，事由。若奚总不在，要记得留下对方的联系方式，奚总在，记得要问清楚再接进去。”

简思咬了下嘴唇：“奚……总……”

她声音有些颤抖，惹得张柔看了她一眼：“嗯，我们的老总叫奚纪桓。”

简思松了口气，惨白的脸也恢复些许颜色。

“你……”张柔靠在桌子上再次细细打量她，“到底是蒋正良的学妹还是同学？”

“同学，我高中家里有事，休学了一年。”明白张柔为什么要详细盘问，简思倒并不怎么紧张，反而很想把事情说清楚。

“同学……当初很熟？”

“主要是当时我爸爸和蒋伯伯一起做点儿小生意，两家算是朋友吧。”

张柔满意她的答案，想了下，淡淡地问了一句：“你是本地大学毕业的？”

简思垂下眼，点头，轻轻嗯了一声。

“这工作也没什么难的，只要上心仔细就行。上班时间要化点儿淡妆，你么……涂个唇膏也就可以了。最关键……”张柔敲了下桌面，口气有点儿奇怪，似提醒又似讥嘲，“要本分。上一个小姑娘就是因为痴心妄想才保不住工作。”

本分！痴心妄想！

简思脸上的血色再度退去，似乎这几个词要纠缠她一辈子了！

“你现在不懂没关系，只要记得我和你这么说过就可以了。”张柔似乎也觉得把对上一个助理秘书的嘲讽牵连到她身上并不好，缓了下语气，“我也是一片好心，要不是看在正良的面上，这话我根本懒得说。”

“谢谢。”简思很诚恳地道谢，她怎么会不懂痴心妄想的下场？“我会注意的。”

听她这么认真的口气，张柔倒愣了愣，随即表情更柔软了一些。

第5节：第03章 老板(1)

第03章 老板

简思放下身后的百叶窗帘，这样可以更清楚地看屏幕上的字，她上班已经两天了，正如蒋正良对她说过的，这工作并不难，只要心细手勤。早上提前来帮张柔洗干净杯子，泡杯她喜欢的咖啡，就能得到张柔微笑的点头赞许，似乎对她的自觉很是满意。她接打进来的电话，开始办公名头报得有些结巴，几次也就熟练了，公司发的电话记录本她认真填写，每天下班前都要送给张柔过目。张柔给了她些资料，让她录入，她平时上网少，打字不算快，闲暇时就不断练习，希望加快打字速度。简思寡言少语，一旦张柔有什么事情吩咐下来又鲜少怨言，属于听话又卖力的类型，比较符合张柔对助手的要求。相处日短，虽然没有太多好评，张柔对她的态度越来越和气。

简思渐渐发觉，海图的当家人其实是张柔，名义上的老板奚纪桓大概是个甩手掌柜的。打来找“奚总”谈公事的不多，嗲声嗲气的女孩子打来找“纪桓”却很多，张柔看了这样女人的电话记录都嗤之以鼻。张柔年轻有能力，个性鲜明，她自己就是靠实力一点点得到现今的成就，所以非常反感靠姿色、走捷径的女人，见一个针对一个，也有点儿孩子脾气，很较真。虽然她不算好相处的人，简思却很羡慕她那样的个性。张柔的人生应该是一帆风顺的，所以她有精力去争夺，去针对，爱恨鲜明。不像她，无奈地要向很多事情妥协，妥协到最后连争取的勇气都丧失了。

下午两点多突然忙起来，办公室的几个电话响个不停。张柔的小屋开着门，能看见她桌面摊放着几个打开的文件夹，被她略显心焦地来回翻动。简思也跟着手忙脚乱起来，处理了好几个电话。张柔桌上的内线凑热闹地跟着响起来，她正连珠炮一样滔滔不绝地向客户说明事项，不耐烦地抄起内线，向简思扬了扬，示意她赶快来接过去。

简思飞快地向她的办公室跑，一个人晃晃荡荡地从玻璃门里进来，被她撞了个趔趄。简思很匆忙，丢下一句对不起，看都没看那人一眼就冲去接张柔手里的话筒。内线不是什么急事，只是一个主管问老总来了没，简思礼貌地告诉对方总经理还没有来上班。

挂断电话回座位时，她才发现那个人还站在原地，似乎对她刚才敷衍的道歉很不满意。下午的阳光被百叶窗挡在外面，宽敞的办公区只这一小块有些阴暗，可那个年轻人站在那儿，还是很耀眼。简思低下头，这样的男人，她竟然有些怕。他不用说话，不用被人细看，生于富贵人家，生活优裕所培养出的贵气和淡定一目了然。

她皱眉，好像踩到了什么，她蹲身拣起，是一本名贵的记事簿，那个奢侈的LOGO她还是认得的。她有些害怕了，这么昂贵的东西被她踩了一脚，她赔不起的。

“对不起，对不起。”她慌乱地看着考究的封皮上那明显的脚印。她没有随身带纸巾的习惯，无奈之下她扯起T恤的下襟去抹那个灰痕。她知道这样实在卑贱，但她确实担心，这个月家里只剩下两百元，水电费还没有交，比起窘迫的生活，她要放弃的……很多，很多。

年轻人接过她双手捧着的笔记本，并没马上说话，简思心跳加快，生怕他下句话就是责难。

“谁告诉你总经理不在？”他淡淡地问，她愕然，没想到他会这么说。

张柔已经撂下电话走出来，“奚总，您老终于来上班了？”她并不敬畏“奚总”，调侃地说，“这是新来的小姑娘，别逗人家。”

她与简思相差不过两岁，但她无法把简思看成同龄人，总是下意识地觉得简思还只是个小女生，大概是她羞涩怯懦的个性造成的错觉。

“以后不能说总经理没来上班！”奚纪桓责备，“要说总经理出去办事，这样才显得我很勤奋！”

“是。”简思点头，她没想到“奚总”原来这么年轻，怪不得大家叫起老总来都有点儿揶揄的意味。

张柔嗤了一声，夸张地冷笑：“奚总，说说你的‘琪琪’吧，一天三五个电话，有点烦人了。”

奚纪桓赞同地点了点头：“嗯，今天就甩了她，我也烦她了。”

对于这样的回答，张柔见怪不怪地嗤笑了一声，回自己桌子继续手边的活儿。简思放下心，默默走回自己的座位，继续打字。

第6节：第03章 老板(2)

奚纪桓并没进自己的办公室，反而走到她的桌子边，用手嚣张地叩了叩桌面：“喂，你叫什么名字？”

简思站起身，很恭敬地回答：“简思。”

他西装上名贵的袖扣反射阳光，发出耀眼的光芒，她眯了眯眼。

“嗯……那个简思，”奚纪桓不甚满意地说，“以后上班不要穿T恤和牛仔裤，很影响周围的品味，至少穿条裙子吧，你又不是小摊档的服务员！”

“是……”简思绞手指，他的话并不使她难堪，比这难听百倍的她都能做到如风过耳，但她却很为难，因为她没有裙子。自从妈妈瘫痪在床，她就没穿过裙子了。因为有一次她收拾床铺时，不小心露出内裤，被妈妈狂骂，说她穿裙子是为了勾引男人，犯贱。

“行了，行了。”一直冷眼旁观的张柔似乎很满意简思的表现，至少她没有一看见帅上司就立刻花痴了。“说说主题，您老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她走过来讽刺奚纪桓。

奚纪桓干笑了两声，奉承地叫了声：“张总——”一改刚才的威风。

“说吧。”张柔似乎对他突然的献媚习以为常，平静地等待他继续。

“我姨妈要我给一个女孩找个位置，我看她那样子，只能当个助理。”奚纪桓有些苦恼，他和张柔说话的时候像个依赖姐姐的孩子。

听出他的意思，简思打错了一排字母，老板也有亲戚想来当助理，那她……怪不得刚才他会看她那么不顺眼。

张柔冷笑：“助理？让她来顶替我？”

奚纪桓嘿嘿笑：“说起来你要好好谢谢我，我和我大伯说了，升你做海图的副总经理，人事通知——今天是星期几？肯定能在星期四前

下来，周五我和你要去总部开会，顺便让大家都认识认识我们的海图之花。到时候肯定就有好色之徒要替你庆祝，我也能趁机蹭顿好的。”

张柔愣了一会儿，终于笑了，但她并不道谢：“可我已经请好了助理。”她看下简思。

简思放在键盘上的手微微抖起来。

“那就再增加一个。”奚纪桓对这个话题有些厌烦，挥了下手，走进自己的办公室。

“喂——那个什么思，倒水！”豪华办公室里传出骄横地喊声。

张柔苦笑一下，示意简思快去。奚纪桓的办公室里就有饮水机，他却连自己打水都懒，简思小心翼翼地倒了杯温水给他。他坐在转椅里，脚架在桌子上，皱眉看自己的手机。简思不知道该不该出去，尴尬地在桌边站了一会儿。奚纪桓看都没看她，自顾自开始打电话，简思这才退了出去，轻轻关上门。

发现她的不安，张柔拍了拍她的胳膊：“没关系，不用担心，你就好好干。”

简思感激地点头：“可……我没裙子……”也没钱去买这一句话却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

张柔微惊了一下，似乎没想过这个年代还有年轻女孩说没裙子，她毕竟是个聪明干练的人，凭这几天对简思的观察，就知道她家庭并不宽裕，所以并没追问下去，只是说：“你要不嫌弃，我还有几条不常穿的可以送给你。”

简思想道谢被她拦住。

下班后张柔载她回家拿裙子，路上有些沉默，车里只有两个人不说话十分尴尬，张柔随便找了个话题：“虽然咱们的老板是个二世祖，却没什么坏心眼，有点儿大少爷脾气，处长了……”她笑了笑，“也挺可爱。所以你不用介意他的态度，有钱人家的小孩都那样，他就算不错的了。”

简思点头，其实张柔不必向她解释的，他是什么样的人都和她没关系，她只是怕他开除她，其他的她早就学会了不在乎。

第7节：第04章 早饭(1)

第04章 早饭

早晨天气还没热起来，是一天中最难得的清爽，简思的脚步比往日缓慢，她已经四、五年没穿高跟凉鞋了，尤其张柔送给她的鞋子还有些大。

今天妈妈的心情似乎不错，非常配合，所以她出门比平时早了二十多分钟，她在公车站边的椅子上坐下来，不太合适的高跟鞋让脚有些疼，她默默看着凉鞋上的水钻装饰，张柔给她的几乎就是双新鞋，鞋底都没怎么磨损。记忆中的高跟鞋……穿起来是那么的开心。那时她还是个刚上高中的小姑娘，穿高跟鞋的心情是雀跃又自豪的，像一切不谙世事的孩子，她也那么盼望自己长大，高跟鞋就给了她这样的感觉。

她的个子有些矮，只有一米六左右，所以从第一次穿高跟鞋，她就爱上了它，虽然它会使走路变得不那么愉快。它带给她的高度，让她走在心爱男孩儿的身边，不再像大人领着孩子。

那时的妈妈是开朗慈爱的，总愉快的笑着，看着她的时候满眼骄傲，她会说：我生了个多么漂亮的女儿，你就是我的公主。她和爸爸一样溺爱她，总是给她买各式各样漂亮的高跟鞋——虽然学校不让穿，把她打扮漂亮似乎是妈妈的一种乐趣。

妈妈对她的爱，爸爸……都成了她最沉重的桎梏，她甚至庆幸妈妈如今这么对她。如果，妈妈不责怪她，不骂她，甚至还和以前一样爱她宠她，估计她早受不了日积月累的自责，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

她的身高一直没再改变，改变的只有心情和生活。

和妈妈说起裙子的事情，她还以为妈妈照例要说出一切可以关联起来的恶毒话语，她甚至悄悄准备了一个干净的纸袋子，以防妈妈实在商量不通，就拿到公司去换。没想到妈妈居然不太关注地答应了，或许妈妈也和她一样在乎这份工作，有了工作，她们终于从吃老本的

状态中解脱出来，而且……也实在没有老本可吃了。早几年，靠变卖家中的房产，她们过的还不算太拮据，她还能继续学业。

加重的病情和坐吃山空的焦躁心态，让妈妈变得越来越暴戾，邻居阿姨甚至偷偷要她带妈妈去看精神科。她只是苦笑着摇摇头，她理解妈妈这种半疯狂的急躁情绪。嫁给爸爸后，妈妈一直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和丈夫的感情又好，谁都说她是个好命的女人。如果不是因为她，爸爸就不会骤然离去，抛下习惯在他羽翼下生活的妻女。他走的实在太突然，妈妈和她的温室瞬间土崩瓦解，她们都还没学会自己抵御外面的凄风冷雨。

简思站起身，脚已经没那么疼了，公车站点前面的小胡同里就是菜市场，前半段都是早餐小吃，飘出诱人的香味。简思加快了脚步，这味道会使她的胃更加发空。公司提供午餐的，自助管饱，她就减掉了自己的早餐。她的工资每月一千五百元，维持两个人的生活还是很紧张，但她已经非常满足。她是刚毕业的，大学又没名气，能找到工作都已经足够幸运了。

她还是第一个到达办公室，清洁大妈刚刚收拾完正推车出门，上下打量了她一遍，点头向她问好。简思有些不好意思，脚步都仓促了些。张柔给她的裙子都是好东西，风格却太干练沉稳了，她穿起来有些怪。

每天到公司第一项工作是洗杯子，张柔总觉得清洁工洗得不干净，叮嘱她亲自来洗。看着时间泡咖啡，这样张柔来上班的时候不至于还那么烫，也不至于太凉。茶水间里有很多饮料，但她不好意思喝，只给自己倒了杯白开水。

第8节：第04章 早饭(2)

刚在位置上坐好，奚纪桓和张柔竟然一起上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高挑的女孩，走廊容不下三人并行，那女孩跟在后面显得有点郁闷。简思猜想她就是那个奚总的亲戚，新来的助理。她起身礼貌地向上司们问好，张柔点了点头，奚纪桓和没听见一样，三个人都进了总经理办公室。不一会儿张柔不冷不热地和那个女孩出来，叫简思领女孩去人事部门报到。

女孩很大方，主动向简思伸出手，露肩的衣服显得手臂纤长，手腕上戴着好几个手链，煞是好看。

“你叫什么名字？”握完手，女孩毫不客气地问，有些无礼。简思不是个主动的人，很容易被对方控制气场，顺从地回答了。现在个性张扬的女孩子太多，她反而成了个异数，如果可以，她也希望自己成为张柔、钱瑞娜这样强势的女孩子，用傲慢的态度对待身边的一切。但是一个总在母亲面前负罪认错成为习惯的人，只能无奈地低下头，永远一副卑贱的样子。

“我叫钱瑞娜，走吧。”她比简思高一个头，很自然地颐指气使。

报到回来，简思有些惊讶地看着钱瑞娜不知道从哪抱上来一个纸盒箱，里面杂七杂八的东西把斜对面的那张桌子摆得满满当当，张柔从自己的办公室出来，不以为然地看了一眼，皱了下眉。

“什么思！”奚纪桓又在办公室里喊她，他似乎永远也记不住她的名字。简思快步走进去的时候，难得看见他在翻动文件，头都没抬地吩咐说：“去给我买份早餐，马路对面那家的A套餐。”在抽屉里拿出一张红钞票扔在她面前的桌子上。

“是。”她拿起钱，老板有工作交代给她，无论是什么工作她都挺高兴的。

一出办公室的门，钱瑞娜就冲她招手：“买早餐啊？也给我带一份。”

简思为难地看着她，钱瑞娜嗤地一笑，朝总经理办公室的门高声说：“奚总，给我也带一份吧？”

奚纪桓不甚在意地嗯了一声，钱瑞娜向她一抬下巴，无比自然地差遣：“去吧。”

简思拎着两份套餐小心地通过没有红绿灯的马路，尽量让纸杯里的饮料不倾斜。她早就学会了不自怨自艾，世界其实很公平，想吃饱饭，要么就像奚纪桓一样有好的家世，要么就像钱瑞娜这样无所顾忌，不然就像她一样饿着。

她就像一锅夹生的米饭。她也试过变成一个能为妈妈撑起一片天的女孩，但是失败了。她从小被养成一只伏在锦褥上的宠物猫，再如何也变不成能够捕食的凶悍野兽。本质上她和她的妈妈一样脆弱，认识到了这一点，她并不更加痛恨自己。爸爸离去的那个雨夜，她对自己的痛恨已经到了极限，她就该活得这么贱。或许这就是张柔说的，痴心妄想的下场。

第9节：第05章 聚会(1)

第05章 聚会

钱瑞娜从洗手间洗脸回来，坐在位置上重新化妆，抽屉里七零八落的化妆品摊了一桌子。张柔来找简思，路过的时候都没掩饰自己的不屑，今天是同事们给她庆祝晋升，钱瑞娜的积极显得心怀不轨，今晚有好几个年轻的男同事，连奚纪桓也会去。

“简思，你今晚去吗？”张柔很客气地问，虽然简思从没细说，也看得出她家庭负担相当重。也许有了钱瑞娜这个参照，老实听话的简思就越发合张柔心意了，尤其是她对工作谨小慎微的态度很多年轻人都做不到。奚纪桓说要给她单独辟出副总办公室，她打算把简思要过去当秘书。

简思皱眉，有些犹豫地说：“我要问问我妈。”

张柔笑笑，哪有二十几岁女孩子被管得这么死，简思的妈妈真是厉害的角色。估计是这么厉害的母亲才教出简思这样性格的女儿。“嗯，你问问吧，我希望你能去。”她礼貌地走开，在她印象里，简思的家庭一定非常古怪，应该是没有父亲，母亲又对女儿过分严厉。

简思到院子里用手机打的电话，她生怕妈妈又大怒，她手机那么漏音，被同事听见妈妈骂她的那些话实在不好。她说明是女上司升迁举行的庆祝聚会，妈妈竟然爽快答应了，还很通情理地说不去的话会给上司留下不好的印象。简思挂断电话不由微笑了，她喜欢这份工作，不但给她带来了相对稳定的收入，还使妈妈的心情也慢慢变平和了，不再像以前莫名其妙地就要发火怨骂。

刚想回办公室，就看见奚纪桓从自动门里出来，她闪在门边，低头打招呼说：“奚总。”

奚纪桓停下脚步，看了她一眼：“你是不是以前杀过人？”他很认真地问。

简思愣了愣，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

“总好像在低头认罪！我不喜欢这样的员工，看见了心情就很不好！你要是想在海图干的长远点儿，就把头给我抬起来，放点儿微笑在脸上。”奚纪桓的口气相当严厉，老板气十足，不像对张柔和钱瑞娜有说有笑的。

“嗯。”简思心慌意乱的答应，这是她第二次被老板批，她真怕他的威胁成真，他会开除她。

奚纪桓说完，就自顾自走到停车场开车扬长而去。

墙外的马路那么繁华，公司院子里一时没人走动仿佛一小块世外桃源，简思愣愣地看着。杀过人？其实她真的杀过人。她杀了她的爸爸，她的妈妈，她自己。

抬起头微笑？她也很想。很久没有人告诉她要微笑，就连正良也只是让她忘记过去，把头抬起来，没有人觉得她该笑，就连她自己都不觉得。

告诉张柔她也能去，张柔很高兴，还要她搭她的车一起去。从张柔办公室出来，钱瑞娜已经整妆完毕。虽然才下午三点，她已经把办公桌收拾的干干净净，一副准备下班的样子。“你就穿这身去啊？”钱瑞娜瞥了眼简思的衣服，在她眼里，一星期穿同一双凉鞋的就是怪人，简思就是怪人中的怪人。她穿来穿去就那么三件裙子，据说还是张柔淘汰给她的。要是她可受不了，宁可卖血也要买几身像样的衣服。她摇头，看着已经坐回座位的简思：“你啊你，就是不懂自我增值。”

简思嗯了一声，算做回答。她和钱瑞娜很少说话，她和她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钱瑞娜和她的交谈无论是以什么开头的，几句话以后就要谈论到她的穿着。

饭店相当豪华，要不是跟着张柔，她根本不敢自己走进去。那个坦然和父母一同去豪华饭店用餐的简思，早已死于那个雨夜，死于母亲永不休止的咒骂，死于捉襟见肘的生活。

已经有不少同事到了，在包房或打麻将，或聊天，看见张柔来了都站起来向她道贺。张柔疲于应付，交代简思自己招呼自己。

简思有些紧张，选了张放置在角落的沙发坐下。一个男同事凑过来，简思见过他，却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给她倒了杯茶，很直白地看着她说："其实你长得真挺漂亮的，刚来的时候谁都没发现。"

简思不好意思，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人家，幸好大家都站起身向走进房间的奚纪桓打招呼。那个男同事暧昧的搭讪也终于暂告段落，他也挤进人群去和奚总握手。简思松了口气，希望他再也不要坐回来了。

第10节：第05章 聚会(2)

打招呼的声音减弱下去，大家又都恢复原状，牌局也继续进行。简思低头坐了回去，她有点讨厌直白地说她漂亮的男人。

一双锃亮的皮鞋出现在她的视线，并且停在她的面前没有走开的意思，她当然认识那是奚总的鞋，有些不明所以地抬头。奚纪桓正冷眼看她，她莫名其妙站起身，突然发觉房间里已经没有空沙发了，显然奚总是想坐她的这张。她赶紧礼貌让座，奚纪桓理所当然地坐下去。她刚打算再找个远离他的位置，负责张罗的吕经理就招呼大家上桌。

餐桌礼仪简思还记得，她很识趣地往下手坐，钱瑞娜才不管这些礼仪，她见张柔坐了奚纪桓的右首就一屁股坐在左首。几个年轻人不像老江湖那么能不动声色，不由露出鄙夷的神色。

没人注意她，简思便不再那么紧张，唯一让她感觉不自在的是，她又挨着刚才那个冒失的男同事。酒席开始，像简思这种凑数的人就是在大BOSS讲话的时候跟着大家站起来碰碰杯，其他就是同跟着主管来的年轻人之互相应酬几句。简思不喝酒，更是席间被忽略的一角。钱瑞娜是交际型的，从奚纪桓到各个主管都敬了一圈，还是毫无醉意，有点抢张柔风头的嫌疑，惹了张柔不少冷眼。

简思很快吃饱，有点儿遗憾地看着桌上没怎么动的菜，如果能打包回去给妈妈吃就好了。

那个男同事喝了一轮回来熏熏的有几分醉意，脸红舌大，他挨着简思坐下，十分执着于刚才的话题：“简助理……”说着他打了个酒嗝，简思不由自主地挪开了些。那男同事继续说：“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孩……”

奚纪桓提高声音宣布进行下一个内容，他说他已经定好一家KTV，同事们都欢呼，纷纷准备迁移。简思也趁机过去和张柔说一声，时间不早她要回家了。张柔忙着招呼大家，简思一直没找到机会

告别。钱瑞娜用餐巾纸擦着嘴，看了她一眼：“你家不是挺困难的吗，要不要打包一些菜回去？好多菜都没动。”

房间里还有不少同事，钱瑞娜的话引得一些人看向简思。

简思垂下眼，她刚才的确这么想的，但钱瑞娜这么说出来，她有些难堪。明知道脸皮一厚就能给妈妈带回好吃的，但她还是听见自己说：“不用了。”

真的说出口，她又很鄙视自己，她还有顾及尊严的资格么？她总是这样，所以才一直让妈妈跟着她受苦。

张柔终于忍无可忍，一晚上钱瑞娜就没让她痛快过：“怎么说话呢？”

钱瑞娜不想和张柔正面冲突，拉奚纪桓的胳膊：“走吧，走吧。”

奚纪桓不着痕迹地拉开她的手：“你们先走，我还有点儿事。”

第11节：第06章 灯光(1)

第06章 灯光

简思跟随大家走出饭店，天色已晚，周围霓虹灯次第亮起来，灯红酒绿。几个走得靠后的同事客套地说要送她，她感谢地摇头，他们也不再坚持，各自上车离去。

简思沿着街道走了一会儿，一家大型商场就在马路对面。晚上出来购物的人在装修豪华的大门之间进进出出。简思在长椅上坐下，眯着眼看那栋被灯光点缀得如同海市蜃楼的气派建筑。灯光下，停车场里的汽车缓行间都被镀了层迷幻的浮光，仅仅是这样看着，她也喜欢。

无数个放学后不想马上回家，但又不能在外耽搁太久的夜晚，她都喜欢这样默默地在坐街边的长凳上发呆，注视着这个仿佛不是她所在世界的夜景，很美。她的人生里，剩下的美丽事物几乎绝迹，只剩这免费的夜景。

曾经她也是美丽夜晚的一份子，当那个男孩在一株挂满彩灯的树下轻浅地吻上她的唇的时候，她觉得茫茫夜色里每一盏华灯都是为她点亮的。

五年后的简思笑了笑，奇怪，以后的激情远胜于那晚的浅吻，但是她都忘记了。那个男孩的面貌，当初自己的面貌，她全都忘记了，只是无法忘记那个夜色中的初吻。记忆是她承受不起的苦痛，她早已学会麻木地搁置在内心深处，但是那个吻她却不忍封存。或许一切的不幸都从那个过于美丽的吻开始，虽然她已忘记了接吻的人，却忘不掉那一刻的幸福与满足。

手机突然震动起来，她浑身一颤，是妈妈等得不耐烦了吧？生病的妈妈就像个任性不讲理的孩子，她只是双腿不能动弹，其实只要把东西都准备好，日常吃喝拉撒她都还是可以自理的，还没到离不开人的地步，但她无时无刻束缚着她。

简思理解妈妈，同情妈妈，无论她对她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她从来没怪过妈妈。如果不是她，妈妈怎么会过着这样的生活？妈妈那么爱逛街，如今整天躺在家里看电视。她试过用轮椅推着妈妈出门散心，但回家后妈妈的心情反而更坏，把家中仅存的水晶花瓶打碎在地。

她试过去夜总会……结果第一天就被妈妈几个耳光打得两天出不了门。嘴巴全破了，连饭都没办法吃。妈妈说，过得那么苦，就是为了供她上学，希望她走正路，爸爸若不是希望她的人生能平坦一些，怎么会去乞求人家，又怎么会死？

人生平坦？她的人生已经注定无法平坦，但她还是退缩了。当那个年老半秃的男人喷着酒气，摩挲她肩膀时，她就已经崩溃了。她的人生毕竟还有选择，苦一苦，把书读完，只要还有路走，她都不想走这一步。她也知道，很多女孩都这么做，忍一下，完成学业然后找到好工作。介绍她去那家夜总会的就是她的一个学姐，给她化妆的时候，简思都不忍心看镜子中的自己，学姐笑笑，拍拍她的心口，对她说：所有的问题都在这里。

是的，她的问题就是过不去心里那道坎，拔了毛的凤凰之所以不如鸡就是她到死都忘不了自己曾经是凤凰。于是，她更加厌恶这样的自己。

她没有来电显示，所以听见手机里传来奚纪桓的声音十分意外，她知道奚纪桓有她和钱瑞娜的号码，但没想过他会在这时打来。

“你在哪？”奚纪桓的口气永远那么骄横。

“我……我在奥伦百货对面。”简思皱眉，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奚纪桓沉默了一下，简单地吩咐：“等着。”

简思有些不安，不一会就看见穿着高级西装的奚纪桓提了一袋打包盒冷着脸朝这边走，简思愣了愣，这画面很不协调。

“奚……奚总。”待他走到面前，无所适从地叫了他一声。

他将打包盒塞到她手里，皱着眉问她：“走了这么半天，就走到这儿？”这里不许停车，绕一圈回来还不如步行更快。

简思看着手中的食物，不知道说什么好。奚总亲自给她送打包盒，怪异又尴尬，真没想到平常就会喊她“什么思”的人，会这样做。

“平时都是你给我买早餐，偶尔回馈一下。”奚纪桓轻描淡写地说，“这都是我后来点的菜，干净的。我听张柔说了你家的情况……”他技巧地停住，简思习惯性地低头。

“喂！”他突然提高的嗓门，吓了简思一跳。“我虽然是个好老板，也是说话算数的！抬头！”

第12节：第06章 灯光(2)

简思有些慌张地抬起眼睛却看见了一张有些孩子气的脸。

这是她第一次看清奚纪桓的容貌，他的确年轻，眉眼带了几分未经世事的傲气，怪不得年龄相仿的张柔会把他看成弟弟。她一直知道他长得好看，柔和的灯光照着他的侧脸，他五官的优点就完全凸显出来。

他生气的时候一点也不严肃，倒有点儿任性，沾了外貌的光，嚣张得可爱。

他咳了一声，不怎么高兴地转开了眼光，打着官腔说："你要好好工作，张柔很看好你，都来我这儿表扬你好几遍了。"

简思点头，看见他的嘴唇有些干，刚才他也喝了不少酒，应该很口渴了吧？不远处就有个饮料摊，她说了声等一下，就跑去给他买了瓶绿茶，还特意要了常温的。

奚纪桓已经在长凳上坐下来，她递过绿茶，郑重地道谢。

他置若罔闻，只嫌弃地抱怨说："不凉的啊？"

简思像汇报工作一样认真地说："凉的对刚喝了酒的胃不太好。"

奚纪桓闷闷地接过，拧开喝了一口，小声地埋怨："酒是我喝的，跟胃有什么关系？"

简思对他这种口气并不陌生，他和张柔也是这样说话的，今夜他的确有些怪，似乎终于把她当成自己人，而不是个临时工打杂的，难道是喝多了？

他的手机接连响起来，他不耐烦地看了看，按了静音，催促她："你赶紧回家吧。"

她巴不得结束这个意外的场面，这是他和她说得最多的一次，平常他只是简短冷漠地下达指示，她只用说是。她说了声再见，快步往公车站点赶，没走几步，竟然被他从后面追上来扯住胳膊。

太突然了，她猛地甩开他的手，他似乎没想到她的反应，有些愣住了。

她意识到自己失礼："对不起……我吓了一跳，还以为……"

他并不追问，只是又皱紧眉头："这么晚了还搭什么公车？！"

她没说话，出租车对她来说太奢侈。

他招手替她拦了辆出租车，她有些着急："不用了，奚总。这条路我经常走的，没关系。"他没理她，拽过她的时候几乎有些粗鲁，把她塞进车，扔给司机车费。简思局促不安地还想说什么，被他摆手拦住，他正色警告那司机，"我记住你的车号了。"

简思对他的话莫名其妙，司机却见怪不怪，笑着说放心。

车开了，简思却不敢回头看，她不知道万一奚纪桓还没转身离去，她该用什么样的表情来面对。

第13节：第07章 社刊(1)

第07章 社刊

开始下起雨来，并不大，很多步履匆忙赶去上班的人都懒得打伞。简思的伞是赠品，大而粗糙，因为不透光显得伞下格外阴暗，却让她感到些微的安全。她讨厌雨，并不是雨天有着最不堪的回忆，回忆也像茶包，反复泡水就寡淡了，雨对她已经没有任何特别的意义，她只是很讨厌。低而沉闷的天空让她心口仿佛压着一块大石，心情都跟着晦暗。

做好早晨的例行工作，坐在座位上的她比往常更加沉默，公司的空调开得有点凉，她有些受不住，加了件长袖衫。长袖衫是她前年买的廉价货，穿在张柔给她的裙子外面完全不搭，她也知道，但她只有两件换穿，另一件是深蓝色的，穿上更难看。张柔进来的时候她站起问候，张柔看了她一眼，顿了顿到底没说什么。钱瑞娜就没那么客气了，进门看见她就扑哧一笑，说她妈妈的小保姆也好这么乱搭配衣服。

简思擦着电脑屏幕上的浮灰，好像没听见她说话。

奚纪桓进来的时候，简思突然有些烦恼，幸好他还是一如既往看都没看她，走进办公室才叫她去帮他买早餐，只不过这次他完整的喊了她的名字。

简思心情轻松了些，的确是自己又胡思乱想了，她生怕经过昨晚和奚纪桓之间会有什么改变。她和他那样的人，再也不想有任何的瓜葛。她走在雨里既放心又自嘲，如今她何必还如此杞人忧天。

吃完早餐的奚纪桓情绪还是不高，他走到张柔的办公室抱怨说今天被他大伯叫去总公司肯定没好事。张柔幸灾乐祸地安慰他说这个季度海图的业绩算是不错了，说不定叫他去夸奖一番。

简思知道奚纪桓口中的大伯就是嘉天集团的董事长，她听张柔说起过，奚纪桓的父母相继病逝，奚董事长非常疼爱他，所以才把他宠

成如今这副样子。

张柔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高声吩咐："瑞娜，总部的社刊正好还没送去，你和奚总一起去，和那边儿的总务处交接一下。"

钱瑞娜翻了下白眼，不怎么愿意去，就算有司机帮着搬，那么好几大摞，总不好空手站边上看着吧？奚纪桓又不知道要被训到什么时候，干等着多无聊？"副总，我手上的文件怎么也还要一上午才能完成，让简思去吧。"

张柔哼了一声，不怎么高兴地叫简思："那你去吧。"看了眼简思的外套，她欲言又止。简思明白，无论如何也是去总部办事，穿成这样的确奇怪。她脱下衣服，张柔暗暗松了口气，又心疼地皱起眉。奚纪桓把车钥匙递给简思，让她下去清点好要送走的社刊，直接放在车上。

往奚纪桓车上搬社刊的时候，雨已经停了，阳光比之前亮了些，但乌云还是很厚。负责的同事把几捆刊物都放在车后座上，简思请他把最后一捆放在副驾驶座位上，自己坐在后排所剩不多的一小块地方。

奚纪桓皱眉回头瞪她一眼："你搞什么？"

简思愣了愣，不知道怎么回答。

"坐前面来！"他拍了一下方向盘，有些不耐烦。

"我……我还是坐这里好了。"简思声音很小，但态度坚决。

奚纪桓不吭声，歪头靠在靠背上，没有开车的意思，简思熬不过他，无奈地叫了他一声。

"还用我说第二遍吗？！"他蛮横地质问。

简思轻轻叹了口气，她和他的坚持其实都很孩子气，她不过是想和他保持距离，而他纯粹是为了赌气。她的身材瘦小，把那叠刊物放在脚边，人坐上去并不显得拥挤，奚纪桓的脸上这才有了笑容，发动了车子。

不想说话，又怕尴尬，简思顺手从玻璃纸绳里抽出一本社刊翻看。这是整个集团的内部刊物，一向由海图负责印刷制作。社刊封面是嘉天总部那个颇气派的大楼，第一页是一个男人坐在办公桌后面，照片和所有企业刊物一样显得有些粗糙，但那个年轻的男人依然卓尔不群。简思看了一会儿，泪水掉在纸页上那行“嘉天总经理奚成昊，美国学成归来，接管集团事务”的文字上。

“怎么了？”奚纪桓也立刻发现了她的异样。

他看见她淡淡地笑了，她很认真地说：“有钱真好。”

他以为自己刚才看错了，嗤了一声，他不懂她的意思，觉得她的感慨很无聊。“我哥帅么？”他看着前面的路，挑挑眉梢。

“帅。”她漫不经心的回答。

第14节：第07章 社刊(2)

她没想到自己居然还会哭，那滴眼泪在她还没来得及反应已经掉落下来，等她控制了情绪就再也没有泪水了，她早就学会了不哭泣。

她不认得他了。至少她不得不看了图片说明才确定真的是他，合上书册，她并不想了解如今的他，正如她已经遗忘了过去的他。

有钱真好，真的很好。他可以随便换一个地方，他的生活就重新开始了，只要他想遗忘，一夜之间，可以不带过去一丝一毫的痕迹。

可她不行，她就连避走他乡都没有能力，只能在充满回忆的地方，眼睁睁地等岁月流逝。那种煎熬就像亲手缝合自己的伤口，每缝起一点，都要忍受针线的扯痛，用一种痛来代替另一种。或许，只有这样反复的重温，她才将他遗忘得如此彻底。

她独自走过每一条和他拉手走过的街道，路过和他去过的饭店，甚至，那间互相拥有彼此的宾馆，流掉孩子的医院。开始很痛，痛到无法忍耐。但她仍旧无法躲避，一次两次，一年两年，终于完全麻木。那家宾馆倒闭换成一间KTV的时候，她竟然是过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她总是疲于奔命在家和学校的路上，周围有哪些改变竟然都没有留意到，直到某天抬头才突然发现，那些店没有了，换成了完全崭新的店铺。

她的人生也一样，艰难而平淡的流逝着，然后，全都不一样了。

第15节：第08章 重逢(1)

第08章 重逢

奚纪桓刚把车开进嘉天大厦的停车场就开始打电话，保安认识他的车，恭敬地引导他把车停进距离门口最近的那几个专用车位。简思把脚边的那摞杂志理了理，提起来放在腿上，准备车一停就搬上去。

奚纪桓哼地笑了一声："还用你？"

正说着就有三个年轻人快步从门里出来，开了车门和奚纪桓简单地问了好，利落地把社刊往下搬。

"先拿这一摞。"奚纪桓向其中一个招手，下巴向简思腿上的社刊点一点。

简思很感谢，他全安排好了，没让她愣头愣脑地去询问打听。他却没给她道谢的机会："你跟他们去核对一下数量，做下签收，然后就在厅里等我，我很快。"

"我还是自己回去吧，奚总，你忙你的。"她很小心地说。

奚纪桓瞥了她一眼："你刚来的时候不就会说是吗？现在话怎么这么多？过试用期了？"

简思一愣，淡淡笑了笑，是啊，她和他已经不似前几天那么陌生。

"等着吧，一会儿还有工作。"奚纪桓不耐烦地皱眉，开门下车，简思也急忙跟着下来。三个年轻人拎着几叠书已经到了门口，简思怕落后找不到他们，快步追上去，也就顾不上奚纪桓的去向了。

交接工作极其简单，没一会儿就完成了。简思回到一楼大厅，厅里有专门的会客区域，这儿放了不少沙发，很多来办事的人坐在那里等待或者打电话，她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

他也在这栋大厦里面吗？将成为这大厦的主人？

她打量着周围，心情难以分辨，竟是无喜无忧，一片漠然。

厅里的工作人员起了些骚动，突然都忙碌起来，表情也严肃不少。几个人走进来，带着难言的气势，保安在敬礼，前台小姐微笑点头，陷在沙发群中的她默默转动视线。

认出他并不难，因为他总是人群中最耀眼的那一个。总是躲闪别人目光的她，难得直直地看着一个人，她要看清楚他，看清楚她和他之间差别，如同她和周围略显奢华的装饰一样，云泥之别。

他目不斜视地昂然走过，她知道，他没看见她。过去……即使在人头攒动的校园里，他也能一眼瞧见她。

他变了，变得很厉害，就如同她自己也变得很厉害。印象里他不过是个比同龄人心思更深沉的男孩，如今已经是丰姿凛然的男人了，而且，是非常出色的男人。那记忆中的眉眼已经变得冷冽凌厉而陌生，她渐渐发现，全部的全部，都很陌生。

他和同行的几个人进了电梯，她垂下眼睫，她和他终于变成了彻头彻尾的陌生人。

手机震动起来，她以为是奚纪桓找她，接起来却发现是蒋正良。他的声音一如往常般体贴温暖："我听张柔说了，你今天在外面，晚上过来和我们一起吃个饭吧，可以吃简单点儿，不会让你太晚回家。"

我们？正良和张柔终于挑明了？张柔那样的女孩子，真的很应该找正良那么好脾气的人。对于他的邀约她有些犹豫，蒋正良也发觉了，补充说："我有话对你说。"

她嗯了一声，听正良说了时间和饭店，他细心地选了间离她家近的，她心里非常感激，这无法报答的善意，每一笔都像是债。

奚纪桓从电梯里出来，直接到等待区找她，他已经有些了解她了，她绝对不会站在醒目的地方。果然，她垂着头坐在角落里，她原本就瘦弱，默默等待的样子更显得单薄凄凉。这种脆弱的、娇柔的美如今已经不流行了，至少钱瑞娜就背地里批评过她，在钱瑞娜眼中，这样沉默，忍耐，羞涩的个性，简直就是阴暗和怪异，属于心理疾病的一种。

奚纪桓听的时候一笑置之，美丽就是美丽，这和流行有什么关系？难道独立的大女子主义流行了，小兔子型的姑娘就都该去死吗？简思就是漂亮，不容置疑的漂亮，所以他格外讨厌她低下头，似乎美貌是她的罪恶一样。

他听张柔说她的家庭可能很艰窘，这是她总一副惊弓之鸟样子的根源？他在富裕的条件下长大，武断的认为来自贫困人家的孩子不自信是很正常的，他并不觉得她有哪里怪！

因为总是低头，每次别人很靠近了她才能发现，她连忙站起来，礼貌的听奚纪桓吩咐，他说了还有工作。

“已经11点了，先吃饭去。”他说，不给她任何表达意见的机会。

“我……”简思皱眉，她不想和奚纪桓单独在外面吃饭，不想和奚纪桓这样的人有工作以外的任何交往，今天尤其不想。“奚总，到底还有什么工作？”她站在那儿没动。

奚纪桓似乎早就预料到她的拒绝，回身挑眉看了她一眼，“就是吃饭。”他沉下脸，倒不是生气，只是想吓吓她，通常这招很好用，但似乎今天例外。

她的长相永远让她的拒绝显得软趴趴的，虽然她说的斩钉截铁，“我还是回公司了。”

她突然不想理会奚纪桓的反应，多少年了，她第一次想不管不顾地任性一次，她只是想安安静静地做一份工作，只是想“本分”的生活，或许奚纪桓没有别的意思，但她还是觉得危险。今天，她尤其觉得应该不顾一切的远远跑开。

自顾自跑出大门，潮湿的风吹在脸上，她才有些清醒，或许她得罪了她的老板，这么多天的小心翼翼，对这份工作的珍惜重视，或许因为刚才的冲动付诸东流，她哪里还有发脾气的资格？

她握紧拳，步履凌乱地向前走，甚至连方向都没去分辨。其实早就料到如果还能与他重逢，必然是这样的身份悬殊的场面，她……还是没做到完全的漠然。她可以直视他，不用亏歉的低下头，这个世界

上，总是她对不起别人，唯独他，她不欠他一分一毫！他欠她的，她不想追讨，只求今生再无瓜葛，他悠然地生活在他的云端，她艰苦在荆棘中攀爬，只是这样就好。此刻让她痛苦的，是这个卑微的愿望，她再一次深刻体会到，生活已经把她变成一个多么卑贱的人。

第16节：第08章 重逢(2)

她痛恨这样的自己。

身后有车按了声喇叭，她没回头，接着她听见奚纪桓叫她的名字，他已经开车追上她，缓行在靠近她的车道上。

她很烦躁，却再没刚才甩手而去的勇气，默默停住脚步，竟然愣住了。

“你是要回公司吗？”奚纪桓皱眉，但没她预想中的不悦，“上车吧。快点儿回去还能赶上公司的饭。”

她不知道说什么好，“快点儿！你没发现我在逆行吗？警察来了一顿饭钱就被罚走了！”他蛮横催促，很不是滋味。

她不好再耽搁，刚伸手想拉开后车门，车锁砰地落下，她不知所措，奚纪桓忍无可忍地低吼一声，“前面！”

她坐上他旁边的位置，他迅速掉头，幸好嘉天附近的马路宽阔，车流不大，他顺利地转了过来。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么？”他冷淡地问。

她交握的双手一颤，略显倔强地摇了摇头。

他撇嘴，“我还以为你受了什么刺激，说是要回公司，方向都弄反了！原来是单纯的路痴！”

他一如平时的讥嘲让她意外的得到了放松，他没生气，她的生活……并没起任何变化。

第17节：第09章 衣服(1)

第09章 衣服

回到公司并没看见张柔，钱瑞娜见简思回公司吃饭，一副很幸灾乐祸的样子，倒好像她拣到了什么便宜。

奚纪桓不是个坐得住板凳的人，下午就没再见人影了，简思按照约定的时间提早收拾下班，平时早退的总是钱瑞娜，今天她早走让钱瑞娜分外高兴，仿佛终于在简思身上看到点儿正常人的反应。

即使稍微早到，蒋正良和张柔还是比她先来，简思走进饭店的时候他俩正在低低交谈什么，张柔抬眼看见她，眼神比往常多了些怜悯，表情也更柔和，简思直觉地知道，正良一定把她的事告诉了张柔。

她不怪正良，往事就是往事，她阻止不了任何人提起。

正良对她很熟悉，所以并不勉强她点菜，只问了问张柔就点了几道，里面大多是简思爱吃的，“给阿姨的临走再点，回家还是热的。”

“不用了。”简思连忙拒绝。

“省得你回家再做饭，那你妈妈要等到什么时候。”张柔插嘴，安抚地拍了拍她的胳膊。

等待上菜的时候，张柔尽量装作无心，“今天我和正良一起去逛街，哦，你可别对钱瑞娜说漏了，她要知道我下午不是去办事以后还不跑飞了？”她特意打了个哈哈，“快要换季了，到处都在打折，我买了不少衣服，也给你带了几件。”她从自己的椅子下扯出一堆纸袋，推给简思。

简思尴尬地看着脚边的大袋小袋，“副总……我不能收。”她并不是客气，这样的盛情让她无法负担。

“私下就叫我名字吧。”张柔看着她青白的脸色，知道这样的礼物多少都会让她难堪，“好吧，简思，我开门见山的说了。下个月副总办公室就要独立出来了，你是我的助手，出门办事的机会很多，把你打

扮漂亮了，我也有面子，这是于公。于私……你就当我收买人心吧，希望你能更卖力地配合我工作，好好配合哟——”她狐狸一样笑笑，有些顽皮，没把简思逗笑，却把蒋正良逗笑了，“表现出色的话，我会考虑缩短你的试用期。”

“副总……”简思知道张柔这么说，只不过想让她能有更好的理由来说服自己。

“思思，收下吧，私下里，张柔也是你的朋友。”蒋正良腼腆地笑了笑，“我们要结婚了。”

简思衷心地祝福了他们，这是她近些年听到的难得的好消息，这让她格外欢欣。如果她还有什么走运的事，就是拥有正良这样的朋友，虽然这份友情对她来说也有些沉重，但毕竟她不会生存的那么绝望，还有愿意帮助她的人。

“我去下洗手间。”张柔看见简思笑了，心情也大好，笑眯眯地起身离开。

“思思。”蒋正良知道单独说话的时间不多，并不兜圈子，语速也比往常快了些。“你别怪我把你家里的情况告诉了张柔，但关于你和奚成昊的事，我一个字也没提。我……”他皱眉，有些抱歉，“当时真不知道奚同先是奚成昊的爸爸，我也是自打他从美国回来才知道的。你也别为难，海图不过是嘉天旗下的一个小公司，你碰见他的机会少之又少，你好好安心工作，这样安稳又能让张柔照顾到你的工作实在难得。张柔也和我说过，她对你的印象很好，你跟着她好好学，对自己也是个好锻炼。”

简思点头，她还能说什么呢？能说的，该想的，正良都帮她打算好了。

张柔回来，菜也陆续上来了，有简思在场，蒋正良和张柔也不便说太亲密的话题，蒋正良笑笑说：“我还有个好消息，对你们俩都是，但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

“少卖关子！”张柔瞪了他一眼。

“奚董可能要把你们那个少爷调回总部，海图没意外的话，就轮到你当家了。别高兴太早啊，我是说没意外。你们下半年更要好好表现，如果顺利，你们一个就成了张总，一个就是总经理秘书，级别都上来了。”

张柔呵呵笑，并不怎么惊喜，“我早就知道我们少爷迟早要高飞，不然就凭我，干吗给他当保姆？他大伯肯定不会让他逍遥一辈子的，他年纪也不小了，也不能任由他游手好闲的胡混。这消息让他知道了，还不知道怎么哭呢。”虽然满嘴嘲笑，但说起奚纪桓的时候她难掩亲近，真好像说起自己不争气的弟弟。

这顿饭吃的愉快而短暂，在饭店门口分别时，细心的蒋正良还交代说：“这两个褐色纸袋里装的是给你妈妈的衣服，让老人家也高兴一下吧。”

简思缓慢地点了点头，正良实在太了解她家的情况，如果这么多衣服都是给她的，光是那份对母亲的歉意，也会让她无法穿起这些衣服。

提着大包小裹站在自己家破旧且贴满小广告的防盗门外，她还是心慌意乱，深吸了一口气，她开了门，脱鞋进屋。装修简陋的房间充斥着潮湿的味道，怎么开窗通风也去不掉，她惴惴地走进妈妈的房间，即使手上提了那么多醒目的购物纸袋，孔秀容并没看她一眼。她并没开电视，阴霾的黄昏从玻璃里透进来的光那么阴暗，让她看起来更加苍老，头发没染，鬓角花白，为了好打理，头发剪的很短，简思甚至都不敢细看她，每次看都暗暗心惊，这真的是她的妈妈吗？她曾经是那么美丽而优雅的女人，每看妈妈一眼，她的罪恶感就更多一分。

妈妈沉默等待的态度让简思知道，今天恐怕不怎么容易过，久病的人，脾气的古怪只有照顾的人才能体会，明明是高兴的事照样会引发她的勃然大怒和滔滔怨愤。

“妈。”她放下东西，开了灯，“吃饭吧，今天是正良和他未婚妻请客。”平时寡言少语的简思在妈妈面前尽量多说，因为她知道妈妈的寂寞。“想不到吧，正良要和我的上司结婚了。”

第18节：第09章 衣服(2)

“东西哪儿来的？”孔秀容冷漠地打断她的话。

简思咬了下嘴唇，停下为妈妈摆饭的动作，“我上司张柔送的。”

“她给你，你就要？！”孔秀容眼风锐利地扫在女儿身上，“我就烦女人一副扒头扒脑的贱样子！你过的什么日子就要安于什么日子！要人家的衣服干什么？穿了那衣服，怎么，你就能变成公主吗？！”

简思不说话，默默听着，她知道，妈妈的怨骂多数是为了发泄，一个人长年累月困在狭小阴暗的家里，如同坐牢。

“她为什么给你买衣服？”最后一句询问明显减低了怨怒，简思连忙解释。

“张总说她想要我做她的秘书，以后难免要出去办事，穿的太……”她顿了下，“会影响公司的形象，因为正良的关系，她也算我的朋友，于公于私她都想这么做。”她发现张柔想出来的借口非常不错，她不仅可以用来劝服自己，还能用来说服妈妈。

孔秀容沉默了一会儿，淡淡地说：“把衣服拿来给我看看。”

简思喜出望外，没想到今天的风暴就这么平息了，“正良还给你买了两件。”她回身飞快把褐色纸袋拿给妈妈。

女人看见新衣服总是愉快的，孔秀容也不例外，她让简思把所有衣服都摊放在床上细细地看，张柔显然是煞费了一番苦心的，买的衣服款式和大小都非常适合简思，甜美而简洁，无论上班或平时穿着都很实用。三套衣服还可以互相搭配，从里面的小衫到长袖外套都十分齐全，甚至还有两双鞋子。

孔秀容看了一会儿，“接受了人家的好意就要知道报答，我们不是白占便宜的人，懂了么？”

简思点头，“妈，吃饭吧，要凉了。”

看着妈妈吃饭，简思微微笑了，她的生活还是变了，她满足于这样的变化，这才是她想要的。

第19节：第10章 历练(1)

第10章 历练

穿着新衣服，简思坐在座位上有一丝不安，想着一会儿张柔进来看见会有些尴尬。

张柔走进来的时候露出惊艳和赞许的表情，大方地笑笑，口气自然地说：“真好看，思思。”被她这么直接的赞美，简思有些害羞，张柔坦然的态度，却让她松了口气。毕竟这衣服说是礼物……到底有施舍的意味，如果张柔怕她尴尬装作若无其事地走过，她反倒会更难受。

钱瑞娜来上班永远是匆匆忙忙的，看见简思的时候她瞠目结舌地停住脚步，显得极为意外，钱瑞娜盯着她看的时间太长，简思不得不抬起头来笑了笑。钱瑞娜撇了下嘴，没有走开，反而凑过来细细打量简思的打扮，“哟？都是好牌子。你……”她眯起眼，“你是不是傍上大款了？”

简思的眉头微微一跳，还不等回答，张柔的声音从开着的办公室门里传出来，喊她进去。钱瑞娜悻悻地翻了翻眼，看着简思走进副总办公室。

张柔示意简思坐下，简思有些紧张，张柔的表情和她来面试的时候一样严肃，她翻着手上的文件夹，抬头看了眼简思惴惴的神情，“简思，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简思的手颤了一下，脸色都发了白，是不是她做错了什么事?

“你最大的问题是不自信！”张柔用手指敲了下桌面，“你要当我的助手，让客户信赖你，你自己必须要先信赖你自己。”

信赖自己？简思垂下眼，她……还能吗?

张柔把文件夹推到她面前，“自信也是要培养的，不是今天我跟你说了，你明天就成了的。首先，简思，说话的时候，一定要看着对

方。这是我对你的第一个要求，如果你连这个都做不到……我只能再聘请一个秘书，你就只能当个助理。”

简思轻轻点了点头，她很感激张柔，她知道，她是在帮助她。

“今天我约了奇胜的魏副总，和他说明这个项目的细节，你去。”张柔说的斩钉截铁。

简思看着面前的文件，有些怕，但她知道，这一步她一定要迈出去，她也讨厌现在的自己不是吗？要改变，这就是第一步。碰见张柔，是她的幸运。

“你不用紧张，我放心让你去办这个事，第一，关于这个项目，在电话里基本和奇胜都达成了一致，这回不过是解说下细节，有异议的话，你就详细记录下来，回来跟我汇报就好。第二，魏副总人很好，有对新人宽容的度量。所以，你就好好利用这次机会，增加点儿历练。”

简思再次点头，抓起了文件夹。

“你去细看，然后来找我，把我当成客户讲解一遍，这样去了就更不紧张了，注意，不能死定定地低头一个劲儿说话，要适时抬头向对方礼貌微笑，这样会给人留下非常好的印象。你去练习，记得我说的。”

“张副总……”简思手指扣紧文件，“谢谢你。”

张柔被她诚恳的口气触动了一下，随即抿嘴一笑，“没事，谁刚出来工作都这样的。”

和魏副总约的地方是离奇胜公司很近的一个高档咖啡厅，临出来张柔还嘱咐一定要海图买单，破例先给了她办公费用。魏副总是个将近五十岁的老头，长相和气，说话也温和，见对方是个腼腆的小姑娘，不免更友善了些。具体的步骤和礼仪张柔都陪她练习过，项目书她也熟烂于心，真的开始讲解，她反倒不似寒暄时紧张，魏副总颇为满意，只对几个小问题提出了建议，简思赶紧认真记录下来。

起身送满脸笑容的魏副总离去，简思也微笑了，圆满的做好一份工作的心情原来这么愉快，她已经多久没有这样的感受了？对自己……满意。

坐回身收拾摊放在桌子上的东西，一个人在对面魏副总刚坐过的位置悠然坐了下来，她有些奇怪地抬眼去看，愣住了。

奚成昊靠着椅背，直直地看着对面的女人……他走进咖啡厅几乎一眼就认出了她，这么多年了，她竟然一点儿没变！甚至连头发都没烫，比实际年龄看起来小的多。她从容地向对面的男人解说着什么，不经意间仍会流露出特有的羞涩，大而漂亮的眼睛会因为认真看对方指出的字句而圆圆一睁，柔柔的凝注在某点，思考的时候会习惯性的微微歪头，可爱的像只小猫。当她抬头微笑的时候，眼睛里水光流转，清纯却无比娇媚，当初……他就是被她这样的笑容轻松擒获。

他还是这么盯着她看，半天都不说话，之前她很喜欢，现在……她说不出自己的感受，很苦涩，也很辛酸。以前的她，会因为他这样的注视甜甜而笑，觉得他是那么喜欢她，甚至会撒娇地环上他的脖子，亲亲他俊美的脸庞。如今，她却无法迎视他的目光，她怕自己会忍不住流泪。不，她不要在他面前哭泣，曾经她当着他的面，哭尽了最后一滴眼泪，他也没有眨一下眼睛。她的泪水……对他早就毫无意义了。

“这些年，你过的不错。”他讥嘲地笑了笑，当年的事似乎对她并没多大影响，她还是很会打扮自己，一身讲究的行头很好的衬托出她甜美文雅的气质，到底增添了五年的历练，她不再娇憨青涩，眼睛里多了他感到陌生的幽暗。五年前的她，是温室里的娇兰，如今……娇嫩的花瓣染了风霜，她工作了，不再是当初那个父母翼下的少女。

第20节：第10章 历练(2)

过的不错?

她原本飘在咖啡厅装饰花篱上的眼光慢慢移回了他身上，他毫无愧意地看着她，甚至嘴角还带了淡淡的讽笑。距离这么近，她把他看得无比清楚，这些年过的不错的人是他！自信的眼神，疏淡的微笑，沉稳凌厉的领导者气势静静却浓烈的从他身上散发开来，他已经习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了吧？那个一脸宠爱地看着她，低低叫她思思，因为她伤心就会深深皱眉的他，已经消失了，她笑笑，早就消失了。

“嗯。”她点头，居然笑了，“是不错。”能笑出来真好，虽然这笑如同锐利的刀削在她的心口，这么多年的苦，的确够好，至少让她不再对他报有一丝一毫的期待，如今面对他，能这么平静无波。

奚成昊皱起眉，她居然会有这么冷漠的笑容？会这么生硬地看着他？记忆中的她，羞于回应别人看她的眼神。即便是他，盯着她看得久了，她也会假装撒娇地偎入他的怀中，躲避他的视线，或埋怨地瞪他一眼，怪他害她赧然。那时她的眼神让他的心总是痒痒的一紧。

可如今，她看着他的时候，宛如寒冷而平静的水面，一沾，便被冰得刺痛。

她站起身，她并不善于与人交锋，即使对手是他。

和他，胜败输赢，都没意义。

她和他都是对方的记忆，很不堪的记忆。

他任由她擦身离去，对她……愧疚吗？怨恨吗？其实也都很无谓。

看她过的好，他竟连留住她的理由都没有。其实他刚才就不应该出现在她面前，让她仍旧按着自己的步调生活，应该是他能为她做的最后一件事，可那瞬间，他无法遏制自己，他想听她说说话，哪怕一句也好。

第21节：第12章 搬迁(1)

第12章 搬迁

奚纪桓和张柔的任命通知张贴在布告栏里已经几天了，当上嘉天副总的奚纪桓还是四平八稳地端坐在海图的总经理办公室里毫无动静。几乎没人对此感到意外，谁都明白这次升迁对平时散漫悠闲度日的奚少爷来说算不得是好消息。

奚同先董事长也很有心理准备，耐心地等了两天，一个电话打到张柔的办公室。

张柔十分头痛地叫上简思走进奚纪桓的办公室，怪声怪气地叫他奚总，“我们来帮你收拾东西，今天务必搬去总部，圣旨已经颁下来了啊！”她不怎么客气地敲了敲奚纪桓的办公桌，他正仰在转椅里看电视。

“哦。”他随便地应了一声，眼睛没从壁挂的屏幕上离开，正在播一个战争题材的电视剧，炮火连天的。“收拾吧，我也没什么可拿的。”

张柔瞥了他一眼，“你拖个什么劲？迟早也得去，何必让我们为难！”

奚纪桓笑了笑，“我想看完这个电视剧么，今天最后一集了。晚上没功夫，只能白天看，去了那边儿肯定不方便，多少双眼睛死盯着。”

张柔目瞪口呆地看着他，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

简思在她的示意下，仔细地把奚纪桓桌面和抽屉里的东西往一个纸盒里装，这个盒子从人事任命下来那天就被张柔扔进这屋了。抽屉里除了一些办公用品和手机充电器什么都没有，装装还铺不满盒底。桌面上只有杯子和随手写了些电话的台历需要拿走以外，空空荡荡，张柔撇嘴看着，忍不住感慨：“你这也算在这里上了两年的班？”

奚纪桓不耐烦地拨开身边的简思，对张柔的话置若罔闻，“你挡着我了！”他瞪了眼简思，又无比投入地看电视。

张柔摇头，忽然想起什么提高声音盖过电视里的阵阵枪声，“你的那个钱秘书给我带走！我一眼都不愿意多看她！”钱瑞娜去客户那儿送材料不在，张柔抱怨的直白明快。

“嗯。”奚纪桓厌烦地皱眉，“用一阵子全了人情，我也打算开了她，长得不好看，越看越丑，我也受不了了。”

张柔失笑，奚少爷的用人标准一向就是这么特别的。“照你这么说，简思这样的美女就该升职喽？”她嘲讽地哼笑一声。

奚纪桓一本正经地把眼光从屏幕挪到张柔脸上，“我真是这么打算的，让简思跟我去总部。”

“不，我要跟着张总！”简思异常坚决地立刻表态，她决不去嘉天的总部。话说出口，奚纪桓和张柔都一愣，似乎都没想到她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简思也尴尬了，呐呐地解释说：“这样我可以多学点儿东西。”

奚纪桓的脸立刻青了，啪地一拍桌面，很不是滋味地喝问：“你什么意思？凭什么跟着我就学不着东西了？！”

简思被他拍桌子的声音吓了一跳，又恢复常态怯怯地说：“我……我不是那个意思……”她是想说难得张柔肯这样教她，她想跟在她身边，但这话让她说得的确岔了意思。

张柔看得呵呵笑，连连摆手，“奚总，你就认了吧。简思还是跟着我好，她要是给你当秘书还不被你欺负死？能学到什么呀，吃喝玩乐？就是给你当丫鬟！耽误人哪。”

奚纪桓嗤了一声，嘴硬地说：“就是开个玩笑！现在我是嘉天集团的副总，怎么也得挑几个上档次的美女当秘书！”恨恨地瞪了简思一眼，“清汤寡水的，看着也不养眼，说说还当真了！”

简思垂头，却掩不住嘴角的一丝笑意。

奚纪桓瞥了瞥她，似乎心情也不错，“都出去，都出去，等我看完了大结局，再去总部报到。”

张柔望了下天，“奚董可是吩咐我要亲自送人前往，看我这保姆当的！”

简思捧着轻飘飘的盒子和张柔一起走出来，张柔回头看了眼，“怎么就碰见这么个活宝当老板？不过……还真有些舍不得他。”

简思笑了笑，她倒是很期待，这样她就能更安心的在海图工作，任何一个奚家人……都是离得越远越好。

简思看着时间，盼钱瑞娜赶快回来，她怕奚纪桓要她跟着去嘉天收拾办公室。过了十点半，简思叹了口气，钱瑞娜是不可能办完事立刻回公司的……奚纪桓看完了电视，随手扯着西装外套逛荡出来，喊张柔出发。

张柔拿着车钥匙，皱眉看手机里的信息，很忙碌的样子，心不在焉地关自己办公室的门。

“你就别开车了，去了和我大伯说一声，正好一起吃午饭，我再送你们回来。”奚纪桓的领带松垮垮的挂在脖子上，哪里像是去报道。张柔瞟了他一眼，送她们回来是假，趁机溜走是真，看了眼钱瑞娜的空座位，这做派和奚纪桓还真算黄金搭档。

简思垂头坐在座位上没动，奚纪桓敲她桌子，皱眉催促：“走啊！干什么呢？！”

简思咬了下嘴唇，把桌子上半空的纸盒向他推了推，“东西也不是很多，我就不去了。”

张柔把钥匙手机往自己的包里放，“也行。”她也觉得没必要让简思跟着。

奚纪桓显然不?这么想的，脸一冷，“你是让我或者张柔搬箱子吗？什么都要自己做，还请秘书干什么？”他的口气很重。

第22节：第12章 搬迁(2)

简思一愣，大少爷的脾气说来就来，有时候还真是莫名其妙。

张柔觉得他纯粹小题大做，不耐烦地向简思扬了扬下巴，“行了行了，什么大不了的？大少爷要摆谱，跟着去吧，还能蹭顿午饭，要吃好的啊！”她瞥了眼奚纪桓。

简思无奈地站起身拿住没两斤重的纸盒，脸色苍白的从桌后绕了出来，奚纪桓的臭脸一翻，立刻又有了笑容，“那我现在就订位，吃西餐还是中餐？”

张柔看了看他，若有所思地皱了下眉，“随便。”她甩了一句率先向外走。简思要锁办公区的门，用胳膊夹着纸盒有些费力地拉紧把手，方便对准锁孔。奚纪桓站在一边等她，无比自然地替她拉门，冷着声还问：“你要吃中餐还是西餐，说话呀！”

张柔在楼梯拐角顿了顿脚步，简思已经锁好了门，态度如往常般平静又疏远，她让奚纪桓先行，低声说：“我吃什么都可以。”

“那就西餐！”奚纪桓回头瞥着她低垂的小脸武断地决定。

张柔趁他看过来之前，若无其事地快步下楼，闭了下眼，奚纪桓的离开……是件好事，至少对简思是！

简思捧着纸盒坐在车后排，比平时更加沉默，幸好张柔和奚纪桓说说笑笑，互相打趣，让她不必为行程中的气氛担心。其实她何必害怕碰见奚成昊？碰见了又怎么样？像上回……她依然上班下班，甚至晚上回家处理完所有家务，倒在床上一觉到天亮。

奚纪桓在嘉天的办公室低了总经理一个楼层，秘书也安排下了，奚纪桓刚因为不必时时刻刻在堂兄的眼皮下生存而高兴，转眼看见自己那个四十出头，精干得像个后妈的秘书顿时面有菜色。

张柔对那个秘书后妈格外热情，分明是幸灾乐祸地友好和人家握手，殷殷嘱咐：“以后奚总就麻烦你多费心了。”活像个把孩子托付给幼儿园阿姨的家长。

后妈似乎是个不苟言笑的人，受了新任海图老总这样的重托，也只是公事化地笑了笑说：“不敢当，这就是我的工作。”

站在她身后的奚纪桓听见，青着脸浑身一哆嗦。

简思托着纸盒微笑用眼神询问“后妈”该怎么办，后妈到底是总部的大秘书，礼貌地接过顺手就甩给她身后那个长相普通的年轻女孩，看样子也是个助理什么的，气派十足。

张柔和奚纪桓都要上楼去交差，简思就在副总办公区的沙发上坐下来等候，副总新上任，基本没有访客，很冷清的样子，简思的心情轻松了些，那个助理给她倒了杯水，便和“后妈”一起去办公室里摆放奚纪桓带来的东西。

简思听着“后妈”严肃生冷地吩咐那个小助理做这做那，暗暗庆幸没遇见这样的上司。如果不是正良让她认识了张柔，她怕是也要和眼前的这个年轻姑娘一样，被呼来喝去地过日子。

奚纪桓和张柔下来的很快，奚纪桓一副急于逃命的样子，连连催促简思赶紧起身一起去吃饭。在电梯里，张柔不知道想到什么呵呵发笑，奚纪桓瞪她，她自己也忍不住说出来分享：“钱瑞娜碰见这么个老太太，估计不用你当恶人了，她自己就先崩溃了。”

奚纪桓悲愤地眯眼看她，觉得她真是个没同情心的人。

还没走到停车场，他的手机就响了，他看了眼屏幕，接起来很亲密地叫了声哥。

张柔不在意，做手势让奚纪桓用遥控开车锁，简思却一颤，脸上的血色瞬间消退。

第23节：第12章 搬迁(3)

“……一起吧，我这儿有朋友，位置都订好了。”奚纪桓瞪了眼发呆的简思，边听电话，边打开后车门粗鲁地把她塞进车里。

“我……我还是……”之前做了多少心理准备都没用，她还是希望能一走了之。

“思思？”张柔似乎发现了她语气有异，在前排回头看了她一眼。奚纪桓也挂断电话坐上车，顺着张柔的眼神回头看了一眼，简思拉着门把手，动机明显。

“别找不痛快！”他冷冷地回头，威胁地甩了一句。

简思左右为难，慢慢垂下手。

奚成昊的车也停在专用小区域，和奚纪桓只隔了两辆车，他从大门里出来，隔着玻璃向张柔礼貌地点了点头，他的眼神顿了顿，径自上了自己的车。

“你堂哥可真帅，”张柔为刚才奚成昊的那个微笑神迷不已，“比你强多了。你和他一比，就是个没熟的果子。”

奚纪桓极为不服地嗤了一声，“我和他就差一岁！男人不会熟的那么快吧？！我这叫英俊潇洒，他总阴阳怪气的假装冷漠深沉，现在的女孩好像还挺吃这套，他比我欠的风流债多多了！”

风流债……

简思拂了拂裙子上轻微的褶皱，刚才的那抹慌乱也如同这浅浅的印子，她早就能对自己的过去麻木淡然，对他也是。

第24节：第13章 饮料(1)

第13章 饮料

车停在餐厅的停车场，开门的时候简思才发现自己的手颤抖而无力，甚至没能顺利地一次拉开把手。她深呼吸了一下，确保自己看起来接近平常的样子。

张柔很快地下了车，微笑着和正下车的奚成昊打招呼，看得出她很高兴能和新上任的集团总经理共进午餐。

奚纪桓等在车边，笑嘻嘻地对堂哥说："这就是我常和你提起的'张总'，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啊。"他怪声怪调地把赞美的话说成调侃。"这是她的助理。"他向简思的方向歪了歪头，介绍的太过简单，甚至连名字都没说。

简思低下头，连礼貌的问候都没有，心跳完全混乱了，无法和那天偶遇时一样漠然，她很怕奚成昊说出什么让张柔和奚纪桓起疑的话，她只想平静地生活，不想再被往事纠缠困扰。

现实就是这么可笑，她是觉得可以在他面前理直气壮，可以冷眼瞧他，逼出他的一份愧疚。但没用，只要他一个无心的表示，足以让她的上司用另一种眼光看她，足以让她好不容易归于平淡的生活翻起波浪，他依旧从容生活，而她却要苦苦挣扎，一不小心，她珍惜不已的难得幸运便会尽数失去，于是……还是她心慌意乱地低下头，卑微的不是心灵，而是生活。

奚成昊只是淡淡的把眼光在她身上轻扫而过，便对身边的张柔做了个请的手势，缓步向餐厅里走，"纪桓让你费了不少心吧？他从小就是个惹是生非的家伙。"集团的太子爷对一个小助理的态度，他表现的很得体，毫无异样。

紧握的拳头微微松了松，简思觉得后背竟然凉凉的起了层薄汗，或许奚成昊更不愿让人知道他和她的过去，她苦涩地挑了下嘴角，她多虑了，奚成昊并不屑于表示认识她。

入座的时候，故意走在奚成昊和张柔后面的奚纪桓很自然地和简思坐在四人台的同一边，他还难得有风度地为简思拉开些椅子，要她坐里面靠窗的位置。

因为简思一贯的寡言，她的沉默并没让张柔和奚纪桓觉得异样。认定她并不会点餐的奚纪桓翻着菜单，不容置疑地对她说："你就和我吃一样的吧。甜品和饮料……"他把自己的菜单搡到她面前，虽然她也有一份，"你要吃什么？这家店的花样太多。"他皱眉瞥着花花绿绿的图片，女孩子都热衷颜色鲜艳的饮料，他看了就头疼。

她并没抬起眼睛，长长的睫毛低垂的时候显得格外密实，"随便。"

"就红莓冰沙吧。"奚纪桓不耐烦地宣布，把菜单扔给侍应生。

奚成昊淡漠地点菜，对面的一切都视若无睹，张柔翻着菜单抿嘴笑，"奚副总果然很在行，很了解女孩子的口味么。"

奚纪桓倒很坦然地承认这点，"上回和一个女的来吃饭，她喝了三杯这玩意，我都担心她要拉肚子。"

张柔皱眉啐了一声，"吃饭前说点儿能开胃的啊，别说这些恶心话。"

菜渐渐上来，简思默默地喝着自己的饮料，她今天只是个多余的陪客，无需多话。张柔和奚成昊的交谈也轻松起来，话题广泛很多，不似刚才拘谨。

奚纪桓边吃边歪头看身边的简思，她吃的缓慢而优雅，虽然仍能看出一丝紧张和生疏，却毫无失礼露怯之处。

这顿饭吃得并不轻松，精美的食物在她吃来也如同嚼蜡，有些油腻，她不自觉地不停喝饮料。

"真这么好喝？"奚纪桓突然说，简思都没反应过来这句话是对她说的，愣愣地抬起眼。

奚纪桓疑惑地凑过来，就着她的吸管无比自然的喝了一口。

简思的表情僵了僵，有些尴尬，她并不在乎奚成昊的看法，却苦恼地看了下张柔，张柔似乎也很意外，虽然还在微笑，眼睛里却多了些古怪的神色。

“嗯，是不错。”奚纪桓并不觉得这个举动有多亲密，或许他和女人随便惯了，干脆一气把简思的半杯冷饮全都喝掉，抬手吩咐侍应再来两杯。

简思却再没心思继续吃下去，低头看落地玻璃窗下装饰的假花草。

“简助理在海图工作了多长时间？”一直没和她说话的奚成昊很无心地问，放下手中的刀叉。

简思没有抬起头，攥成拳的手轻微地抖了抖。张柔误会了她的紧张和沉默，以为她是因为奚成昊的身份有些害怕，替她回答说：“没几天，简思大学刚毕业。”

奚成昊挑了下嘴角，点了点头没再说话。

奚纪桓却坐直身体紧靠椅背，眉头紧紧皱起，直视着对面的堂哥，“你怎么知道她姓简？”若非刚才他刻意忽略简思的名字不想让奚成昊知道，也不会留意到这个细节。

张柔也愣了愣，简思的脸苍白起来。

奚成昊轻声笑了，不以为意，“纪桓，你的事，我知道的比你想象中多。”

理由虽然有些勉强，张柔和奚纪桓却不再那么怀疑，以奚同先对侄子的了解，尤其他的作风问题，派儿子调查一下他身边的年轻女工作人员也很正常。

“你很八卦。”奚纪桓松了口气，鄙视地瞪着奚?昊，奚成昊笑笑，没有反驳。

回去的路上大家很沉默，张柔也没试图找话题和奚纪桓说。

到了海图的院里，张柔叫奚纪桓不必再跟着上楼了，有些挖苦地说：“你该干嘛干嘛去吧，别给我们再添乱了。”

奚纪桓懒懒地活动了一下头部，“也好，睡会儿去，中午吃得太饱，困了。”

张柔笑了几声，“赶紧去睡，不然晚上没精神，你的女朋友该不乐意了。”

简思已经对张柔很熟悉了，当她加重了“女朋友”的语气时，她立刻意识到这话未免也是说给她听的。

钱瑞娜还是没回来，整个经理办公区空空荡荡的只有她们两个人。张柔轻晃着手里的皮包，并没急着进自己办公室，站在距离简思桌子一步远的地方似乎有什么话，却又说不出口。

第25节：第13章 饮料(2)

简思收拾着桌面上的东西，无心抬眼看见了张柔古怪的脸色，随即笑了笑，其实她知道张柔要说什么。

“思思……”简思的眼神了然，张柔也不好再吞吞吐吐，憋了一中午的话还是决定明说。“奚纪桓……”

“张总。”简思难得打断别人的话，这次却很坚决。“你对我说过的话，我没忘，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我只是想踏踏实实的工作，有稳定的生活，其他不该想的不该做的，我都不会……痴心妄想。”经历了那么多，她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

张柔的眉头皱紧，点了下头，“那就好。”

不知道为什么，她总有些奇怪的预感和疑虑，简思的坚决尤其怪。就算再本分踏实的女孩子，面对奚纪桓这样的年轻人竟能波澜不兴的说出这样的话，很古怪。她转身前不由细细地再打量了一下简思，真的很漂亮，那抹似乎与生俱来的娇媚并没因贫困的生活而减淡。她有点儿理解奚纪桓这个“阅历”颇丰的花花大少怎么会对这样低调沉默甚至阴郁的女孩动心，简思就是那种天生媚态的女人，许多人认为“媚”是很嚣张的一种美，那是最下乘的俗艳。张柔自认是个美女，一向不乏自信，但从见到简思的第一眼，她就嫉妒，所以钱瑞娜对简思的敌意她并不意外。简思那种美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或许，对一个家境贫寒的女孩子，想安分的生活，这并不是好事。

第26节：第14章 雨夜(1)

第14章 雨夜

临近下班，入了秋的傍晚，办公室里格外阴凉，简思关闭电脑，却不知不觉对着显示器发起呆来。她刚才接到了正良的电话……正良有些抱歉地告诉她，奚成昊向他问起她的手机号码，他说了。

门一响，她以为张柔忘记什么东西回来拿，却看见了一脸阴翳的奚成昊，他似乎算准了办公室里只有她一个人，进来以后顺手拧上了门锁。

简思浑身发僵地坐在座位上，有些无措。

“意外么？”他冷笑，随便找了张椅子坐下来，直直地看她，他不信蒋正良没和她说，果然，她愣了一会儿摇了摇头。

她的确不意外，打听她的情况对他来说易如反掌。他回来后并没打算找她，怎么会今天去问正良？眼睛深处的微光亮了亮，她猜到原因。

“一个家里困难的小助理，能穿这么好的衣服，纪桓买给你的？”他讥嘲地瞧着她。

简思没有回答，看来他不只问了她的手机号码。他一定知道她和奚纪桓什么都没有，这么说只是想让她难堪吧？她不想解释，没必要。

沉默了一会儿，他的口气变得不那么尖锐，“你爸死了？”

她突然抬起头，看他的眼神让奚成昊的心一刺。

“对，我爸死了。”她直视着他，语气冷硬。

如同被逼急了咬人的兔子，她冷冷地看着他，她听不得他这么随便地说起爸爸的死，这么多年练就的冷淡和忍耐就被他这么一句话轻易击溃。她受不了他说起她爸爸！

他皱眉，感觉到了她的异样，眼神深冥地看着她没再说话。

他不说了，她突然有很多话想说，她自己都觉得意外。平时的怯懦和隐忍不见了，她看着他，嘴角竟浮起淡淡的笑。奚成昊抿紧嘴唇，她这么笑的时候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不是过去的简思，也不是现在的简思。过去的她没有这么冷冽的眼神，现在的她也不会这么凌厉怨恨，她……是谁?

“五年前的那天，下了大雨。”原来她记得这么清楚，只要她愿意翻开记忆，那一夜赫然如同昨天，她笑笑，五年了，她连自己都欺骗的这么妥当。

奚成昊的手暗暗抓紧椅子的扶手，阴沉的脸色失去镇定，显然他知道她说的是哪个雨夜。

她说起往事的时候，眼睛里半点水光都没有。

“我爸爸去了你家，为了他不要脸的女儿，去哀恳你的父母给我一个交代，给我肚子里的孩子一个交代。”

他眼神更加幽深，这他……都知道，他父母说了什么他也知道。那年他还没到二十岁，在他父母的眼中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他的人生刚刚开始，而且注定辉煌，他的恋情在父母眼中不过是少年对欲望的好奇。当初的简思，在他父母看来不过是儿子人生路上的一粒尘土，前面有无数闪烁的钻石等待儿子随心挑选。

简思沉默了一会儿，他父母说的那些话，她竟然能回想的一字不落，他家的豪华，甚至他家那张沙发的花纹她都记起来了，因为那天她没勇气抬起头，就死死地看着腿边的沙发。那是她第一次感觉到距离，她和奚成昊之间山遥水远的差距，他并不是学校里俊美帅气的学生，并不是和她肌肤相亲的男孩，他……是个王子，生活在那么奢华世界里的王子。爸爸带她来他的家，仅仅是看见那占地广阔的庭院，她的心就瑟缩成了卑微的一团，也许那时候她就明白了……嫁给奚成昊，是多么渺茫的一个奢望。

她没重复他父母的话，没办法重复，那晚她所感受到的耻辱和羞愧……让往后的那些闲言碎语都如同打在玻璃上的小石子，发出吱嘎

难听的声音却毫不影响她的内心。那些一针见血的话让她的爸爸无法辩驳，她的处境让爸爸无法挺直腰杆，那么难堪的话，那么难堪的态度……一一忍过后，爸爸碾过最后尊严的渣沫挤出一丝微笑说："我女儿其实是个很好的女孩，只要你们肯了解她，你们就会喜欢她。"那一刻，她希望自己就此死去，养育了她的父亲，因为她而蒙受了这样的羞辱。

妈妈发现了她身体的异样，惊怒忿恨，爸爸却劝住了她。简思记得爸爸对妈妈说的话，记得他说那番话时每个细微的神情，他是那么地信任自己的女儿。爸爸说："秀容，你先别生气。思思一定是真心喜欢那个男孩才会这样的，才会想为他生下孩子的，思思不是个随便的女孩儿。"

母亲仍然无法原谅女儿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无法容忍当公主一样宠爱的女儿会落到如今的田地，更无法原谅那个共犯的男孩迟迟不向家里说明，只轻飘飘地要简思先把孩子生下来！

生下孩子，他的父母仍不同意怎么办?

让简思带着孩子，一生背负个未婚生子的恶名？或则夺走孩子，让简思永远只能当一个罪人般的母亲，看一眼孩子都需要向他们乞求?

那个男孩子到底太年轻，养尊处优处处受制于父母，指望他能负起责任，难！

简国沛也同意妻子的看法，孩子们到底还小，生儿育女的责任重大，并不是他们能承担的。虽然对方家世显赫，作?父亲他要为女儿努力争取。虽然整件事算不得光彩，但女儿在他心里还是纯洁无瑕人见人爱的好姑娘，只要对方的家长能见见她，肯了解她，他有信心他们会喜欢上乖巧可人的女儿。所以他不顾简思的反对，在妻子的支持下，带着简思去了奚家。

这些在奚成昊父母的眼中却是另外一回事，一个不到十八岁就怀上孩子的女学生，品格能好到哪儿去？一怀孕就和家人杀到男方家里

软磨硬泡地要求结婚，如此明确的目的是为什么？他们的儿子都还没和他们说，她家已经上门谈及婚嫁，任他们百般刻薄，仍能忍气吞声，这副嘴脸实在让人不屑。

第27节：第14章 雨夜(2)

从奚家豪华的大宅里出来，大雨瞬间浇湿了默默无语的父女俩，她记得爸爸为她拉开车门，那痛苦的表情让她悔愧到极点的心撕裂般剧痛，他说："爸爸真没用，如果能让思思住这么好的房子，有这么好的家世……"他转头看奚家那栋在阴暗的雨夜显得格外辉煌的豪宅，雨水顺着他的脸流淌着，头发颓然贴着耳鬓，"就不用让思思受这样的侮辱了。"

她哭了，她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爸爸，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仍然没埋怨她一句，宁愿责怪自己也不忍责怪她。

直到闭眼离去的最后一刻，她仍是爸爸心中的公主。

所以，当她的母亲用恶毒的话语咒骂她的时候，她竟然很感激。她多么希望爸爸当初也这么骂了她，打了她，这样……她就不会这么愧疚了，愧疚得比死都绝望，因为她连声对不起都来不及对爸爸说，连改正错误的机会都不再有。

爸爸死去的当天，她就做了流产，葬礼上她的身体在不停的流血，身体的疼痛却怎么也无法减轻心里的疼痛。

她闭了下眼，从回忆中挣脱出来，平复了一下微喘，说："回家的路上我爸爸犯了心脏病，死了。"必须用冷淡的语调才能说出这句话。

他深幽的黑眸倏然一凛，她爸爸……是那个雨夜死去的？！

当时他去质问她的时候，她没有说！

他那时候太恼怒，太失望，忽略了太多的事情。

他痛恨她和她爸爸冒然去他家摊牌，让他们和自己父母闹得毫无挽回余地。无论简思他们出于什么动机，这样的举动都让他恼火。她让他在父母面前毫无胜算！让他的计划不攻自破，让他像个傻子一样愚蠢可笑。

她不信他！她根本没听他的话，按他的计划来！那个孩子不生下来，以他父母的标准，她根本一点儿胜算也没有！他了解自己的父

母，他们不会在事情还有余地的时候妥协，只是个尚在孕育的胎儿，对他们来说，根本不能算是谈判的资本。

他那么郑重地对她说，要信他，她呢？仍旧以为他不愿直面责任一拖再拖，拉上父母去讨说法，要名分，甚至在他不在家的时候！更让他不能原谅的是，她要是真像她双眸含情看着他时说的那么喜欢他，又怎会在仅是遭到他父母的拒绝后就打掉了孩子？她甚至不给他挽回的机会！她喜欢的……到底是什么？

他父母和他说了很多，要他对这个女孩子，对这个女孩子的家人换个角度去看，他们告诉他，世界并不是年少的他看见的那么简单。他去质问她的时候，她只是冷冷地告诉他一个答案，孩子她打掉了，她不要再与他有任何瓜葛。

他不知道……她爸爸就在那晚死了。

他相信了父母的判断，这个女孩子在彻底觉得没希望之后，像对待投资失败的商品，把孩子利落地处理掉了。她可曾想到他的感受？他是那个孩子的父亲！那么年轻的他，决定负起这个责任并不轻松，可他仍然盼望孩子的降生，因为孩子的妈妈是她！

如果她能和他有一样的感受，她怎么能抛弃这个孩子？

五年了，他以为自己不曾遗忘她是因为少年的初恋之痛。

那日的偶遇，见她过的好，见她能冷漠地看着自己，他觉得该释然了，她和他都沦为彼此不愿想起的青涩回忆，也很好。

她和纪桓……让他无法遏制自己去打听了一下，结果让他意外，她并不像他看见的那样生活优裕，她父亲去世家道中落，这几年似乎过的很苦。

他并不想去分析今天来找她的原因，他只是拗不过自己！五年了，他仍然不能像想象中潇洒。只是这趟来……却似乎揭开了遗落的过去。

第28节：第15章 承诺(1)

第15章 承诺

下午五点的天色在这个季节还是很明亮，但毕竟清冷了些，阔朗无人的经理办公区让沉默显得更加凝重。简思没去看奚成昊的表情，他只是一句话不说的坐在她对面，不知道心里在想些什么。

简思看着桌面上的鼠标，突然觉得十分可笑，这个场面她不是没想过，当着他说起过去，说起那个改变命运的雨夜，她觉得他理所应当悔愧交加，但现在，她发现那只是改变了她命运的夜晚，于他……并无多大影响。

她终于有机会说出压抑在心中五年的怨怼，却连她自己都觉得对他毫无杀伤力。一句话说完，她再也没话好说。就算她跳起来声泪俱下地谴责他，她又该谴责什么呢？当初不是他让她去摊牌的，不是他让爸爸的心脏病发的，不是他不要孩子的……甚至不是他提出别再有瓜葛的。

真的有了清算的机会，她才发现，她根本没有清算的资本。

她不再是十七八岁爱情大过天的懵懂少女，她自己都觉得理智得有些悲哀。他是抛下她一走了之了，在她最困难的时候没拉她一把，那又怎么样？爱情，只是一种感受，而非义务和责任。

何况当初是她自己一头栽下去的，他不曾威逼强迫她，她甚至还为获得了他的心而感到幸运，为女孩们疯狂追求的冷傲帅哥喜欢她而沾沾自喜。硬要辩个对错，她也赢不了，桩桩件件……她要向他追讨什么？

是的，她不欠他。

真到了面对面说起过去的时候，她才赫然发现……他也不欠她。

他并不是她什么人，他走了……她又能如何？

“思思……”他的声音有些涩，这个名字，他五年没叫过，如今再喊出口，却带了难言的苦涩。

她的心一缩，再听到他这么喊她，并不太难过，只是心底泛起淡淡怅然，他喊她名字时再也无法让她感觉幸福。

“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他问。

她笑了笑，真是可悲，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命运。到了此时此刻，这个男人仍能用施恩的口气问她有什么需要他帮助的！因为他是集团的少东，而她……是个家庭贫困的微贱助理，他觉得她应该有求于他，她缺钱，他有。

原本他们之间也只有少年时单纯的爱情，时间让爱情消亡以后，他能这么说，还算够意思，至少他没忘记她，没把她当成陌生人。她可以接受正良和张柔的帮助，却无论如何无法接受他的！

她知道又犯了落魄凤凰的毛病，摇摇头，她自嘲地笑了笑。

“奚总，你来找我有事吗？”一阵无妄的情绪过去，她又恢复了常态。时间如水不停歇地推动着他们向前漂流，她和他早就不在原本的地方。

他皱眉，一声奚总打破了所有迷障。她从过去里挣脱了，他也是。他今天的来，不过是积蓄五年的冲动，其实……也没剩多少，只是如死灰里的微微余烬，风一吹就灭了。她的这声“奚总”就是这阵冷漠的风。

过去有多少隐情，是让他意外，让他倏然愧疚，责怪自己当初的鲁莽和武断，但那又能改变什么？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一幢大楼崩塌了，无论因为何种原因，也不可能恢复旧貌，就算有心重建，也绝不会是原本的模样。

第29节：第15章 承诺(2)

虽然分手得那么决绝，他仍然记得她娇柔甜美向他倩然一笑的样子。残存在记忆里的朦胧影子如今彻底消散，只有眼前这个低眉敛目神情淡漠的女人。如同一株败草，终于断了根，他拔除的时候已经作好了准备，虽然心里空落落的，也并不算意外。

“我来，是想和你谈谈纪桓的事。”他紧绷的肌肉缓缓放松，早就为自己想好的借口，说来很是顺溜。

她呼扇了下睫毛，果然，一点儿都没猜错。所有人都是来劝她不要对奚纪桓有什么企图，她配不上他，然后她就会受伤，说起来……都是好意。

“你……”他皱眉，“纪桓不行！”

“嗯，我明白。”她说这话的时候甚至连头都没抬，就好像他说了件她早就知道的事，她平静得接近无动于衷。

他的眼神深了深，其实他无需解释，但他还是听见自己说：“我不是别的意思，纪桓的个性……并不适合你。”等纪桓三分钟的热度过去，受伤的还是她。

她点头，“知道。”

看了看表，这并不是礼貌地表示送客，是她真的不能多耽误，妈妈还在家等她做饭。

他轻吸了一口气，站起身，“那我走了。”

她突然想起了什么，“奚总。”

奚成昊回头看她，她没想到他这么快转身，目光不及避闪，相视又觉得尴尬，她垂下眼，真正的面对了过去，让她无法再直直盯着他。

“过去的事……当着我的上司再别提起，好么？”

他抿了抿嘴，眼睛清冷的眯起，决然说：“好！”看来他和她的过去真的只是她的负担。

得到了他的承诺，她松了口气，以后再不必担心他和她曾有的关系影响到现在的生活，他是个说话算话的人，她知道的。

抓起桌面上的钥匙，才发现奚成昊说完了话并没离去，正表情沉冷地看着她。她皱了下眉，不知如何催促他，他察觉了她的焦急，深幽的黑眸一凛，冷漠地转身而去。

第二天刚上班没多久，蒋正良就来找张柔，张柔很兴奋地告诉简思，他们结婚的房子看好了，今天去付款，简思真诚的为他们高兴。趁张柔去拿皮包的时候，蒋正良低声说起奚成昊的事。

“我觉得他该对你感到亏歉，他早该……”蒋正良皱眉，有些忿忿不平。

简思摇头，打断他：“正良，过去的事就算了。我再也不想提。”

她淡漠的神情让蒋正良叹了口气，其实这样也好，他是觉得奚成昊对不起她，但如果再纠缠不清，倒霉的还是简思。

张柔拿了包出来，蒋正良也不好再多说，和张柔一同离去。

负责后勤的岳经理来送办公区的装修效果图和预算，见张柔不在就交给了她，简思无事翻来细看。原来奚纪桓被养在海图当甩手大掌柜，具体事务都是由张柔这个“总经理助理”负责，整个办公区都像个垂帘听政的地方，连升两级的张柔再窝在偏坠一旁的小房间里实在不合适，趁她计划结婚的空当，正好重新装修。简思发现新总经理室旁边带了个附属的小区隔，是秘书室，她很高兴这样的安排。

放在桌面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偌大的办公区里只剩她一个人，突如其来的声响吓了简思一跳，钱瑞娜从奚纪桓走的那天就没来上班，不知道是不干了，还是跟去总部了。

因为工作的关系，她开通了来电显示，屏幕上是奚纪桓的号码，她咬了下嘴唇，没有接起来。奚纪桓不是有耐心的人，被她攥在手心里的电话还是响了很久，一个刚断，立刻又再打来。手机终于不动了，办公电话又响了起来，还是奚纪桓。

简思皱眉，虽然不至于心乱，却有些烦躁，她去了趟洗手间，回来果然一室安静。

或许是她多虑了，奚纪桓打来电话是因为工作，但老实说……他还能有什么工作上的急事？真有重要的事他就会联系张柔了。不管他是什么动机，或者他根本就是无心的……她也不想招惹，更何况就连奚成昊都来说过这事，不接近……也算她的承诺。

第30节：第16章 准备(1)

第16章 准备

简思整理着要带出去的文件，装在透明文件袋里又检查了一遍，确定无误了才放心地坐在位置上等张柔。

张柔和蒋正良的婚期已经敲定，因为奚纪桓的缘故，张柔很受奚同先的青睐，婚假给得很充分，还额外照顾的安排了他身边得力秘书暂管海图，只要张柔完成手上负责的项目，就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去筹备自己的婚礼，张柔为此喜上加喜，天天笑呵呵，人也和气了许多。

“准备好了么，那就出发。”张柔从办公室里出来，招呼简思，一起下楼的时候她颇为烦恼，“这次是和尤总谈，这人是出了名的色鬼。”张柔厌恶地皱了皱眉头，“我特意选了中午的时间，但我估计这个老家伙一定会推诿，怎么也要晚上再安排一局！”

简思没有碰见过这样的客户，以往张柔让她负责的都没什么难缠的，幸好这回张柔亲自出马，她跟着她，心里比较踏实。

“女人出来工作就是这点不好！”张柔愤愤，“碰见不要脸的，怒又怒不得，恨得要死。思思，你也要慢慢学会应付这样的混蛋，这都是没办法的事。”看见简思发白的脸色，张柔笑了笑，拍了拍她的手臂，“也不用太担心，毕竟那都是少数，我们是去谈生意的，身份对等，大家都是求财，看在嘉天的招牌上他们不敢太放肆。不过，思思，首先要学会四两拨千斤，千万别大惊小怪的把小事化大，弄得无法收场。碰见实在太恶心的，干脆找个理由先走。”

简思点头。

张柔的手机响起来，她看了看，恨恨皱眉，接起来却是彬彬有礼的，“尤总？……是啊，我们刚要走……那好吧，晚上见……不会，不会。”她说不会时候口气已经很勉强了。挂断电话她使劲甩了甩，恨不得摔了的样子，“我说的一点儿都没错！那个混蛋到了这时候才说有

事，要推迟到晚上，分明是别有用心，不用猜都知道他肯定要挑在夜总会里谈，不给他叫几个女孩儿陪着，他都不知道怎么说话！最恨这样的人，搞不懂脑子里装的是什么！”

虽然简思也很烦恼和害怕，见张柔这么生气，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只能劝她：“反正这也是手头最后一个工作了，赶紧谈完，就可以休假了。”

张柔不吭气，想了一会儿，“晚上也叫上奚纪桓吧，虽然他成事不足也不见得败事有余。”话还没说完，手机又响，张柔看了看来电，赶紧接起来，边说边往楼上回，嗯了几声又顿住脚步，挂了电话她匆忙地吩咐：“思思，我要去下总部，这段时间你就回家吧，给你妈妈都安排好，晚上等我电话，咱们一起去。”

简思知道这趟的客户不是什么好人，就算奚纪桓也去，她躲避不及，也不能放心让张柔单独赴约，或许她帮不上什么忙，多一个人在场总是好的。

回家为妈妈准备了晚餐，简思只是轻描淡写地向妈妈说去陪张柔谈生意，孔秀容也不太在意，在工作方面她对简思很宽容，尤其上司是女的，而且有正良的关系，她似乎比简思还满意这份工作。

第31节：第16章 准备(2)

怕张柔打来没接到，简思做好家务事以后就一直拿着手机，真的来电了却是奚纪桓打的。想到张柔的提议，她不好再不接奚纪桓的电话了，或许是张柔要他晚上一起去，他有什么交代。

“知道接电话了？”奚纪桓等她一接听就劈头盖脸地质问，口气不善。

简思不答。

“你家住哪儿，我来接你！”

简思皱眉，“我家离公司很近，我去公司吧。”她顿了一下，现在才下午三点多，“奚总……现在是不是太早了……”

奚纪桓沉默了一下，冷声冷气地命令：“赶紧过来！我都快到海图了。废话真多！”

简思咬了下嘴唇，和妈妈说了一声匆匆出门。

到了公司院里她就看见了奚纪桓的车，他就差停在正门口了，进进出出的人都得绕行，公司的员工礼貌地上前打招呼，他骄横地关着车窗理都不理，少爷做派十足。看见简思走进院子，他就连按了几声喇叭，周围的人都回头看，不知道他在催促谁。简思无奈，加快脚步走到车边，他透过车窗瞪了她一眼，飞快地横过身，为她打开了副驾驶的车门。

简思有些局促，同事们的目光没曾散去，看见她上了车，表情狐疑。

“先……先开出去好吗。”奚纪桓慢慢吞吞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简思却在众目睽睽下越发不安，不得不出声请求。

奚纪桓得逞地笑了笑，得意洋洋地开动车子。

“约了哪里啊？”简思本来想沉默不语，但发现奚纪桓正把车子开进购物广场的停车场，她不安地四下看看，一来时间这么早，二来这周围也不像有谈生意的地方。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他根本不屑于她的问题。

“没……没听见。”简思本想说的自然一点儿，没想到还是发了虚。

“公司电话也没听见？！”奚纪桓的脸色说变就变，刚才还挑着嘴角，现在又不高兴了。

她低头，实话显得她太自以为是，假话又没说服力，她干脆什么都不说。

车子已经停好，奚纪桓推了她一把，“下车！”

简思有些慌乱，他带她来购物中心干什么？她没动，有些着急地追问：“尤总约在这里吗？”

奚纪桓沉下脸，眯眼看她，不回答她的问题。

“我……我打电话给张总问问。”简思打开包，心慌意乱竟然没摸到手机。

奚纪桓猛地按住她的手，“别打了！”

简思像被咬到一样，迅速地抽开自己的手，还惊恐地背在身后，戒备而慌乱地看着他。

奚纪桓被她看得有气，“防流氓呢？！”他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简思也觉得自己反应过度，支支吾吾不知道怎么解释，脸都着急地泛了红。

她皮肤白皙细腻，脸红起来分外明显，奚纪桓看见了她俏美小脸上浮起的粉致，刚才还一脸的急怒瞬间消散，只剩微蹙的眉头还带了点儿不悦的神色。

他不耐烦地咝了一声，“那个色鬼约在晚上六点，我知道地方。你看你！”他用眼角嫌恶地上下打量了她一遍，“明知道去见的不是什么正经人，穿的这么……”他把目光很有重点地在她的低领上顿了顿，简思立刻羞愧难当，忍不住用一只手挡在领口，脸更红了，连呼吸都凌乱起来。去见客户，她还穿张柔买给她的衣服，领口并不大，让奚纪桓那么一瞥，她就好像什么都没穿一样难为情。

他倒是又高兴起来了，口气还是那么蛮横：“赶紧下车，去买高领衣服穿！你也得照顾公司形象啊！不然那个色鬼会想歪了，以为你是我们送给他的‘福利’呢！”

第32节：第16章 准备(3)

简思无可奈何又惴惴不安地被他扯下车，越是想撇清，越是混乱。

“不用了……奚总……我有高领衣服……我回去换。”她甩着奚纪桓的手，再用力也徒劳，他就像抓小偷一样扯住她的胳膊，一路提着她。她本就脚步踉跄，再挣扎，路过的人都纷纷注目，奚纪桓不在乎，她越是拒绝，他越是强横，甚至有人兴致勃勃地停下脚步准备围观，简思受不了这样被瞩目，惶急得要命，又不敢再挣扎，都快哭出来，低低哀求，奚总奚总的叫他，奚纪桓根本置若罔闻。

他步子大又走得快，她个子那么小，简直就是被他拖着走，商场门口的地毯不平整，简思的鞋子被一绊，掉了下来，周围窃笑声四起。奚纪桓回头看见，也呵呵笑了，身子一低，使劲地抓住她纤细好看的小腿让她连逃走都不行，他熟练地为她穿好了鞋子，笑嘻嘻地说：“鞋也得买，这双什么呀，走路都会掉下来。”

简思真的哭了，又没勇气当众叫喊，只能气结抽噎地质问他：“你到底想干嘛？！”

奚纪桓眯眼瞧她，“我问你想干嘛！我就是要让你穿的别这么暴露，一副勾引客户的样子，也不是要把你卖进妓院，你干嘛闹成这样？你看，你看，多少人在看我们！我的脸都丢光了！”

这样的颠倒黑白，这样的无赖无耻，简思只能手足无措地看着他。

“赶紧走！要么咱俩继续在这儿扭，让大家都看着，要么安生买完东西，赶紧离开！”他瞪她，悉听尊便的样子。

简思僵硬地身体慢慢松懈下来，垂下头，他一拉，她就乖乖地跟上他的脚步。

五年前的奚成昊……也是这么蛮横又无赖，她从不曾拗过他。她有经验的……与其挣扎，不如默然顺从，他反而会觉得无趣，不再胡

闹下去。

奚纪桓应该是总陪女孩子逛街的人，这座名牌林立的大型购物中心他似乎非常熟悉，一家国际名牌店的店员和他很熟，见他带了陌生的女孩子进来还一副心知肚明的样子微微而笑，熟稔地招呼他奚总。

奚纪桓难得兴致高涨，从鞋子到包，让店员以简思坐的沙发为中心摊了一大片，简思只是冷漠不语，他像摆布娃娃一样，吩咐店员给她换上他看中的衣服，她的冷抵抗毫不影响他的情绪。

大包小包买了一堆，店员笑得合不拢嘴，几个都围过来只殷勤招呼奚总这位豪客，奚纪桓买的畅快淋漓，用卡付账的时候简思听见那个店员报出的数字简直僵化在沙发里，这堆衣服配饰的价钱比她家的房子还贵！奚纪桓面不改色，无比自然，付账签字潇洒从容。

简思皱眉，她不能要……这些衣物太贵重，她受不起。不知道奚纪桓为什么肯为她花这么多钱，他到底把她当成什么样的女人，她必须拒绝。

她已经不想再当面和他说什么，是把这些交给张柔，让她帮她说清楚也好，哪怕把这些交给奚成昊！极度的不安让她心烦意乱，她感觉到危险，引发她饱受羞辱困苦的危险。

东西让店员送上车，奚纪桓心满意足地瞧着已经焕然一新的她，“准备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走吧。”

第33节：第17章 拒绝(1)

第17章 拒绝

六点到约定的夜总会还是稍微有些早，简思跟在奚纪桓身后，对于“久闻大名”的尤总的恐惧都压倒了对奚纪桓的烦乱。当三五成群打扮艳丽的女孩们从她身边走过，贴着墙边的简思都会想起当初被钱逼得无可奈何的自己。如果奚纪桓知道她曾有过这样的想法，还会买那么名贵的衣服送她么？她自嘲地笑了笑，或许在他眼中，她和这些女孩儿并没什么区别，只是他愿意出更多的价钱。他那样的家世，那样的个性，是因为喜欢她才找借口送礼物给她？她早已不是爱做梦骗自己的无知少女。

奚纪桓回头看了看她，撇着嘴角笑了笑，以为她盯着这些女孩看是因为好奇。

在装饰豪奢的走廊拐角，领位的年轻侍应礼貌的问了包房号，并且很尽职地告诉奚纪桓，那个房间的客人已经来了。奚纪桓不太关心地随便点了下头，简思却有些紧张，她没想到奚纪桓带她买衣服竟然用了那么长时间，比客户还晚来，显得不够有诚意是一方面，最不好的是让张柔独自应付尤总。

包房里已经有不少人，陪酒的小姐们五色斑斓闪着珠光的衣服让本不太明亮的包房显得更加花团锦簇。简思愣了一下，脚步都顿了顿，除了张柔，竟然连奚成昊也在？！他和张柔坐在同一张长沙发上，一个笑容满面的陪酒小姐半倚在他身上，她和奚纪桓走进来奚成昊只是面无表情地看了看。尤总是个体型发福，头发油光光的中年男人，早就左拥右抱地占据了最长的沙发，四五个小姐围着他莺声燕语，他就好像厚重的海绵垫子，被衣裙鬓影压在下面。他的助理是个瘦小的年轻人，见怪不怪的闪在一边，仔细地看张柔递来的合同。

奚纪桓不甚热情地向尤总打了招呼，随便寒暄了几句。他看了看沙发的就座情况，无心和奚成昊挤在一边，陪酒的小姐十分有眼色，

赶紧搬了两张单独的小沙发椅过来，简思拘谨地坐了其中一个。张柔显得有些着急，还没开始喝酒就拿着文件滔滔不绝地对尤总讲解。尤总一脸恶心的笑容对身边的女孩上下其手，对张柔的讲述并不感兴趣，简思皱眉，张柔的厌恶都明显的表露出来，看起来这次约会的气氛让她恼火不已。

“行了。”自己喝了一杯的尤总显得有些不耐烦，让小姐斟上酒，冲奚成昊举了举，“奚总都亲自来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合同呢，赶紧签了，奚总，我够意思吧？”

奚成昊笑了笑，也没回答，只是举杯喝干了自己的酒，他身边的小姐立刻妖娆地为他倒上，人都贴在他身上，不知道想把酒倒进他杯子还是她自己。奚成昊显然对这样的献媚习以为常，神色悠然。

简思松了口气，没想到这么顺利就完成了，她之前担心了那么久，想了很多不好的场面，没料到居然坐下还不到十分钟就搞定。她看了看张柔，张柔也舒展双眉，迎着简思的目光眨了眨，轻松地示意可以功成身退，剩下的应酬就让男人们自便。

奚成昊和奚纪桓似乎也很满意尤总的识趣，各自敬了他几杯。

张柔忍了一会儿，端起杯子向着已经喝得面泛油光的尤总，这人也算本事，嘉天的太子爷坐在对面，他不多加拉拢，说点儿有建设性的话题，反而和几个陪酒的小姐喝得眉开眼笑，这人能发达也算祖上积德。“尤总，我一会儿还有推不开的应酬，就失礼先走一步了，您玩得尽兴些。”这种场合里有女伙伴本就尴尬，大家心领神会，借口无需太周全。

尤总对美女分外热情，大声嚷嚷：“那也得干一满杯再走啊，不然……我不高兴！”口水喷出来，落了几滴在张柔端酒杯的手上，张柔的杯子都抖了抖，尤总还摇头晃脑地劝酒毫无察觉，奚纪桓却看的真切，坏心地呵呵发笑，惹得张柔没好气地瞪他一眼。

张柔的酒量不错，一大杯红酒潇洒喝干，惹来叫好。

放下杯子张柔就拿起包准备起身，简思也如蒙大赦的忙不迭跟着站起来。搂着小姐的尤总沉下脸，色迷迷的浑浊眼睛不悦地扫着简思，“这是你的秘书啊？很不懂事！”

第34节：第17章 拒绝(2)

张柔皱眉，虽然厌恶也不想在最后的时候节外生枝，招呼简思："快来敬尤总一杯，我们好走，时间太紧了。"

早有人倒了一满杯给她，简思听懂了张柔的暗示，端了酒杯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支吾了一下才涩涩地说："尤总，我敬你一杯。"

尤总这才细看她，意外发现这个一声不响的小秘书姿色超群，娇娇柔柔的样子尤其招人疼。见她紧张，他不怀好意地催促了几声。简思深吸口气，尽力喝干，尤总的叫好声格外响，还举止造作地推开身边的小姐拍了几下手。

他的目光让简思浑身不自在，一分钟也不想多耽搁，张柔绕过矮桌准备离开，她赶紧跟上。

尤总却从脂粉堆里站了起来，说了声慢着。

他亲自拿起酒瓶，嘿嘿笑着说："张总，刚才是你们敬我，我还没回敬呢！急什么？这么不给面子啊？枉费我刚才的爽快。"

"让她们走吧，"一直没怎么说话的奚成昊淡淡笑着，"回头我陪尤总多喝几杯就是了。"

尤总不知道是借酒装疯还是真喝高了，拎着酒瓶晃荡着走到张柔身边，不依不饶地斟上酒，"哦？没看出来奚总还是个怜香惜玉的人，"他瞟着张柔，呲牙笑着，神色下流地说："和张总交情很深么……"

张柔皱眉，毫不掩饰自己对他这话的厌恶，冷哼了一声。奚成昊只是冷淡地瞬了下眼睛，不见喜怒。

奚纪桓瞧不上尤总，响亮地嗤了一声，所有的眼光都看向他，他一脸坦白的鄙薄，"这玩笑开得真没意思。"

尤总也不觉得尴尬，拍着张柔的肩膀，连声说："喝酒，喝酒。"

张柔又气又恨，飞快地拿起酒杯一仰而尽。

尤总的目标并不是她，随便的叫了声好，挤开张柔蹭到简思身边，简思都闻见了他身上的酒气，紧张得脸都白了，张柔说的话她记在心上，不要把小事化大的意思就是忍耐，张柔都忍了，更何况她?所以她僵硬地站在那儿没躲闪，任由尤总靠过来。

“来，来，你也喝一杯。”尤总恶意地多倒，把酒杯塞在她手里的时候还恶心地捏了一把，简思差点没握住杯子。尤总对张柔还有几分顾忌，但对一个小秘书态度就更加浮浪轻薄了。简思拿着满满的酒杯，十分为难，她没喝过这么多酒，刚才那一杯就够她呛了。

奚纪桓站起身，接过简思的杯子，“我替她喝了。你们快走吧，别耽误了正事。”他十分不高兴，酒喝得颇有火气，丢了个眼色给张柔。

简思垂下头，她是很感激奚纪桓帮她解围，但他这样更增加了她心里的负担。

尤总得寸进尺地搂住简思的肩膀，吓得简思跳了跳，用力推他。她的推拒在尤总看来更有意趣，为了制住她，还环住她的腰掐了一把，啧啧称赞：“这小身段，那些——”手一指沙发上幸灾乐祸看着这幕的小姐们，“根本没法比！”

奚成昊从沙发上站起来，他身边的小姐有些害怕的躲闪了一下，她察觉到了这个不言不语的男人身上的怒气。

奚纪桓向来任性，脾气上来天王老子都是狗屎，他跳起身一把推开尤总，想补一拳被张柔急急拉住，使劲推他向外走。奚纪桓死死拉着简思，还威胁地用手指点尤总。尤总被他的怒气弄得莫名其妙，直着嗓子也嚷起来了。

奚成昊表情冷然却不失礼数的拍了拍他，“小孩子，脾气冲动，尤总别和他计较。”说完也不屑留下，沉着脸走出包房。

第35节：第17章 拒绝(3)

奚纪桓拉着简思到了停车场，天色已经黑下来，停车场里人来人往，都在呼朋唤友。他从不在乎周围人的眼光，用力地戳着简思的脑袋，张柔都被他侮辱的姿态刺到，替简思难堪，她拉扯着奚纪桓的胳膊想拽开简思，低声斥责他："干什么，干什么？！又不是思思的错，你冲她发什么火！"

简思没说话，垂着眼任由他扯来甩去，对他的粗暴无动于衷。她的态度让奚纪桓更加恼火，"你不懂拒绝啊？不要脸啊？你闪开啊！你推开他呀！"他不擅顾及别人的感受，口不择言的训斥。

张柔皱眉，她了解奚纪桓，他这么生气主要是因为简思傻傻的被吃豆腐，他恨她不够机灵，又……她烦躁地点了下鞋跟，简思最好别明白他这番怒气的真正原因了！

周围的眼光纷纷聚拢过来，奚纪桓咬牙瞪眼威胁地扫了一圈，看他的德行就知道这是个坏脾气的狠人，不想惹麻烦的人们都假装没发现热闹，用余光瞟着缓步路过。

"这班你不用上了！你不就是家里困难要赚钱吗？我养你！"他把凶狠的目光又转回到简思身上。"张柔给你几个钱？我十倍给你！"

张柔目瞪口呆，奚纪桓情商很低她知道，虽然女人堆里打滚了这么多年，怎么哄女人他还是个白痴，以前全是女人哄他来着，没见有人把包养要求当众说的这么坦荡的。

奚成昊正好走到这排车阵边缘，奚纪桓的声音又不算低，他停住脚步，默默看着奚纪桓车边的三个人。

简思单薄的身体晃了晃，她竟然笑了，抬起头看着奚纪桓，张柔暗暗顿足，以为她喝多了，酒劲上来。"为什么？"简思很认真地问。

这个简单的问题显然问住了奚纪桓，他从事金主行业很多年，被人问过出多少钱，没被人问过为什么。他也喝了点儿酒，很仔细的思考了一会儿，觉得想出了正确答案，很自信地说："你漂亮。"

张柔噎住，半天上不来气，觉得无论是奚少爷还是简思都是活宝，张着嘴巴看他俩。

简思眨眼，酒精确实给了她异乎平常的胆量，她接受他的答案，她知道自己漂亮。“你会娶我吗？”她提问第二题。

奚纪桓瞪大眼，想都没想，“不会。”

简思对他果断的答案并不惊讶，有些遗憾地点点头，“那我还是跟着张总好好工作。”

张柔靠在奚纪桓车上揉太阳穴，奚成昊面无表情地站在路口，眼神幽深。

“你！”奚纪桓不接受她的答案，扯着她的胳膊，“嫌钱少？价钱好商量。”

简思笑起来，她的笑容瞬间迷惑了奚纪桓，他愣愣地看着她俏美的脸庞，神魂失守地喃喃说：“你……要多钱我都给……”

张柔突然很同情奚纪桓将来的爱人，这个家伙真是让人无话可说了，他其实就是想说他很喜欢简思，怎么从他嘴巴里说出来的，就连这么恶心邪恶的话题都让人觉得幼稚可笑呢？就好像一个孩子对喜欢的玩伴说：跟我一起玩吧，我的糖都给你。

简思摇头，“不是钱的问题。奚总，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不要再给我买东西，我只是想好好工作，好好生活。不要再来纠缠我了。”

奚成昊一声不吭地走近，却停在两步远的地方，似乎不想介入这个混乱又搞笑的场面。

“纠缠？！”奚纪桓的少爷自尊被严重打击了，他没想到这个没气节的词语会被人用到自己身上。

第36节：第17章 拒绝(4)

那一大杯红酒对简思来说已经是极限，酒劲来的慢，现在已经全然发作起来。她很高兴终于借着酒勇把该说的都说了，她突然想到什么，态度严肃地对奚纪桓说："那么贵的衣服我不能要，你收回去吧。"她看见自己身上这套，迷糊摇晃地开始解扣子，"还有这几件……"表情可爱又单纯，拗拗的让人想掐她的小脸一把。

张柔没想到简思喝多了也是个这么不省心的，赶紧哭笑不得地上来拉住她的手，不让她当众把衣服脱下来还给奚纪桓。

简思还纳闷地问张柔，"我原来的衣服呢？"

恼羞成怒的奚纪桓突然起了坏心，开了车门在后座一大堆衣袋里翻来翻去，终于找到装她旧衣服的那包，提溜出来搡给朦胧瞪着眼的简思，嘿嘿冷笑着说："给，你换吧。"

简思向来是个听话的人，顺从地"哦"了一声，一掀衣襟，张柔崩溃地赶紧扯住，里面的内衣已经闪现了一下，小肚脐都露了出来。"我的姑奶奶，你别闹了！"张柔头疼不已。

奚成昊终于皱起眉头，一把扯住简思，"扣上扣子！成什么样了？！"

简思混乱的脑子接受了命令，进入操作程序，乖乖扣扣子。

奚成昊脸色难看，对张柔冷声命令："她这样不能回家，她家里人看见了会误会。你打电话到她家，随便找个理由解释一下。"

张柔点头，奚成昊从没对她用命令口气说话，现在他盛怒，她也识趣地遵从，说到底，他毕竟是大老板。

"你也别闹了！"他瞪奚纪桓，"还能开车回家吗？不能我叫人来接你！"

奚纪桓瞪着他抓简思的手，"你干嘛，你干嘛？"像被抢了玩具的孩子。张柔赶紧扯住他，他就是个活祖宗。

奚成昊也不想再理他，拖着简思往自己车上去，简思昏昏沉沉地踉跄而行，好像就要睡着的样子。把她塞进车里，奚成昊还不忘对拦着奚纪桓的张柔丢了个眼色。张柔明白，“放心吧奚总，我会和她妈妈解释的。”

奚纪桓发急地看着堂兄带走简思，冲张柔发火：“拦着他啊，羊入虎口了！”

张柔终于松了口气，今天可真够乱的，尤总没成气候，简思和奚少爷倒卖力演出了一把。她掏手机找简思家的电话，嗤嗤冷笑，“你把女孩带走才叫羊入虎口，你哥，我放心！”

“你知道个屁！我哥那才是正真的禽兽啊！”奚纪桓发狠，拿出手机给奚成昊打电话，脸色忿忿地拨了几遍，气恼的把价格昂贵的手机使劲摔在水泥地上，力气之大让手机啪的一声裂成两半。

第37节：第18章 求婚(1)

第18章 求婚

一股淡淡的清香味道让简思从昏沉睡梦中醒来时，心情无比放松，阳光被上好的茶色提花纱帘挡在外面，朦朦胧胧，既温暖又奢华。简思无意识地看着纱帘上精致艺术的花纹，慢慢将眼光移到窗边的一张沙发躺椅上。阳光微淡，他背光的脸庞也能看得十分清晰，长长的睫毛尖端似乎扫了点儿白霜，幽幽透着迷人的光晕。

简思皱起眉，昨夜的点滴慢慢浮现，她只记得和奚纪桓把事情说清楚了，酒意朦胧中也阵阵轻松，然后她就睡着了……

这里……她的眼神平淡无波地从躺椅上那个俊美男人的脸庞上挪开，慢慢打量周围，这卧房就和偶像剧里的豪宅一样精美奢侈，她习惯在阴暗而满是潮味的小房间里醒来，习惯看见斑驳的粗糙墙壁，她微微而笑，她虽然还没变得太过现实，但确实屈服于物质感官，那个品貌一流的男人带给她的震撼不如这间舒适而考究的房间。她的目光停顿在床对面的小窗台，那股令人神怡的香味来自窗台上插瓶的新鲜百合。

遗憾，非常的遗憾，这些——他，这样的房间，这样的生活，都是她不能拥有的。

她就是这么可笑，一方面希冀这样优雅的生活，一方面又跨不过那道坎，不然她就可以答应奚纪桓了。每当这时候，她很遗憾的时候，就对自己说：以前她也有富裕的生活，但现在穷得连像样的内衣也买不起，以前她也有好看如明星的男朋友，但现在只剩不堪回首的往事……可见，所谓幸福也不过是浮云一片。这么阿Q的想想，就好受多了。

她躺的床宽大得简直如她狭小的房间，床单被褥躺上去熨帖着肌肤舒适得让人叹息，呼吸间还带着上好洗衣粉的淡淡香味。她穿着一件男士睡衣，躺在被窝里简直像放在床上的一个小人偶，只占了不到

五分之一的位置。她旁边的枕头平整，不像有人躺过，这一发现并不使她放心而愉快。刚才看见奚成昊的那瞬，她就想到了最糟糕的情况，她短而又短的慌张了一下，自己都好笑了。有什么糟糕的？就算一起睡过了，又怎样？她和他……早就睡过，那不代表任何意义，分手的时候他仍走得决绝，连反悔的机会都没留给她。

她看见自己的衣服叠放在床头的长椅上，奚成昊的生活习惯严谨而利落，不像一般的大少爷那样随性，他……一直都是这样。

他默默看着她，不说话，也不动。

简思犹豫一下，知道他不会因为她需要穿戴而回避，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从不迁就别人。抓起衣服，她挪到床的另一侧，背对他穿衣，极力稳住自己，不要显得过于慌乱。

“思思……”他低沉而缓慢地叫她，因为久未说话而嗓音沙哑。

“不要这样叫我，奚总。”她扣着扣子，手一抖，没扣住。

被她刻意的那声奚总刺到，他浑身一僵。眼眸深了深，他眯起眼，似乎下定了决心，“思思，我可以娶你。”如果留她在身边的代价是婚姻，他也愿意。

她的脊背一挺，整个人僵了一会儿，他半靠在沙发上，帘幕后的阳光晒着他的后背，不怎么热，他却骤然出了一层汗。

她站起身，拉上裙子的拉链，没回身，她问：“为什么？”

她问他的问题和纪桓的相同，不一样的只是顺序。

他咬了下牙，实话让他的骄傲破碎，但此刻，他不敢用假话搪塞，他的机会……并不多。“我，忘不了你。”

他懊恼地闭了下眼，是的，他忘不了她！

他以为五年了，他成功的遗弃了那段感情。重逢让他坚信这个虚伪的结论，他用五年飞上云端，她这五年却堕入地狱。正如他父母所说，当初她就不是他理想伴侣，现在更不是。他也不是当初的青涩少年，他也懂齐大非偶的道理。但是……知道她要和张柔去见色鬼尤总

的时候，纪桓向她表白的时候，她沉沉睡在他床上的时候，他的全部理智溃败崩塌。

他卑鄙地怨恨过，这五年她干嘛了？她为什么不找个人嫁了？为什么不答应纪桓的请求？！那他也就死心了。

她就是他生命里的毒药。以为自己戒掉了，也知道绝对不应该再碰，一旦沾染，那潜伏入骨的毒瘾便更加猛烈地反噬。五年了，他告诉自己她不过是他的初恋，昨夜，他整晚望着小猫一样蜷缩在床上，睡容甜美如昔的她……才明白，她不只是他的初恋，更是他唯一眷恋着的女人。

五年里，他有过不少女人，他刻意地不留恋她，不等待她。也碰见过他真的很喜欢的，但却从没想过结婚。

第38节：第18章 求婚(2)

原来……五年前，他想和她结婚，五年后，他仍然想。她不能帮他分担事业上的烦冗，没有傲人的家世，没有过人的才华，但是……当她脆脆弱弱在他面前低下头，长长的睫毛轻微忽闪，他就想照顾她一辈子。

他曾经以为他迷恋的是她的容貌，当拥有比她更美的女人后，他疑惑了，为什么她还在他心底微薄的角落偏偏不能被拔去？那天的谈话，她提出当陌生人的请求，他理智的同意，却暗暗恼怒，她以为他不想吗？

她缓慢地转过身，半含讥诮地瞪大眼看着他，“你父母答应？”

他双拳骤然握紧，腾地站起身，那段受制于人的感情已经成为他的痛脚，他竟然那么无奈无能过！“我喜欢谁，已经不用问过他们了！”被揭了疮疤的他，到底露出少年时的蛮横脾气，很像如今的奚纪桓。她笑笑，他果然长大了，羽翼丰满。看他恼怒的模样，她叹了口气，或许他对她的念念不忘，不过是介意年少时受制于父母的难言挫败。

他那个脾气……她又想笑，可悲可悲，她竟然那么了解这个男人。他骄傲自负，人生里吃了这么个瘪，自然耿耿于怀。她就是苹果树上那个他小时候摘不到的果子，等他长大长高了，仍不免想摘下来一偿夙愿，只是……真的吃到嘴里，味道平平。那时候她就会再次成为他抛弃的敝屣。

五年，他仍旧是呼风唤雨的少爷，他的成长……毕竟在他父母为他搭建的金棚之下。她不同，人生之路她走的辛苦，沟沟坎坎，她比他深知其中滋味。

“奚总。”她笑着看他，难得她能如此坦然如此超逸，她是真的想通了看透了才会这样，一直过好日子的他就差了这些领悟，因为他有

资本任性。“找个值得你爱的女人结婚吧，好好过日子。”她倒劝起他来了。

“思思！”他皱起眉头瞪着她，她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拒绝什么？

“我走了，奚总再见。”她穿好鞋子。

“思思，我愿意娶你！”他用尽最后的尊严重复。

“听了你父母对我说过的那些话以后，我不能嫁给你了。”或许她的心意还能随五年的岁月而改变，而淡忘，她爸爸呢？她爸爸因为那些话……难过的犯了心脏病，她的错误便永远在那一晚烙在停止的时间点上。

有机会对他说出明确的拒绝，她以为应该很爽，就好像王子捧着水晶鞋来给灰姑娘穿，但灰姑娘扬起下巴说她不屑穿。她最恨他的那段时间，不止一次的这么想过——他以后不能忘情，悲切地回来求她谅解，而她，终于有机会一巴掌打在他的俊脸上，为爸爸为自己出一口恶气。

这毕竟是童话，童话只停止在灰姑娘嫁入宫廷，后来呢？童话没有了，生活却要永恒继续，灰姑娘真的能成为贵族，王子真的能爱她一辈子？

她已经过了看童话、相信童话的年纪。

平静下来的她觉得，奚成昊的父母其实也没有错。爱若珍宝的儿子，年纪还那么小，他碰见的女孩还只是身边鱼塘里的几尾土鲤，他不是池中物，一朝飞天……鲤鱼怎么办？能跟着跳过龙门么？

她向门口走，他几步赶上来，在她还没能拉开门的瞬间死死地搂住她，他急促的呼吸烫在她的耳边，这一刻他哪里还是什么奚总，还是什么奚少爷？他只是个脆弱的，无法面对再次失去心爱女孩的男人。

“思思……”他什么都说不出来，只能喊她的名字。

第39节：第18章 求婚(3)

心，怎么还能这么疼！

如果五年前，她冲动地打掉孩子，拼着最后的力气对他说分手时，他这么挽留她，这么喊她的名字……她一定放下所有的是非对错，再给彼此一次机会，再信一次他的真心。但他只是残酷而愤怒地看着她，讥讽她果然是个只想嫁入豪门的庸脂俗粉。

“奚总，请你别再这么叫我。”她说，他这么喊她的时候，她的心很难受。

“思思。”他不听，更紧地搂着她，“重新开始，我会对你好，我会把五年里失去的都补偿给你。”

她沉默了很长时间，真的，她也想。

“你能把我爸爸还给我吗？”她轻声地问，那柔柔的声音如同利锥扎入他的心里。

他和她都无比清楚，在他们之间有无法改变的过去，比如她爸爸的死。他的感情就算没有淡去，就算他用尽方法把她留在身边，他和她的心里有了刺！

他其实也明白，沉积一晚上爆发出来的，不过是对往昔挚爱的最后一丝执念，美梦早已逝去，他死抓着不放的，不过是缕飘渺的痕迹，他明知再用力去握，也握不紧。

他的手臂失去力量，她一扯，便开了。

她没回头，但是笑了笑，“奚总，再见。”

第40节：第19章 相亲(1)

第19章 相亲

女儿的一夜未归，因为有了张柔的电话，孔秀容并没过多盘问，简思回家换衣服梳洗，随口应付几句竟然就过了关。孔秀容对张柔似乎很感兴趣，简思为她擦洗身子的时候，她难得夸奖说：“昨天张总打电话到家里来，很有礼貌。像她那么年轻，又事业有成，性格还这么好，正良真是有福气了。”

听见妈妈夸奖张柔，简思也很高兴，“是啊，她很肯教我东西，我刚毕业有很多事搞不明白，她对我很宽容。”

孔秀容点头，“刚从学校出来，你……碰见一个女上司很好。”虽然口气别有所指，但总算没有说出过于伤人的话，“她和正良的日子定了吗？”

简思也乐于换个话题：“定在十月份，这两天她就要休假了。我们手上的工作暂告段落，办公室又装修，我想着她结婚那些零碎的琐事，我多出些力。以前正良帮了我那么多忙，我没什么报答的，有一份力尽一份力吧。”

孔秀容缓慢点头，“那是应该的。”随即叹了口气，“连正良都结婚了，你……不知道还有没有人不嫌弃你的过去，不嫌弃你拖着个病妈，肯和你结婚！”

简思皱眉，端着水盆出去，她知道这么说下去妈妈肯定又会提起当年的那些事。在水龙头下冲洗着盆子，简思挑了下嘴角，奚成昊说五年来他忘不了她，真好笑，她几乎隔三差五就会听到妈妈提他的名字，数落当年的荒唐，在这么高频率的提醒下，她却死心了。

难得张柔会比她上班早到，简思发觉她看她的眼神有了些异样，她似乎很疑惑。

“昨天……”张柔并不是个吞吞吐吐的人，原本还想迂回着问，看见简思平淡如常的眼神，她觉得自己的顾虑真是多余，难得奚纪桓也

有自作多情的时候。“你是不是有男朋友啊？”

简思摇头，她知道张柔为什么这么问。张柔一方面觉得她喜欢奚纪桓会落个独自伤心的下场，而且以她一个小助理的身份喜欢老板，很不“本分”。真的她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奚少爷，张柔又觉得无法理解，毕竟奚纪桓的条件那么好，女孩子不喜欢他很古怪。

见她摇头，张柔皱眉，她问过正良的，是说简思没有男朋友。当时她还觉得简思这样的绝对美女大学几年没男朋友很奇怪，正良解释说她母亲瘫痪在床，她还要抽时间打工赚点外快，无心恋爱倒也说得过去。可是，简思这个年纪，正是容易迷上奚纪桓这样有钱有貌的花花大少，她却能毫不动心，坚定得实在诡异。

“为什么一点儿不动心啊？难道不喜欢奚纪桓那个类型的？他是有点儿白痴。”

简思微笑摇头，“很多事是明摆着的，我和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痴心妄想……”太熟悉的一个词，她瞬了下眼，“倒霉的还是自己。”

张柔不说话，半天她才有些内疚的咳了一声，“思思，当初你刚来，我以为你会和前几个助理一样，所以才对你说了那样的话，是不是很伤你？”

简思一愣，张柔误会了，“不是，张总。”她连忙解释，“我家的这种情况，得有自知之明。我刚毕业，对我来说有份好的工作，让生活别再那么紧张是最重要的。”她已经错了一次，人生没多少机会可以重新开始，她赌不起。

张柔叹了口气，简思有时候通透的不像个二十几岁的女孩子。

安然等到下班，无论是奚成昊或是奚纪桓都没再打电话，再找上门来，简思放了心。奚成昊果然还是那样，绝不拖泥带水，说声不行，头都不回。奚纪桓不用想，他不是他哥的对手，只要他哥不让他胡来，他是拧不过去的。生活总是让她觉得很讽刺，当初是奚成昊的父母拦着他别去招惹不般配的女孩子，现在他也能拿出家长的架势来阻止堂弟做傻事。

以后几天她都干脆去张柔家里帮忙，张家就张柔一个独生女儿，爱如珍宝，结婚细节一丝不苟，虽然请了婚庆公司帮忙操办，还是忙得人仰马翻。正如简思所料，张家家境殷实，住的房子都是高档小区的双拼别墅。

张家亲戚中凡是能腾出时间的女眷都赶来帮忙，加上简思，还是千头万绪。张柔的妈妈以前是所中学的校长，书卷味加上领导气派，很有点儿老太后的韵味，在外面作风硬朗的张柔在她面前俨然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样样要她点头才通过。

张老太太十分喜欢简思，吃饭购物时时带在身边，给张柔买衣服的时候，也不顾简思的反对买了很多衣物给她。简思实在不好意思，说什么也不肯收下，张柔还使出上司的嘴脸，让她收礼倒好像逼她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简思不知道为什么，张家母女都好像非常热衷于把她打扮漂亮，就好像当年妈妈也非常喜欢给她买衣服，弄头发。

她长得乖巧俏美，很柔顺听话的样子，大概所有人都有娃娃情结，就连奚纪桓也是。

因为在张家帮忙，回家的时间不是很固定，张妈妈知道简思家的情况很同情，总是叫家里的保姆多做些饭菜，让简思带回去。

简思在厨房清洗装饭菜的保温饭盒，明天还要还给张家的，她听见妈妈在房□里叫她，连忙双手水淋淋的跑过去，她也发觉了，刚才吃饭的时候妈妈就很沉默，一句话都没跟她说，她心里正担忧，不知道妈妈为什么不高兴。妈妈瘫痪后脾气十分古怪，但她也摸到门道，妈妈沉默的时候最好不要问原因，一问肯定就发作了。简思倒不是怕妈妈骂她，上次去检查，妈妈的血压又高了，这对脑血栓的病人极为不利。

“妈妈的老朋友冯阿姨你还记得吗？”孔秀容看着窗外已经黑下来的天色。

第41节：第19章 相亲(2)

简思摇头，这么些年了，妈妈哪还有联系密切的朋友？她早都不记得了。

“今天她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你结婚没有，说她单位新来了个小年轻，没女朋友，想让你去见见。”孔秀容说的并不热心，显然久没联系的朋友突然为这事打来电话并不让她高兴。

“妈……我不想去。”简思低下头。

孔秀容冷笑，依旧没有回过头来看女儿，“我也不想让你去！当初如果你不犯贱自毁前途，就算是咱们家没钱了，以你自身的条件，也能选个好对象！哪像现在，给你介绍一个都好像是施恩！”

简思说不出话，指尖的水珠慢慢掉落在破旧的复合地板上。

“明天晚上六点，在福锦路的庆港餐厅，那个年轻人姓苗，订了四号包房。”

“妈……”

孔秀容倏然回头，眼神冷漠，吓得简思没敢继续说出拒绝的话。“人家好不容易想起你，你就去吧，别给脸不要脸！你要是能找个男人嫁了，我也就不用天天这么看见你就难受！”

简思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妈妈的心情太坏了，她不想再惹她更生气，说到底，妈妈是对她太失望。记得原来妈妈一边给她梳头，一边笑着说：“我们思思是最漂亮的女孩儿，妈妈的公主，将来一定能找个最优秀的男人当老公。”

她找了，结果却让妈妈那么绝望。

找个借口从张柔家提早走了一会儿，简思穿着平常的衣服，没有刻意打扮，按时到达了约好的餐厅。

她对这次相亲并没抱多少兴趣，就像妈妈说的，久未联系的冯阿姨想起她也不容易，她拂了人家的好意的确很不识抬举。

四号包房不算大，简思以为会看见一桌子人，至少介绍见面的冯阿姨应该在，没想到只有一个清瘦的男人坐在桌边。她在门口犹豫了一下，有些忐忑。

清瘦男人站起身，很有礼貌地问："简小姐？"

简思点头，轻快地与他主动伸过来的手握了握。那男人为她拉开了临近的座位，简单地寒暄了几句。他拿了菜单有些为难，问简思爱吃什么，简思照例说随便。

他仔细挑选了一会儿，点了四个菜，还特意为简思要了果汁。

等待上菜的时候，他说了一些自己的情况，他叫苗程远，读的是本硕连读的医学院，今年刚毕业，分到冯阿姨所在的医院，冯阿姨非常热心，是医院有名的红娘，于是就有了这次的见面。

简思礼貌地保持微笑，医生……她又想起推着妈妈去看病时，那些冷漠的面孔，妈妈的病痛在他们眼中只是疾病无关苦痛，当她看着长长的处方单怯怯地问大概需要多少钱的时候，那些麻木的表情让她觉得无助。

她也敷衍地说了下自己的情况，基本已经放弃了这次机会。

苗程远也不是太多话的人，席间只是淡淡地交谈了各自的兴趣爱好，简思说的少听的多，一顿饭吃下来，连他人长的什么样都没看清，只知道很白净清秀。

接近尾声照例交换了手机号码，简思觉得，他说到后来也觉得无趣，开始还兴高采烈没话找话，后来也不怎么吭气了，估计也觉得她沉闷。尤其她细细说明家中有个瘫痪的母亲，全家就靠她的工资支撑。不用说得太明白，他也该知道她经济上的窘迫。

从饭店出来，苗程远还是那么彬彬有礼地提出要送她回去，并且指了指不远处的一辆银白凯美瑞，示意她上车。

简思摇头，说这里离她家已经不远了。

苗程远沉默了一会儿，简思觉得他不是很高兴，但她并不太在意。

他为她拦了辆出租车，很固执地预付了车费，简思被他推上车向他道谢的时候有些尴尬。

出租车的后窗是压下的，他俯下身，撑着车门很认真地说：“我很高兴认识你。”

简思脸红，飞快地低下头，她看清了他的容貌，很俊秀。

第42节：第20章 拍照(1)

第20章 拍照

简思抱着张柔的风衣，站在摄影师后面笑眯眯地看蒋正良和张柔坐在湖边的石头上被拍摄助理摆出各种造型。张柔定的结婚照是最高档的那套，外景都要换好几套衣服，在三个不同的地点拍摄，简思跟着忙活，难得也到这好多年没曾踏足的森林公园逛逛。

张柔的伴娘是她要好的表妹叫韦欣雅，还在读大学，时髦又开朗，她穿着伴娘礼服披着外衣凑到简思身边，仍不免哆哆嗦嗦，接近九月，森林公园里的风有些凉。她小声笑着说："我表姐结了婚，脾气都好多了，你看那助理的手，在她身上摸来摸去，这要搁往常，早一巴掌打过去了。"

简思笑出声，想着刚认识张柔的时候，是觉得她挺厉害的。

韦欣雅直直地看着她，倒让简思不好意思起来，回看了她一眼，尴尬地瞥开眼光。韦欣雅笑着说："你笑起来太好看了，我刚认识你那会儿你总是低着头也不怎么笑，受气包似的，我看得这个闹心，感觉你糟蹋东西啊！要是老天爷给我这么张好看的脸，我要天天昂头挺胸，哪人多往哪去，参加选美，应征模特，反正能让多少人看见就让多少人看见。"

被这么直接地赞美，简思不知道怎么回答，脸都红了。韦欣雅带着年轻女孩特有的张扬，说起话来手舞足蹈，又把她逗笑。

湖边的柳枝被风吹得娇媚摇摆，简思看得专注，是的，她最近爱笑了。以前她过的太辛苦，感觉毕业后前途茫茫，妈妈也总是发脾气，她怎么还笑的出来？如今虽然条件并没多大变化，但她有稳定的工作，张柔正良这样的朋友又总是伸出援手，就连他们周围的人也很热心地帮助她，她和妈妈活得没有那么孤立无援，她也能用多出力气的方式来报答他们，简思已经非常满足，心情也好起来，韦欣雅不说她还真不觉得，她的笑容的确是变多了。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她拿出来看了看，皱起眉头，是苗程远。那次相亲后，妈妈都没问她，大概也没抱任何希望，她也没向妈妈再提起过。苗程远却三不五时地给她打电话，就是简单的聊聊，也没再约她，或者说什么要继续交往的话，能让她干脆说个理由断然拒绝。他不紧逼也不疏落，时间长了，她虽然觉得有负担，却没太反感，因为她知道他是个不会让她为难的人，很像当初的正良。

大概是她的表情异样，好奇心旺盛的韦欣雅嘴角下拉着往手机屏幕上瞟，很感兴趣的样子。

简思接起来，苗程远说了两句就问："你在外面啊？"大概是听见风声。

简思说是，轻描淡写地说起拍结婚照的事，没想到苗程远却十分有兴致，问在哪儿拍，他今天休息，也想到外面呼吸下新鲜空气。简思为难，她不想让妈妈、张柔这些人认识苗程远，总觉得他只是个过客，不会在她的人生里扮演什么角色，让她熟悉的人认识他，最后难堪的还是她自己。

听简思说话辩出意思的韦欣雅，高声自言自语："我们在森林公园的湖边，怎么还要拍一个多小时，好冷啊。"

第43节：第20章 拍照(2)

她离得很近，手机那边的苗程远已经笑起来，说声：“我知道了。”就挂断了电话。

韦欣雅很豪爽地搭简思肩头，她一米七的身高衬得简思分外娇小，很受压迫的样子。“男朋友啊？干吗不让他来？”

简思摇头，对苗程远的行动十分不安，他真会来？当着张柔和正良，她尴尬又烦恼。

“那就是追求者啦？”韦欣雅眯着眼嘿嘿笑，“这才正常，要说你这样的美女没个追求者，就好像香花旁边没有蜜蜂，太恐怖了，有违常识，感觉要有天灾！”

简思看着她不知道该说什么，换伴娘和新娘一起拍照，韦欣雅又大嘴巴地把简思男朋友要来的情况散布开来，果然引起张柔和蒋正良的高度关注，森林公园可以把车开进来，每当有车从湖边马路开过，大家就翘首期盼，苗程远还没来就成为焦点人物。

等苗程远的车真的从弯道拐过来，简思轻叹了一口气，果然是躲不过去。

张柔和蒋正良干脆连照片都不拍了，韦欣雅更是冲到马路边瞪大眼观察，苗程远被这样八卦地侦查，下车时有些讪然。

蒋正良也觉得韦欣雅过于露骨，拉开她，和苗程远握手，“别见怪，我们都是简思的朋友，她从没带男朋友给我们看过，所以都有些好奇。”

站在一边的简思被“男朋友”这个词刺到，低下头。

苗程远笑了，“可以理解，以前我们也尾随室友约会，就想看看他女朋友长什么样子。”

苗程远的开朗亲切让大家对他印象很好，他也不怎么见外，很主动地帮着摄影师他们搬器材，很快就融入群体。

韦欣雅再三追问简思是怎么认识苗程远的，得知过程后摸着下巴一副颠覆观念的样子念叨说：“原来相亲也有好货色的。”

张柔对苗程远的好感是十分明显的，觉得简思很应该和他发展看看，还主动邀请他一起去吃晚饭。简思轻蹙眉头看着张柔和正良有意无意地围着苗程远问东问西，他们比她还主动，张柔说着说着，就接了个电话，表情开始不自然起来。简思担心是工作上的麻烦就走过去，听见张柔都发起急来，不客气地说：“你刚下飞机就去睡觉休息啊，乱跑什么？！她是和我们在一起……你别过来了，我们就要走了！没什么瞒着你的！……别过来！”

简思的心一颤，隐约知道是谁打来的电话。

张柔挂了电话，翻了翻眼睛，“幸好他不知道我们在哪里。真是阴魂不散。”她拍了拍简思，示意她不要紧张，然后就催促摄影师加快拍摄速度。

简思心乱，是奚纪桓吧，他怎么又开始了，这么久不打电话她以为已经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麻烦。唯一庆幸的是张柔没有把地点告诉他，如果他还是不死心，她宁愿私下只有两个人的时候再次把话跟他说明白。

当一辆拉风的宝马跑车停在湖边时，简思真是头都瞬间疼痛。

奚纪桓洋洋得意地从车上下来，一副他最聪明的样子踱过来，张柔气得暗暗跺脚，不用问，他一定是问了她妈妈，奚纪桓在海图的时候见过张妈妈，他伺候家里的皇太后惯了，很会讨老人家的欢心，立刻就和张妈妈熟悉了。

他并没留意苗程远，以为不过就是张柔的一个亲戚，他走到简思身边，话是对张柔说的，但大家都知道他想说给谁听，“我哥把我派去法国，还卑鄙地让李老太太把我的电话换了，我不记得号码，联系不上你们。我惦记着一定要参加你们的婚礼，跑回来了。”

第44节：第20章 拍照(3)

“李老太太？”张柔一时想不起是谁。

奚纪桓无限鄙夷地撇了下嘴，“就是我那个宝贝秘书！”

张柔想起那个冷着脸的中年妇女，不由失笑，接着不屑地嗤了一声，“二世祖！”

奚纪桓也不介意她的刻薄，瞪着眼催促：“你们赶紧拍！再晚一会儿天更凉了，冷啊。”

张柔和蒋正良互相看了眼，都觉得赶紧拍完离开才是正途。

“我就知道给你打电话，你肯定不会接！”等张柔夫妻俩一走开，奚纪桓就变了脸，有点儿耍酷地说，只不过了解他的人都会觉得他的冷脸很虚张声势。

简思低头，不看他，也不答话。韦欣雅先是对着奚纪桓花痴了一会儿，发觉了他对简思态度的异样，饶有兴趣地看看他们又看看苗程远。

苗程远微笑着走过来，主动伸出手和奚纪桓握了握，“这位是……”他礼貌地看着奚纪桓。

还不等奚纪桓说话，简思怕他乱说，赶紧接话说：“这是我以前的上司，现在去了总部。”

苗程远的眼里多了抹了然的神色，他看了看简思，“我看照片也拍的差不多了，要不咱俩先走吧。我们医院附近有个火锅店非常好吃，我带你去，离你家又近。”说着还拉起简思的手，暗示地捏了捏。

苗程远突然如此亲昵，简思当然明白他的想法，也乐于就这样体面地拒绝奚纪桓，连忙点了点头，并没抽开手。

奚纪桓眯起眼，抿着嘴，重新打量着苗程远。他突然用力地扯简思和苗程远相握的手，“我带了礼物给你！”简思尴尬地挣扎，又不好说什么，被他一直拖到车边。

张柔和蒋正良也都赶过来，生怕奚纪桓的脾气又发作，要做什么傻事。

苗程远和韦欣雅也都跟过来，因为他说有礼物，也不好硬是阻拦。

奚纪桓一手抓着简思，一手从车里拿东西，好像生怕一松手简思就跑了一样。当着这么多人，简思脸色青白，眉头烦恼地紧皱。

奚纪桓拿出一个精致的袋子，上面印着世界著名奢侈品牌的LOGO，塞在简思手中。“这个是限量版的包，很难买，同系列我买了三个，一个送张柔当结婚礼物，一个给我大伯母，一个给你。”他用眼角瞟着苗程远，把简思往车里塞，“晚饭和我吃，你挑挑，这三个包你最喜欢哪款？”

张柔冷哼，“哦，挑剩下再给我啊？”

奚纪桓不以为然，“你挑剩下的还给我大伯母呢，人家可是嘉天皇太后，你也不亏。”

张柔被他噎住。

“我不要。”简思飞快地把手里的包扔回车里，好像会咬手似的。

奚纪桓冷冷瞪着她，“这事回头再说，上车！别找死！”他的声音很轻，除了简思谁都没听清。

苗程远看出简思的烦乱，赶紧上前拦住奚纪桓，“谢谢你的好意，我的女朋友，她喜欢什么我会买给她。走吧，简思。”简思感激地看着他，顺势甩开奚纪桓的手。

“你女朋友？”奚纪桓瞪眼，“怎么证明？”

苗程远一愣，失笑，没再理会他，拉简思上了自己的车，发动车子。简思见奚纪桓只是寒着脸看他们的车开走，慢慢放下心。

苗程远呵呵笑起来，“你的这个‘上司’怎么这么幼稚。”

简思苦笑一下，的确是，他故意秀秀昂贵的包向苗程远示威，是很孩子气。

“被这么个上司缠住，真是又好笑又好气吧？”苗程远似乎并不讨厌奚纪桓，口气还很轻松，奚纪桓没说话前，他还以为是普通的办公室潜规则，结果奚纪桓的那一出，倒让他刮目相看了。

“今天……谢谢你。你送我回家吧，已经给你添了不少麻烦。”简思赧然。

“恐怕不行，做戏也得做全套，而且……”苗程远看后视镜，“你那个孩子气的老板追上来了。”

第45节：第21章 理由(1)

第21章 理由

简思还没来得及回头看，奚纪桓的车已经飞快地开过来，一点儿也不担心相撞地横停在马路中央，苗程远笑笑，他早料到奚纪桓追上来就是要拦车，自己的车停得非常稳当，简思都没有急刹车的感觉。

奚纪桓下来扯开简思这边的车门，看样子不把简思带走他今天就绝不罢休，苗程远好笑地伸出胳膊拦住简思，看着车外一脸蛮横的奚纪桓，“有话好好说，你也是成年人了。”他把成年人三个字说的格外着重，有些揶揄。

奚纪桓当然听懂他的讽刺，撇了下嘴，“我今天非让她下来跟我走！”

简思想了一下，与其当着大家的面拉拉扯扯，不如干脆和他把话说清楚，反正脸皮都已经撕破了。

“你先松手。”她难得生气，奚纪桓的胡搅蛮缠让她觉得忍无可忍，“我跟你走！今天，把该说的话都说清楚！”

虽然简思一反常态的火气让奚纪桓很不高兴，但她既然答应和他走，他有的是机会修理她。他松开手，略带胜利嚣张地扫了一脸好笑的苗程远。苗程远并不生气，也没再阻拦，只是对简思云淡风轻地说：“解释明白以后给我打电话，我接你吃饭。”

简思并没仔细听他说什么，随便地点了下头，她现在只想着别让奚纪桓再纠缠下去了。奚纪桓见她点头，火气又冲上来，不客气地一拽正在下车的简思，险些让她侧摔下来。他捞了她一把，拖着她上了他的车。

简思深吸一口气，看着他绕过车头上了车，“奚总，你告诉我，为什么你非要这么做？”她真怀疑那天他们都喝醉了，她没说清楚，他没听清楚！

奚纪桓开动车子，冷冷地看着前方，“为什么？”他想了一下，“你是第一个拒绝我的女人。”

简思皱眉看着他俊美的侧脸，他说的十分直白，但她却相信这是事实，他对她的纠缠不休只不过是因为不曾得到。或许这个答案在别人就显得非常可笑，但对于奚纪桓……没被女孩子拒绝过，并不奇怪。

“奚总，我都说了，我和你不可能的。”简思不是雷厉风行的人，她尽量把话说绝，但在奚纪桓耳里，没半点儿分量。

“就因为我不肯跟你结婚？简思，你长的那是什么脑袋？相爱就非要结婚吗？你我都还这么年轻，结婚？！我都不敢想没到三十就成了人家爸爸的样子！”

相爱？

简思眼眶刺痛，相爱？她怎么可能和他相爱？而且……她比谁都知道即使相爱也不可能结婚的滋味。

“你怎么才肯放过我？”她问，奚纪桓不是个讲道理的人，她也不想再多费口舌。

奚纪桓嘿嘿冷笑，“得到你，然后发现你并不适合我。”

简思默然，的确是奚纪桓式的答案，世界是以他为中心的。

“除此之外呢？”她不死心，轻声追问。

“没有。”他非常利落地回答，“你也知道，我游手好闲，每天最多的就是时间和精力，你还没发现我的优点，我还具备锲而不舍的精神。”

简思看着道路一边茂密的植物，奚纪桓的确是个孩子，在他眼里，没有解决不了的感情问题，所谓“感情问题”，只是他对一个女人的喜欢或者厌倦。

第46节：第21章 理由(2)

“别以为我不知道，我哥对你也没安好心吧？他那种人绝不是什么善心人士，能毫无邪念的带你走，怕你难向家里交代？我还没问你那天被他带走后发生了什么！所以，我更要先下手为强了！”

“先下手为强？”简思轻声冷笑，若论这一点，他早已经输了。“奚总，不可能，你和我不可能，一万个不可能，一千万个不可能！”

奚纪桓却嗤之以鼻，“为什么？”

简思觉得自己要被他缠得发疯了，为什么他就听不懂她的话呢？“没有为什么！”

奚纪桓真的生气了，声音里的寒意超过平时任何时候，“简思，你不给我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我不会放弃！”

“理由？”简思简直想笑了，她真的笑了，那苦楚又带了点儿疯狂的笑容让奚纪桓一愣，“我还真的有一个非常好的理由。”

奚纪桓发觉了她的不对劲，并没接话，减慢车速，直直看她。

“因为你是奚家人！因为你是奚成昊的堂弟！”她尖声说，多少年了，她没用过这样的声量说话，奚纪桓算是把她逼到极点了。

奚纪桓一脚刹车踩下，连自己带简思都差点撞到仪表盘上。

“你果然和我哥有一腿！就是那天吗？！”他眼中怒火中烧，异样发亮。

“那天？不……是五年前！”她的脸色苍白，额头因为情绪剧烈起伏渗出冷汗，头发都贴在上面。奚纪桓愣住，似乎半天反应不过来，他眯着眼想了一会儿，把车开上一条幽僻的小马路，停在一块小型的野餐场地边，周围一个人也没有。

“说清楚。”他问，声调异常凝重。

“五年前，我……”虽然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但真要把那段往事当着一个陌生人的面说出来，她不知道为什么还是犹豫了，“我怀了你哥的孩子，你伯父伯母不同意你哥娶我，我爸爸带我去你伯父家

讲理，饱受侮辱，回家的路上心脏病犯了，死了。我打掉那个孩子，和你哥分了手，他第二天就去了美国。这个理由好不好？”

奚纪桓瞪着眼，看了她半天，木然好像没听懂她的话。

额头上阵阵凉意，她浑身都哆嗦起来，刚才那阵激动骤然冷去，她心里一片茫然忐忑，为了拒绝他，她把原本打算深埋心底的事情说了出来……他的确是个让人束手无策的追求者，但他也是她的老板之一，至少只要他的一句话，她的工作就完蛋了。

“我不信！”奚纪桓半天才长吸了一口气，硬声说。“我不信！如果是那样，我哥……”他顿住了，恍然明白奚成昊为什么莫名其妙地派他出国，还截断了他的通信。

“五年……你们都没联络？”奚成昊都没管她？

简思的手机在口袋里震动，她没接，她现在心烦意乱，无论是谁的电话都不想理。她摇头再摇头，是的，他丢下了她，头也不回地走了，再也没给她打一个电话！

“所以，别来找我了，就让我安稳的生活！”她似无奈又似乞求，两只小拳头紧握着放在膝头，白皙手背上的血管都凸了出来。

奚纪桓直直地看着她紧握的双拳，说不出一句话，这是他怎么也想不到的理由！

口袋里的电话停了几秒又再震动，不休不歇，简思有些烦躁地从口袋里掏出来，看都没看就接起来喂了一声。

奚纪桓看见手机从她耳边颓然摔落，掉在车底，里面还有个急切的女声在不停地说着什么。

“你没事吧？”他担忧地看简思瞬间毫无血色的脸，他人高手长，斜探下身拣起掉在她脚边的电话。一个粗嘎的女人声音在喂喂个不停，焦急地质问：“简思，你听到没？快来医院吧，你妈妈现在被送进ICU了，押金还是我垫付的。”

奚纪桓皱眉，应声说：“哪家医院？我是简思的朋友。”

女人说清楚地点，奚纪桓转头看简思，不知道什么时候，她已经流了一脸的泪，浑身抖得厉害。

“怎么了？别害怕，我这就带你去医院。”她的眼泪让他的心软得发疼。

她抬起因为含着水光，显得异常乌黑美丽的眼睛看着他，如同受惊的小兽，惶恐万状。“我很怕……”

他突然不忍心看她的眼睛，生硬地转开了目光看着前面的道路，赶紧发动了车子。五年前她失去父亲的时候，也这样害怕吗？也这样哭泣了吗？这样的她……奚成昊怎么能忍心扔下不管一走了之？！

第47节：第22章 机(1)

第22章 机会

简思跑进医院大门，这家医院就在她家附近，一直在这里给妈妈看病，当她飞快跑进大门却骤然停住了，看着茫茫人潮，她的脑子一片空白，她想不起ICU病房在几楼，一时就愣住了。奚纪桓因为停车比她慢了一步，她又跑得太快，他竟然没追上，进了大门还喘吁吁的。她瘦小的身体愣愣地顿在医院大厅的一处，走近了就能发现她还在不停的哆嗦，她一直是楚楚可怜型的美女，但他的心从没因为看见她强忍眼泪，茫然无助地站在往来人潮中而疼痛不堪。他上前拉住她的胳膊，成功地分担了些她身体的重量，她侧过脸看她，眼睛异样发亮，似空洞又似慌乱，平常的沉静忍耐全然不见了，她求救似的拉住他的手腕。

他勉强笑笑，假意责备她大惊小怪，“放心吧，这家医院算是有名的，爆血管这种事只要抢救及时，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其实他根本不了解这种病，只是随口瞎说。

简思目光飘忽，声音都轻飘飘的，“我爸爸……也是在这家医院走的……”

奚纪桓愣了愣，想起她爸爸的死因和伯父伯母有关，顿时有些不是滋味。

经历爸爸死亡时，简思只是痛苦和茫然，但现在多了恐惧，她知道失去至亲那是种怎样的悲伤，而且……妈妈，是她最后一个亲人了。

奚纪桓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眨了眨眼睛，催促说：“你邻居说在五楼，快上去吧。”他瞥见电梯的门就要闭合，扯着简思飞快跑过去按电钮，平时悠闲自在油瓶倒了也不扶的少爷风范荡然无存。

奚纪桓拉着她出了电梯，在走廊拐角她突然固执地停住脚步，他没拉动。奚纪桓回头看她，她的脸色惨白得近乎透明，他都看见她太

阳穴那里急促跳动的血管，那薄薄的皮肤似乎不胜负荷，随时要破裂的样子。他狠心瞪了她一眼，“快点，就到了。”

她看着他，眼睛睁得大大的，他倒吸了口气，感觉她像灵异片里的女鬼，不过是最漂亮的女鬼，“我害怕。”她呐呐地说，像个孩子。

他皱眉，“怕什么！不是有我在这里嘛！”他耐心不多，又不是细致的人，粗暴地一扯她，不由分说地往重症监护病房走。

不是有我在这里……简思的眼泪突然涌出来，眼前的景象模糊成一片，爸爸去世时她的恐惧再次回潮——她不知道以后要怎么面对自己，怎么面对妈妈，她茫然无措……那个时候，她竟然卑微地后悔，她不该对奚成昊说分手的话，她该求他留下来，帮她一起分担，哪怕只是陪在她的身边。

第48节：第22章 机(2)

那个时候……她是多么希望有人对她说一句“有我在这里”！此时此刻即使这句话是奚纪桓说的，也给了她巨大的抚慰，如同一块浮木，行将溺毙的她紧紧抓住。

邻居吕阿姨是个不修边幅的胖女人，头发永远是乱糟糟的，不皱面料的廉价裤子上总是沾着灰尘。她焦急地在ICU病房外张望，看见简思立刻迎了过来，絮絮叨叨地说了些孔秀容发病的情况，简思木然地听着，吕阿姨边说边打量扶着简思的奚纪桓，眼睛里多了些异样的神色。“具体情况你问护士吧。”吕阿姨指了指病房旁边的护士站。

护士翻着厚厚的记录，简思有些喘，身上一阵冷一阵热，手心里全是汗，握着她的奚纪桓发觉了，把她的小手在他高级的西装上擦了擦，抹去了那些冷汗。

护士找到了孔秀容的病历，第一句话就是：“先把押金交一交吧，你们只交了今天一天的，这个病就算轻的也得住个五六天，一天最低五千，加药另算。”

简思看着她，好像没听懂她说什么一样，“我妈的病怎么样了？！”她直直地看着那护士问。护士早就习以为常，“这才送进去多一会儿？还在处理，这里不能离人了啊，要保证一会儿能喊到家属，钱赶紧交一下。”

吕阿姨尴尬地咳了一声，“今天的钱还是我们几个邻居凑的，一下就要五千多，我们哪有那么多啊。”

奚纪桓早就听得一肚子火，一巴掌拍在护士台上，把那个很像他秘书的中年女人吓一跳，他感到很泄愤，“钱么，我来交！”

老护士喘匀了气，很不把这个年轻的小伙子看在眼里，“二楼交款！”

奚纪桓哼了一声，冷傲地扭头就走。

“那个谁！”老护士根本不鸟他，不客气地喊，“你不拿病历去交什么钱啊？！”

奚纪桓傲气尽消，臊眉耷眼地走回来，咬牙切齿地看着老护士翻找病历。

“那个……简思……”吕阿姨有些为难地笑笑，叫了一声又不好意思说下去。

奚纪桓明白，不等简思说话就接过了话头：“大家凑的钱你都记得数额吧？我来还。”

吕阿姨赧然点头。

奚纪桓挑了挑眉毛，“你在这儿照顾她一下，我去交款取钱。”

简思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走进电梯，她还能喊住他，要他不用管，硬着嘴巴说不用他的钱吗？如果今天不是他陪她一起来，她真不知道一时之间哪去弄到这么多钱！问张柔借还是问正良借？她苦笑，一行泪涌了出来，借……她要借到什么时候？借多少？怎么还？

“这个帅哥是谁啊？”见简思有办法偿还欠款，吕阿姨的心彻底放下，开始关心起其他问题。“男朋友啊？”

简思没说话，走到墙边的排椅上坐下，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吕阿姨得不到回答，反而露出了然的神色，那个长相俊俏的年轻人出手大方，穿着考究，非富即贵，简思又长得漂亮，这关系还不好理解么？

奚纪桓回来的很快，手里还提了一个塑料袋，非常简易，让他看起来多了几分生活气息，很像病人家属。他在简思旁边的椅子上坐下，用眼睛一点吕阿姨，他平时大老板使唤人的把式练得炉火纯青，吕阿姨立刻着道，点头哈腰地走过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整沓钞票，“把邻居们凑的钱都还了，零头都凑成整数多还，剩下的都给你。简思家的情况看起来你也很熟，这几天帮着多跑几趟。”

第49节：第22章 机(3)

简思皱起眉头，嘴巴动了动，却什么都没说出来。她怕吕阿姨被奚纪桓的态度刺伤，没想到她却一脸笑容连连点头道谢，还说："您太客气了，您太客气了。"

她暗下眼，是的，没人会在利益面前闹别扭，尤其是没有资格闹别扭的人。

奚纪桓把塑料袋塞给简思，自己找老护士交代，两个人说了好一会儿，老护士便开始打电话，联系了半天主动出了护士站带路。

简思不再挣扎，沉默不语的被奚纪桓拉着走，她明白他想要的是什么，但她的心太乱，没力气考虑以后的事，只要现在有人能帮她付妈妈的医疗费，只要妈妈能得到最好的治疗……就好。

老护士把他们带到十一楼，看来都是非常高级的单间病房，另一个护士等在电梯口，和老护士交接一下，老护士就直接搭电梯下去了。病房的女护士把他们带到一间非常豪华的病房，是套间，一应生活设施十分齐全。

吕阿姨瞪大眼不停赞叹，这家医院她也没少跑，没想到还有什么高级的地方。

奚纪桓四下看，对僵立在门口的简思说："你妈妈出来就住这儿吧，在ICU的这几天你也不要在走廊里等，就住这间病房。我听那个老太太说这样的病房也不是随时都有，难得今天有人出院，赶紧先占上。这里有内线电话，你妈妈有什么情况，他们会马上打电话上来，回头我把你的手机也留给他们。"

简思没反应，奚纪桓似乎对于能一手包办这件事非常满意，对工作毫不热心的他，居然也弄得井井有条，还派吕阿姨回去拿简思的换洗衣服和生活用品。

房间里只剩两个人的时候，他才打开塑料袋，里面是两碗拌面，放了这么长时间都有些坨了，他皱着眉翻动，最后宣告："不能吃

了。”

简思坐在对面的沙发看着他，他把饭盒扔回塑料袋抬头无心撞见她的眼神吓得一哆嗦，“你那什么眼神？看得我瘆得慌！”

简思没有任何表情变化，眼睛里反而浮起一丝讽笑，“为什么这么帮我？”虽然这是个问句，但她似乎已经知道答案。

他冷下脸，她眼睛里的那抹笑刺伤了他，“对！就是你想的那样！我要你欠我的，还不起，只好跟我上床当还债！”

她挑了下嘴角，波澜不惊地垂下眼，他果然是个直肠子的人，说得明明白白。不过这总比绕了一大圈还是这么回事让她好受，事情就是这么不堪，再动听的借口，事情还是这么不堪。

“简思！”他一拳打在茶几上，“如果我想包养你，不必为你做这么多事！给你钱就好了！我……我……”

简思惊恐地抬起眼，她怕他往下说，她怕事情更复杂！

他被她无助而绝望的眼神煞了一下，烦躁地一挥手，“算了，这事以后再说吧。”他用他的方式来解说现在的情况：“你现在只要明白，你欠了我很多钱，还欠我很多人情，你就算借钱还我也没用，我不要，我只要你！”他顿了一下，下面的话算是安慰：“你不用非要把这事想的那么下流，你可以把我当男朋友，就算只是谈下恋爱我也会出钱的。”他说着还得意地笑了一下，像是什么诡计得逞了。今天幸亏不是苗程远陪她来，不然这么好的机会就不是他的了。想起苗程远，他又沉下脸，“你必须和那个姓苗的说清楚！而且……别奚总奚总的叫我，叫我名字！人家问你‘这是不是你男朋友啊’？你要非常肯定地回答说是！”

简思无语地看着他，每次他这么说话的时候她都不知道自己该哭还是该笑。

“从今天开始，咱俩已经有扯不清的关系了！”他武断地宣布，随即站起身，“等我啊，我再去买饭，你饿了吧？我都饿了。”

第50节：第23章 质问(1)

第23章 质问

简思看了看已经从ICU病房转出来的母亲，躺在宽大的病床上显得益发苍白瘦弱，妈妈总是态度冷硬地怨骂她，她却一直知道母亲的脆弱，此刻尤甚。她转回眼，认真地听大夫说明情况，因为出血量不大，可以采取保守治疗，慢慢等待血块吸收。“只是……”主治医生是个半秃的中年男人，病人家属只有这么个娇弱的女孩子，见惯生死离别的他也似乎有些不忍心，音量变得有些轻，“会有些后遗症，比如说……口眼歪斜。”

简思的呼吸窒了一下，终于还是平静地点了点头，只要妈妈活下来，安然度过了这次危难就好。她其实是个特别害怕孤独的人，虽然妈妈好像变了个人，总是一刀一刀戳在她心底的创口，但靠近妈妈的时候她仍然感到温暖。匆匆上下学、匆匆上下班……她的生活单调而凄苦，但她知道自己每天要做什么，她的生活还有牵绊和记挂。

如果，连妈妈也不在了，她这个累及父母的女儿，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义?

护士给妈妈加好了点滴，都退出去了，宽敞的病房里只剩下简思，上午的阳光被淡蓝色的百叶窗遮在外面，室内半明半暗，简思坐在病床对面的沙发里，望着墙上的光痕，一片茫然。

妈妈度过危险期，她就不得不想一些她一直回避的问题，比如奚纪桓。

这两天他并没时刻陪在她身边，却把一切她感到束手无策的事情全都处理妥当，比如治疗费，和张柔说明，向公司请假……他甚至塞了一把钱给她，让她零用。她没拒绝，已经无法拒绝了。奚纪桓再没提起她和奚成昊的事，好像忘记得很彻底，丝毫没被这段往事影响，那块光斑晃得她的眼有些刺痛，她阖目，自嘲而鄙夷地笑了笑。挣扎

了这么久，她还是要往这条路上走！她年轻貌美，家庭负担沉重……似乎这条路走得顺理成章，唯一的不同是，卖给怎样的男人。

当初她从夜总会逃走了，觉得实在无法抛弃自己已经所剩无几的尊严……原来，只是没有被逼上绝路。

她想过，或许眼前这笔治疗费可以向张柔和正良借，然后……她要拿什么还？她的工资平常应付妈妈的药费和两个人的生活已经所剩不多，她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还清债务？妈妈的病也不是这次就痊愈了，如果下次再有复发，难道她再去借？

她不知怎么想起苗程远，她一直苦苦坚持，不过就是想嫁一个他那样的男人，过平淡而安稳的生活，能么？闭着眼，她仍然感到刺痛，眼泪便顺着面颊流下。

她毫不怀疑，在能力范围内，苗程远会愿意帮她一把，他和奚纪桓要的东西不一样，奚纪桓要的是个得不到的女人，要的是这个女人的身体，而苗程远要的是婚姻，是一个妻子。如果以后……她带来的负担，超过别人愿意付出的界限，奚纪桓和她大不了一拍两散，互不亏欠，苗程远怎么办？苦苦坚持，还是失去婚姻？

她知道，苗程远是个很好的男人，从他那清亮的眼睛就可以看出来，他对她的体贴，他生怕靠近得过于急切而惊走她地小心翼翼，她怎么会不知道？如果她接受了苗程远的帮助，她又能回报他什么呢？就算他愿意娶她，面对他的时候，她是何等的愧疚和压抑，她太了解这种亏欠了别人又无力偿还的感觉！她宁可卖给奚纪桓，至少她不必活得那么累。

第51节：第23章 质问(2)

或许，她还有路可以走，或许她还能唱着高调说她还年轻，还有一双手……但她实在太累了。拒绝了奚成昊，从他那栋豪华的房子走出来的时候，她疲惫得好像再也没有勇气挑选一条荆棘丛生的路走下去了。

原本相知相爱的两个人，他已经变得那么高不可攀，而她……再努力，仍要向他，向现实低头，她突然不想再挣扎下去了，爸爸希望她一辈子都能当纯洁的公主，现实是，她根本就不是什么纯洁的公主了。

其实她早就明白，但还自欺欺人地不愿去正视，所以她明知没资格，仍暗暗希冀着苗程远的不嫌弃，找借口欺骗自己，没有不管不顾地彻底拒绝他。妈妈的这次病，不过就是逼她面对现实而已。

奚纪桓没想过和她有什么将来，所以他可以不介意她的过去，对他来说，就好像他哥前几天招了个小姐上床，过几天他碰巧也看上了这个小姐，只要付钱，没什么必要给自己背上道德包袱。她疲惫地蜷缩在沙发里，或许她也算走运，因为之前的故作清高，让奚纪桓愿意出更多的价钱。她一笑，泪水都流进嘴巴里，苦涩的要命。

门一响，奚纪桓走进来，他没有穿西装，而是套了身时髦的休闲装，似乎更适合他些，看上去像个大学刚毕业的不良学生。

“哭什么呢？”他皱眉，大咧咧地在她身边坐下，瞪着眼打量她。

她下意识地向他做了个小声的手势，其实没必要，妈妈不会那么早从昏迷中醒来。奚纪桓拧头看了看床上的孔秀容，不甘心地点点头。他装作十分无心地搂住简思的肩，惊喜地发现虽然她浑身一僵，却没再挣扎推却，乖乖被他圈在怀里。他不知怎么就高兴起来了，无声地笑了笑，压着嗓子说：“张柔和蒋正良说这几天还要来看你妈妈呢，我把病房号告诉他们了。”

简思敷衍地点了点头。

他从她上方看她那两排长长的睫毛，突然就脑袋一热，叩住她尖小的下巴，强迫她抬起头来，他最恨她低头，那张让他神魂颠倒的俏美小脸就只能看见头顶乌密的头发！

她的眼神虚无地飘散着，没有看向他，有点遗憾，不过他不在乎，他搂住她了，将要得到她，这就够了。

“给点儿奖励，这几天我这么卖力呢。”他俯下头，呼吸拂在她唇上，“如果我上班这么积极，我大伯要感动地哭出来啦。”他感觉手指间那张绝美的小脸轻微一颤，他的大伯就是奚成昊的爸爸，对她来说，是个再也不愿提到的人，他有些懊恼，提醒自己当着她再也不提起那一家人。

她轻而执拗地撇开脸，“不要当着我妈妈的面这样好吗。”

奚纪桓翻眼，“不是还没醒吗？”

她看着沙发的靠背，“那也不要！”

他发现自己没办法和她争执，干脆扯起她，把她拉到外间，按在门边的墙壁上，不等她再说出什么，蛮横地吻上去。她没抗拒，后背死死地抵在冰冷的墙上，她终于……还是走到这一步。

虽然她没有反应，但好歹没有拒绝，奚纪桓心满意足地抬起头，嘿嘿笑着，心情很好，“穿双高点儿的鞋吧，你果然很矮，我这么亲你的时候，血倒流进脑袋有点儿晕。”

她没说话，他有些发讪。“我去买饭，想吃什么？”

吃过饭，简思接了热水来给妈妈擦身，见他还是没有走的意思，欲言又止地看了他一眼，奚纪桓切了一声，从沙发里站起来晃荡到外间，简思还谨慎地关上了门，气得他狠瞪了她一眼。

第52节：第23章 质问(3)

他靠在刚才吻她的墙边，喜滋滋地回想那瞬他心跳加快的感觉，和女人在一起……他通常在射的时候才会心跳加快，没想到亲亲她也可以。他觉得自己是有点儿犯贱，那么大把的女孩子靠过来，他非要去贴她的冷屁股，她刚才还哭了，因为不得不跟他？连他都觉得她赚了，财色兼收，还哭？！

他也有点儿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可能他喜欢这类型的女孩子？也是，平常他碰见的全是些张牙舞爪的女孩子，最不济也像钱瑞娜那样，没见过还有这么“小白菜”的，别人都过得挺好，唯独她穷，这就叫特别。

他促狭地想着不由要笑，不自觉地从门上的小玻璃窗看进去，她很熟练地在为昏迷不醒的母亲擦洗，瘦弱娇小的她，费力却利落地翻动沉重的躯体，进行的有条不紊……他的心骤然疼痛，毫无预兆。五年……奚成昊抛下她的五年来，她都是这么过的吗？伺候病重的母亲，死撑一个残破的家，他又想起她刚进公司的时候那一身寒窘。

他突然烦躁，走出病房不想再闻那股消毒水的味道！

医院楼外也好不到哪儿去，车流密集，一股尾气和尘土味。手机响起来，他看着屏幕冷笑，居然是奚成昊。他一听电话接通立刻质问：“你在哪儿？”

奚纪桓一撇嘴，他现在已经太明白，堂哥根本不是担心他在哪儿，他是担心他和谁在一起。“我和简思在一起。”他有些讽刺地回答。

奚成昊沉默了很一会儿，“你不能和她在一起！”口气居然凌厉起来。

奚纪桓捏紧手机，呵呵冷笑，明知故问：“为什么？”

奚成昊又再沉默，奚纪桓突然很愤怒，替简思不值，这个抛弃她的男人，害得她失去父亲的男人，如今却不敢对他说出和她的过去！

奚成昊有的是钱，就算对这个女人不爱了，至少也不该眼睁睁地看着她过得这么悲惨吧？他想起之前两个人在他面前装作互不认识的样子，突然觉得从小就亲近的大哥也有这么卑劣的一面！帮帮她有什么难？那天他给她买衣服的钱，只要一半就解决了她眼下天大的难题！他去美国玩的时候，亲眼看见奚成昊送一个洋妞一串钻石项链，他对一身怪味的临时床伴都这么大方了，为什么对她这么悭吝？简思比那个洗掉粉就一脸雀斑的洋妞好看一千倍！

“反正你不能和她在一起！”奚成昊也发了火，粗暴地下结论。

他果然不说，他不说，他说！“是因为简思以前和你睡过么？”他冷笑，故意气他，“不要紧，我不在乎，咱俩总在差不多的地方玩，我睡过的可能也跟过你。”

“闭嘴！”奚成昊终于暴怒，“你把她当什么人？”

“我把她当什么人？你知不知道，你抛弃她以后她过的是什么日子？你知不知道她刚来海图的时候，连身像样的裙子都没有？！她妈妈病了，她连五千块治疗费都拿不出来！为了给妈妈治病，她宁可……”

奚成昊却没再出声，默默地听他说，奚纪桓以为电话断线了，看了看屏幕喂了一声，奚成昊听见了，嗯了一声，轻而低沉地说：“你又知不知道，我想和她结婚，是她……抛下我。”

奚纪桓张大嘴巴，半天说不出话，突然意识到他说出简思的情况，为简思讨个公道，似乎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万一……奚成昊也肯给简思出钱呢？万一简思相信奚成昊还念旧情呢？

他转头跑回病房，简思正在洗手间里洗衣服，他冲进狭小的房间，一把扯住她水淋淋的胳膊，“得讲先来后到吧！你现在卖给我了吧！”

简思被他没头没脑的话弄得莫名其妙，却因为他说“卖给他”而黯了眼神，的确，她在他眼里，不过就是个物品。

他咽了下吐沫，皱紧眉头，“如果……”真不想在她面前提起这个名字，“如果我哥愿意出更多的钱，甚至愿意……”他决定跳过这个选项，总觉得和奚成昊这样的男人结婚是个无比诱惑的条件，“你会再跟他吗？”

简思淡漠地抬起眼，看他的眼神让他一愣，虽然她平时像个受气包，但也总有非常固执的时候，比如现在。“谁都可以，奚成昊不可以！”

他眨了下眼，似乎自己又多虑了，她父亲的过世毕竟和奚成昊有关。他点了点头，还是不能全然放心，“我看还是签个合同好了。”他被迫从商这么久，突然精明起来，简思对他的提议全然无语，像看外星人一样看他。

第53节：第24章 犹豫(1)

第24章 犹豫

医生护士安慰的对简思说了几句，进行完日常的治疗程序就退出去了，简思送他们到门口才折返回妈妈的病床，床头有一盒纸巾，她抽出一张，缓慢而轻柔地擦去妈妈嘴角流出来的口水。妈妈已经恢复一些知觉，大夫说这一两天就会醒过来……她担心妈妈知道自己的脸变成这样，会有多伤心。妈妈一直是个漂亮的女人，条件好的时候很爱打扮，最近几年看着自己日渐枯槁的容貌总是发脾气，现在……

有人轻轻敲了敲门，进了病房，简思以为是护士还有什么交代，放轻脚步快速走到外间，不由愣在那里。苗程远拿了一束花站在门口，看见她的时候表情僵了一下，似乎想挤出点儿笑容，但终于慢慢皱起眉，眼神深幽地看着对面憔悴却依然美丽的她。

“你不接我电话……我就问了正良，他告诉我你妈妈病了。”他走近几步，把花递在简思手里，简思攥紧花束，漂亮的包装纸持续发出沙沙的响声，似乎是心脏收缩发出来的。

“你妈妈情况怎么样？”对着沉默了一会儿，苗程远苦笑着找了一个话题，简思这才恍然觉得自己就这么傻站着把他堵在门口十分失礼，脚步有些慌乱地带他进里间看了看妈妈。苗程远是医生，习惯性地翻看挂在床头的卡片，看着上面的字迹，他露出淡淡的无奈表情。简思明白，身为医生的他比谁都知道妈妈得的是个磨人的病，没有治愈的希望，只能无休止的拖磨消耗。

他的眼光从病历卡片缓慢而沉重地转移到这间豪华的病房，当然，他很知道这档次病房的价钱，简思垂下头，很多事不用说也一清二楚。苗程远又陷入沉默，简思咬了咬嘴唇，“到外面喝杯水吧。”她深吸了一口气，前几天她的心实在太乱，精神很差，他打来的电话她都没有接，因为她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他今天能来……很好，或许，她什么也不用说了，他都明白。

放在苗程远面前茶几上的一次性纸杯里升腾起袅袅的水汽，是静默对坐的两人之间唯一活动的景物，两人没有焦点的眼光都无心地投注在那抹似有若无的白烟上。“简思……”他开口，似乎十分艰难，叫了她名字以后，又中断了后面的话。

她交握的双手绞得太紧，指骨都有些发疼。

“简思，如果你能相信我，我愿意帮你负担这一切。”苗程远鼓足勇气，把要说的话直白简单地说了出来。他明白，此刻对简思而言，他说喜欢她，对她一见钟情显得十分苍白无力，这是有些伤人的现实，但他希望她明白，即使他们不算真正的交往，他们之间的感情还不算深厚，但他有诚意，有决心。

第54节：第24章 犹豫(2)

她的微笑那么苦涩，却欣慰，她没有看错他，他是个很好的人。正因为他的好，她不忍心拖累他，害怕将来承受不了对他的愧疚。“程远……”她生涩而亲密地喊他，即使她要说的是拒绝，但她却无法再对他保持冷漠的语气。

这是她第一次亲昵地喊他名字，他的心重重一颤，涌上来的不是喜悦，而是他拒绝去想，却心知肚明的无奈。

“你的心意，我真的感谢……却无法接受。”她叹气，需要她叹息的事实在太多，“很多女孩在这时候会说：希望以后能做朋友，程远，我却想说，我们不要成为朋友，不要联系，最好你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你那么好，不该认识我这样的人。”眼眶很疼，却没有泪水。

“简思！”苗程远终于露出痛苦不舍的表情，“像你这样情况的病人我见了很多，你不要绝望，不要放弃，不一定像你想的那么糟糕。保持得好的话，也可能不再复发！如果你心甘情愿地选择……”他迟疑了一下，她任何时候都像初见时候那么美好，他不忍用任何侮辱的词汇加在她身上，“选择现在的生活，我无话可说，但如果你愿意坚持，我……可以帮你！”

一时间，她真的被他诚恳的话语，真挚的眼神打动了。是的，妈妈这次没有开刀，医疗费并没多到一个天文数字，她肯坚持还能回头，但是……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决定试一试，“如果我告诉你，我十八岁那年就怀了一个男人的孩子，没能结婚，还堕胎了，你还愿意帮助我吗？”她直直地看着苗程远的表情，不遗漏任何一丝变化。

苗程远震惊了，眼睛瞬间瞪得很大，简思是那么娇柔而羞涩的，他初见她的时候觉得她是个掉入人间的仙子，即使一身寒窘，即使沉默不语，那种无法抹去的兰花般的气质让人心醉怜惜。或许另一个女孩子对他说起这样的往事，他不会这样难以接受，但简思，这个苦苦

支持家庭，艰难求学努力工作的女孩，会有这样的经历，实在让他太过意外。

简思看着他眼睛深处的惊骇和挣扎，微微而笑了，仅是这一点点的犹豫已经足够。一辈子太长，变化太多，承诺太单薄，爱情太脆弱。曾经奚成昊眼中有着山般坚定海般执着地说会爱她、保护她一生一世，结果还是没能做到。他的表情也是这么诚恳，语气没有一丝能被质疑的地方，她把他的誓言当成太阳东升西落一样的事实，结果呢?

更何况如今苗程远眼中的这一抹犹疑。

“我已经太累了，奚纪桓给我的生活让我不必那么艰难痛苦。”她轻松地说，走上这条路，她再没一丝回头的希望，反而走得决绝安心。

苗程远看着她，无言以对，是的，就在没有时间去思考的那瞬间，他说不出不在乎的话。他也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能力帮助她到底。“我……我先走了。”他的告辞有些窘迫，他来的时候的拳拳真心竟然没抵过她三两句就说完的往事，他也对自己失望得很。

他拉开门准备出去的时候，愕然愣了一下，想说什么却终于一低头飞快地走了。

简思看见奚纪桓面带冷笑地走进来，他一定什么都听见了，不然以他的个性不会任由苗程远离去。

他并不高兴，眼睛里却掩藏了明显的笑意，走到简思的沙发边，拉起她，老板气十足地表扬说：“做得很好，值得奖励。”

简思垂着眼不看他，他却一把抱起她，在她的嘴唇上重重亲了亲，“你说对了，我能让你再也不用活的那么艰苦！”他洋洋得意地说。

第55节：第24章 犹豫(3)

她在他环抱下第一次抬头看他，对他的心情越来越复杂，以前她怕他烦他，现在呢？她也没想过竟然碰见一个这么无厘头的金主。当初在海图刚见他的时候，他冷淡傲慢，十分凶残，张柔说他像孩子，她还很抗拒。

如果只是交易，他是个好买家，至少连她都觉得他心思好猜，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当她抛下自己的负担，就十分轻松。

“你干吗这样看我？”他眯眼瞪她，喉结动了动，“受不了。”他抱着她鬼鬼祟祟地向里间张望一下，又试图寻找病房大门看过来的死角，有点儿急切的样子。

简思吓坏了，这个人太任性放纵，不顾及周围情况，“别……别……别在这里！”她紧张得脸都白了。当过他的助理，她当然知道他“随便”的程度。“我妈妈就要醒了！”

她那一脸无措惊惧却让他笑了，她发起急来要么冷得像铁，要么可爱得像糖，他坏心地故作疑惑看着她反问：“你以为我想干吗？我只是想找个沙发把你放下来。你是不是有更好的提议？”他嘿嘿笑。

她懊恼地撇开脸不看他，无赖！

他坐上沙发，把她摁在自己腿上，很严肃地说：“今天你对姓苗的说得很好，我估计我哥……”他恼恨地皱眉，“这两天也要来，你也这么对他说，还要说得更狠一点！”他眯了下眼，很欣赏地重复。“就是那句不要成为朋友，不要联系，把你忘得一干二净，你也对他那么说！后面那句狗屁奉承话就不要说了，我哥也不是个好人，”他不甘心地一瞪眼，“姓苗的也不是！”

简思不说话，骤然嘘了一声，“你听，有声音，好像……”

果然，里间很微弱地传来孔秀容的声音，“思思，思思……”

第56节：第25章 责怪(1)

第25章 责怪

简思端着杯子，捏稳吸管喂妈妈喝水，孔秀容的意识还不算太清晰，接到通知的医生护士都来了，诊视一会儿，和简思说隔天再去做几个检查，情况好的话，就可以回家静养了。孔秀容听见了医生的话，似乎很高兴，眼睛也有神不少。

等医护人员出去，孔秀容才注意到奚纪桓。她有些疑惑地看简思，简思很紧张，后悔刚才怎么忘记让奚纪桓先离开。“他……”孔秀容努力地细看奚纪桓，奚纪桓被她看得发讪，看见简思急得脸都苍白了，他勉为其难地笑了笑，彬彬有礼地说：“阿姨你醒过来就好了。”

孔秀容对他礼貌地问候似乎很有好感，想了想，“你就是上回冯华介绍的那个年轻人吧？”除此之外她实在想不出谁还能陪女儿一起出现在自己的病房里。

奚纪桓眯了下眼，想明白所谓冯华介绍的年轻人应该就是苗程远，嘴角顿时下拉。简思知道他的脾气，飞快走过来，哀求般一扯他的胳膊。他扭头看她，因为害怕和着急，她的眉头紧蹙着，黑黑的瞳仁里浮泛着哀愁的水汽，长而密的睫毛因为求助的眼神而轻微忽闪……其实她很适合这样的神色，让人心一下子软得愿意任她随便揉捏。他翻了下眼，反正苗程远已经彻底滚蛋了，仔细想起来简思的妈妈估计也很不待见姓奚的，他清了下嗓子，“对，我姓苗。”

简思的心终于落回原处，虽然她知道想骗过妈妈，她还要撒很多的谎，但眼下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她发现妈妈正一脸沉重地打量这间高级病房，呼吸顿时又凌乱了，如何解决了这次的治疗费用也是个难解释的问题，至少她绝对不能让妈妈在病情刚稳定下来就猜到真相。

奚纪桓瞥着简思，她神色的改变全落入他的眼中，其实她并不是什么擅于掩藏的人，撒起谎来也很拙劣。虽然她和奚成昊的事让他觉

得被狠狠涮了一把，回头细想，她也没少露出破绽，他当时已经发觉，只是没深想而已。平常她窝囊得和只兔子似的，怎么欺负都不吭气，一见奚成昊，立刻就成了呲牙的小狗。

“阿姨，您就安心多住几天吧，别急着出院。我……就是医生，在这家医院有几个认识的人，”他撒起谎来照样笑得很真诚，“家里恐怕没这么方便的。”因为总是侍奉皇太后气十足的大伯母，对付孔秀容这样的奚纪桓游刃有余。

孔秀容听了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

中午喝了些粥，简思又为她用热水细细地擦了身，孔秀容觉得精神顿时清爽了不少，她觉得下巴有些古怪的潮湿，艰难地用手一摸，竟然是口水。她一惊，刚才说话喝粥的时候她就觉得有些不对劲，还以为是昏迷刚醒的症状。“思思！思思！”她大声喊，虽然不响，却很尖锐。

简思吓了一跳，慌慌张张地从洗手间跑过来，妈妈的脸色把她惊得一愣。

“镜子！给我镜子！”孔秀容的嗓音颤成一片，沙哑粗砺。

简思咬住嘴唇，虽然早就知道这关不好过，但妈妈的反应比她预想还要激烈。“妈妈，你别激动，医生说……会好的，等血块被吸收了……就好了。”她支吾着说，结结巴巴。

“镜子！”孔秀容根本不听她说话，眼神凌厉地一瞪。

简思咽了下口水，颤抖着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镜子，递给妈妈的时候那么犹豫迟缓。孔秀容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竟然用没打吊针的手一把抢过。简思逃避般地闭上眼，不忍也不敢看妈妈照见镜中自己的神情，只听她恐惧地尖叫一声。

“妈妈……”简思吸着鼻子，逃避又能逃避多久，她颤抖着想拿走妈妈手中的镜子，“会好的……”

孔秀容连牙齿都互相撞得叩叩响，嗓子里闷闷地溢出几声呜咽，却再也说不出一句话，她无法面对镜中那个嘴巴丑陋地扭曲，无法兜

住口水的自己。这个打击比当初双腿失去知觉的打击更为沉重。

“妈妈……妈妈……”简思泪流满面，那种无助的绝望又一次碾痛了她的心。她不知道怎么帮助妈妈，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都是你害的！”孔秀容突然暴怒，所有的情绪急需一个发泄的对象，那就是站在她床边抖如筛糠的女儿。“都是你害的！你这个贱货！”愤怒让孔秀容的嗓音也洪亮起来，嘴唇不是很灵便，她一着急，口水四溅。孔秀容因此更绝望更痛苦，无可泄愤，便倾注所有的力气，狠狠把手中的镜子砸向女儿的头。她毕竟是个病人，手劲不大，塑料的镜框擦过简思细腻的额头，顿时划出一道血痕。

“妈妈……”简思泪如雨下，“是我不好，是我不好。”妈妈能发泄出来，她任打任骂没有半点儿委屈。

“你疯了吗？！”奚纪桓一改斯文有礼的样子，疾步从门外走进来，拉开简思，不可思议地瞪着孔秀容，他刚回来，做梦都想不到孔秀容会这么对待自己的女儿。

孔秀容冷笑，太过激动呛到口水，不住咳嗽，简思想帮她，刚伸手就被她恶狠狠地打开，非常用力，简思整个人一趔趄，手背顿时红了。

“少给我装！”孔秀容口齿不清，神情却那么?毒和凶恶，她瞪着眼看奚纪桓的时候，他竟然浑身起了冷汗。“你出钱给我看病，哪儿那么好心？！不过就是想和她上床！”

第57节：第25章 责怪(2)

奚纪桓还想争辩，但孔秀容情绪十分激动，根本不给他机会插嘴，她又死瞪着简思，“好啊，你这回算是精明点儿了！上回给人家弄大肚子，半个子儿也没见着，哈哈，打胎的钱都是自己出的吧！”她一边骂一边奋力挥手，似乎想够着简思继续打，吊针都被扯脱了。

奚纪桓忍无可忍，大喝一声，“有你这样的妈吗？！”

他突然发飙，多年来简思默默忍耐孔秀容未遇敌手，突然被奚纪桓这么一吼，竟然愣住了。

“简思对你还怎么样？我都看见了！给你端屎端尿，给你擦身喂饭！久病床前无孝子，简思伺候了你几年？你该知足了，该对她好！她年纪轻轻被你拖累成这样，你还有脸骂她？”

孔秀容被他前几句话说得有些动容，却被奚纪桓后面的话蛰伤，表情一戾，“我拖累她？！不是她，我老公也不会死！我也不用过这样的日子！”

奚纪桓被她的蛮不讲理惹得暴跳如雷，“你老公是她什么人？”他瞪着眼看简思，“是她爸爸！她不伤心吗？她没过苦日子吗？你……”他还想继续说，却被简思扑过来拉下他指着孔秀容的手。

“别说了，别说了。”简思的泪水已经干了，只在精致的小脸上空留几道痕迹，她的表情甚至平静下来。

“你怎么忍她的？！”奚纪桓气得胸膛起伏。

简思笑了笑，凄然说：“妈妈还能找到可以责怪的人，很好啊。我……连可以责怪的人都没有。”

她淡然的一句话让孔秀容重重一愣，颓然阖上双眼，泪水便滚滚涌了出来。

就在简家母女无声悲泣时，奚成昊一语不发地走进病房。简思和奚纪桓看见他都脸色一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的，有没有看见刚才的那一幕。

奚纪桓甩开简思，阻住他的脚步，被孔秀容惹了一肚子愤懑又不能当真和一个大病的人讲理，只好全发在奚成昊身上了。“你看看！简思被你害成什么样了？你怎么还好意思来？！”他不希望奚成昊出现在这里，虽然他早知道他必定会来。

奚成昊根本没看他，面无表情地推开奚纪桓，奚纪桓没想到他冷不丁用了那么大的力气，居然被他推了一趔趄。奚成昊几步走到孔秀容的床前，竟然双膝一软，跪在地上。

所有人都惊呆了，就连死死盯着他，积压了五年怨恨的孔秀容都愣住，一时说不出话。

“伯母，是我错了。”奚成昊垂下头，“当初我无论如何不该一走了之！你要怪就怪我吧！错的……是我。”

孔秀容缓过一口气，声音因为激动更加囫囵不清，“你给我滚！你现在来说这个还有什么用！”

奚成昊猛地抬起头，双眼深幽而明亮，“把思思嫁给我！我会对你们好，把五年里亏欠的都补上！伯父……过世了，他对你们的好，也由我来补。”

房间里静得让人压抑，简思死抓着床头的铁栏，她想哭，也想大声反驳咒骂，但喉咙却像塞了一块石头，别说出声，就连呼吸都困难了。

孔秀容面目狰狞，笑声十分难听，“你休想！你休想！”她非常激动，简思吓坏了，生怕她的身体负荷不了情绪这么大的起伏，赶紧扑过去抱住她。孔秀容怨毒地看着奚成昊，浑身抖得连手都抬不起来，如同诅咒又好像十分快意，“我宁可让她给别人当小老婆，宁可她当婊子，都不让她跟着你！你……你……”她大病初醒，接连受到巨大的刺激，情绪激动，心脏无法负荷，终于再次晕死过去。

简思近乎疯狂地按呼叫铃，脚步踉跄哭喊着去找医生，她生怕妈妈就这么死去，生怕妈妈又因为她而死去！她怕得浑身血液都凝固了，凝固成刺痛五脏六肺的冰碴。

奚成昊脸色灰败地站在房间一角沉默地看简思近乎疯狂地求救，看医护人员跑进来百般医治，孔秀容被几个护士疾跑着往急救室送。他似乎没想到简思的妈妈会这么怨恨他，怨恨到超乎理智。他一直觉得他真情实意地娶简思，尽自己所能地补偿她们，是她希望看到的结局。他没想到……孔秀容常年病痛贫苦，精神已经出现病态，竟然说出那样的话。

简思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奚纪桓扶着她才不至于瘫倒下去，额头被母亲砸出来的血痕异常刺眼，她看奚成昊的眼神却是空洞冷漠的，连怨恨都没有。她对他说："你走吧，再也不要来了。你能对我们做的最大的补偿，就是再也不要出现在我妈面前。"

奚成昊胸口血气一涌，翻上来的不知道是苦水还是血液，他的心疼痛到极点竟然是一片麻木。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房间的，不知道自己怎么离开医院。他的自信，他的意气风发，因为她的一句话，全都化为虚无。

他诚然不再是五年前冲动青涩的少年，不再被父母重压掣肘，哪又能如何？他能做的……还只是离开！

他做梦都没想到，五年来，她过的是这样的日子！

第58节：第26章 婚礼(1)

第26章 婚礼

张柔和蒋正良到了医院没有立刻上来，而是给简思打了个电话，蒋正良毕竟十分了解孔秀容的脾气。简思不好意思地请他们稍等一下，挂断电话小心翼翼地走到妈妈床边，孔秀容从急救室出来，情绪已经平静很多，所幸也没有再加重病情。

“妈妈，正良和张总要来看你，你想见他们吗？”她柔顺地微笑着问，好像从未和妈妈之间发生任何不愉快。

孔秀容把脸转向背对门的一侧，摇了摇头。

简思对她的拒绝并不意外，她体谅妈妈对自己容貌改变而抗拒与外人见面的心情。“我……能请他们到外间坐一会儿吗？”她小声的征求同意，“他们就要结婚了，那么忙还想着来医院，我——”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孔秀容不耐烦地打断她，烦躁地闭起眼，表示不想再听她说话。

简思放轻脚步，慢慢合拢里间的房门，出了病房才给蒋正良打电话，并下楼到电梯口去接他们。

蒋正良和张柔拿着水果和花篮，简思连忙接过张柔手里的花，进了电梯。简思不敢抬头看他们，她知道，奚纪桓打电话给张柔请假以及说了她妈妈的病情，他们就什么都明白了。现在见了面，彼此的心情都很复杂和怪异，三人一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张柔主导气氛惯了，还是她先开口：“你妈妈现在情况还算稳定吧？”

终于有了话题，不用再那么难堪地沉默，简思也暗暗松了口气，赶紧说：“还好，只是嘴巴有点儿……歪，所以不想见人。张总，正良，希望你们别介意。”

蒋正良连忙安抚地笑了笑，“不会，我们都明白的。”

坐在高级病房外间的会客沙发里，蒋正良和张柔的表情都沉重起来，刚才勉强挂出来的笑意也不见了，他们当然知道简思是用什么代

价换取母亲这么好的治疗条件的。简单的寒暄几句，明明是相熟的朋友，却只能说些不着痛痒的客套话，让所有人都有些难受。

第59节：第26章 婚礼(2)

“我们三天后的婚礼，你能来吧？”张柔捋了下头发，努力使自己显得自然一些。

简思犹豫了一下，判断张柔这是诚恳的邀请还是随口的敷衍，她不知道此刻自己在张柔的眼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以前张柔喜欢她，是因为她不甘堕落不走捷径，她了解张柔，或许现在她就是她最讨厌的那种人。

“来吧，我和小柔都希望你来。”正良怕简思想歪了，微笑着强调。

简思点头，无论他们怎么想她，都是她的朋友甚至恩人，她应该尽到自己的一份祝福。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你好好照顾伯母吧。”蒋正良拉了拉张柔，简思也起身相送。

张柔已经和蒋正良快走到电梯口了，忍了半天的话还是想说明白，她让正良先去车里等她，拉着简思进到没人的楼梯间。

“思思，我这话或许不好听，但一直以来，我从没把你当过外人，所以我今天才和你说这话！你今天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不能说什么对错，每个人的路只能自己走。但奚纪桓……他根本还是个孩子，他还不定性，甚至他对感情根本负不了责。你也看见了，以前打到办公室找他的女人有多少，他是怎么对待她们的。”

简思点头，微微而笑，“张总……我都知道。”

张柔双眉一展，“走到这步，我想你也下定决心了。思思，我只想说，无论如何我都当你是妹妹一样。我希望你不要放弃工作，如果你愿意，还给我当秘书吧，等我忙完结婚的事，你妈妈也出院了。你现在……在经济上也不愁，请个保姆照顾妈妈，我希望你……给自己留条路，省得将来……”张柔抿了下嘴，说不下去。

简思的嘴唇轻微哆嗦，她真的很感激张柔能对她说这样的话，“张总……我，我……”一句谢谢，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张柔拍了拍她，“嗯，我都明白。我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女孩。”

简思靠着楼梯扶手，张柔走了她还是一动没动。她感到幸运，张柔没有看不起她，还真心实意地再次帮了她一把，其实张柔就算立刻炒掉她，她也不怪她。她现在对谁来说，都是个麻烦。奚纪桓或许算个不错的男人，心地也很善良，但他正如张柔所说，他无法对感情负责。简思擦去眼泪，笑了笑，既然她只是想要他的钱，那就只爱他的钱吧。到了现在，她自保的方式，就是抛弃幻想，抛弃情感，不然将来……她就会如五年前一样输的一无所有。

她攥紧扶手，竟然感觉一丝放纵的快慰，妈妈说对了，她的确不再是五年前的那个傻瓜了，同样是付出身体的代价，这回……她却换得了丰衣足食。

奚纪桓自从上次就不愿意再见孔秀容，觉得她就是个疯子。简思被他几个电话催下楼，他开着车却不告诉她要去哪里。简思问他，他只是洋洋得意笑着卖关子。

车驶入一个中档的小区，奚纪桓拉简思进了一套一楼的房子，“这是我租的，三室一厅，你妈妈住足够，我连保姆都请好了，据说是照顾病人的行家。”他说着推开阳台的门，“我特意租了一楼，出入方便。”

简思环视着空荡荡的房间，没有说话。

奚纪桓以为她不满意，连忙说：“家具买起来很快的，你自己看着买吧。”他掏出早就准备好的银行卡塞在她手里，告诉她密码。“你尽快吧，我叫保姆也赶快过来。早点收拾好，你妈妈出院就住这里。我听说你们老房子住得很不舒服的。”

第60节：第26章 婚礼(3)

简思点头，握紧手中的卡，告诫自己心底涌起的无奈和屈辱感是非常可笑又无妄的，正如当初她强迫自己适应贫穷一样，她要适应接受奚纪桓的赠予以及其他。

“奚……奚……”她喊他的名字还是生涩拗口，奚纪桓撇着嘴看她，就不应声，非要她完整喊出来不可，当简思终于说出奚纪桓时，他呵呵笑起来，走到她身边搂住她的肩膀，奖励似的在她有些发红的脸颊上亲了亲。

“明天去喝喜酒，我们分开去，而且……别在一起好不好？”简思用商量的语气和他说，“一定有很多同事也去……”

奚纪桓两眼蛮不在乎地一瞪，本想说他们去又有什么关系，突然想到伯父和伯母也会去，看见他和简思在一起，肯定会很关注她，说不定会想起她是谁。于是勉强地笑了笑，点头答应。

喜宴那天简思请了护工照顾妈妈，早早的去了张柔家里帮忙，虽然早就准备万全，所有人还是忙忙碌碌，总有料想不到的意外情况。

简思也跟着忙得跑来跑去，直到新人上了台才得闲喘口气。她躲在与后台连通的小通道门口，向花团锦簇的大厅里看，因为这个不惹眼的小门比较靠前，贵宾席上的人看得非常清楚。她先看到了奚成昊，他淡然微笑着，看不出情绪，如今的他总是让人觉得那么遥不可及。他身边的一对老夫妻……隔了五年，她还是那么容易就认出他们，奚成昊的父母。他们和五年前并没太大改变，奚太太时不时侧过头来和丈夫说话，保养精心且化妆得宜的脸上看不见那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所表现出的刻骨鄙夷和冷漠，反而笑容满面，看起来十分和蔼可亲。当有人提出要给他们照相，五十多岁的她还亲昵地歪过头，勾住丈夫的胳膊，一副幸福甜蜜的样子。

不知怎的，简思想到自己的妈妈，当初她和爸爸的感情也是这么好。

或许是感觉到了简思的注视，奚太太无心地回了下头，目光向这边飘过来，简思飞快地一闪身，靠在墙上，躲开她的视线。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躲避，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没胆量漠然与她对视。或许她曾对她说过的那些话，或许她那些鄙夷的神情……都已经成为她的心理阴影，毫无理由地感到自卑和恐惧。又或者，简思自鄙地笑了，高瞻远瞩的奚夫人猜对了，五年后她的儿子成为价值连城的耀眼宝石，而她变成了一分不值的普通沙粒。她苦涩地抿起嘴，她不该怪这位明智的母亲，她什么都没说错。

奚纪桓打来手机，台上的音响开得很大，她走了几步出了走廊才接起来。

“你在哪儿，我有东西要给你！”奚纪桓那边也很吵。

“不用了吧，回医院再给我好不好？”简思皱眉。

“是礼金红包！你准备的那点儿肯定寒碜死了，你拿出手没？”奚纪桓有点儿发烦，这个女人对他的提议永远是不问青红皂白地拒绝。

“还没……”简思呐呐，她竟然忙得忘了给礼金。

“你准备了多少？”奚纪桓一副看好戏的口气，还嗤笑地哼了几声。

“一千块。”简思回答的不硬气，明知道他会嘲笑。

奚纪桓果然笑了，“瞅你那点儿出息！你在哪儿，我给你送去，我帮你包了个五千的。”

简思看了看周围，是个很小的花园，还停放着员工的自行车，和奚纪桓说了通道，不一会儿就看见他走过来，边说电话边左右张望，看见她朗然一笑。他洁白整齐的牙齿微微一露，让她的心竟然收缩了一下，奚纪桓毕竟是个好看的男人，当他这么笑的时候，任何污秽的事情都无法和他联系起来。也许这只是假相，也许他对她笑只是因为对她的兴趣正浓，但他的笑……竟然让她感到温暖。

她不自然地转开头，无法再直视他的笑脸。

“给，拿上。”他走近，把红包塞在她手里，她无心地看了看，发现红包上他难看的字迹写着她的名字。她无语地看着那两个比印刷上去的“百年好合”更大的丑字，非常喧宾夺主，不知道怎的，她忍不住笑了笑。

看见她笑，奚纪桓似乎非常兴奋，他喜欢看见她笑，比起哀求他时那种令他心软的楚楚可怜，她甜美的笑容他更喜欢。这个女人苦着脸的时候让人想疼她，笑的时候让人想亲她。想亲他就真的亲了，她竟然没有躲闪。

“简思。”奚成昊的声音异常平静，却吓了奚纪桓一大跳，像被人抓到干坏事的小孩，有些慌张地转过身来倔强蛮横地瞪着明显是尾随而来的奚成昊。

奚成昊原本在看简思，却被奚纪桓故意挡住视线，他冷冷地转动目光看着他。奚纪桓脸上的微红和羞恼让他轻浅地皱起眉，曾经他撞见他和女人正在房里办事，他竟然毫不在乎，甚至不痛不痒地让他去书房等他一会儿，等他弄完。

“简思，”奚成昊撇开眼神，看不见她的表情也不要紧，“不能是纪桓。”

第61节：第27章 不悔(1)

第27章 不悔

奚纪桓被他说的一脸怒意，挥了下手，嚷嚷道：“我们的事你少管！”

奚成昊像没听见他说话一样，口气都没有丝毫地起伏，“不止是他，简思。”他冷笑，双拳紧握，“如果你要的是钱，我十倍百倍的给你，如果你要的是感情，简思，你也该明白，纪桓给不起你，婚姻更是。”

奚纪桓要气疯了，想冲过去，却被简思拉住了。她从奚纪桓身后走出来，静默地看着奚成昊，奚成昊也转回眼神凝视着她。奚纪桓看着他们，喉咙里好像哽了块东西，话说不出来，心却疼了。

“我已经和你说过很多遍了，你的任何东西……我都不要！”简思的声音颤抖了，拒绝的话不是应该越说越坚决的么？奚成昊平静的脸终于浮现受伤的神情，他幽黑的眸子看着她的时候，她的心竟然剧痛，不敢再看，生硬地移开目光。真悲哀，她了解他，他一再被拒绝还是要说出这些话，对他意味着什么，她很清楚。

他比当初的奚成昊更有力量，更成熟，自然更知道自己的份量和地位。当初他都能走得那么潇洒，如今又何必自贱到这个地步？

若说他爱她……她看着自己的指甲，冰冷地笑了笑，他说他忘不了她，或许这是句真话，忘不了并不等于还相爱。刚才他那痛苦至深的一眼，她虽然一瞥而过，却无奈地深刻心底，她明白，知道了她这几年的遭遇，他内疚了。压在内心深处的痛苦猛然有些轻松，毕竟她深爱过的男人……还是个有良心，肯为她感到抱歉的人。

她一直以为，五年来他过得逍遥快活，得知她的遭遇只会一牵嘴角说：那和我有什么关系？他当真这么说，她也反驳不得。

“思思……”奚成昊垂下眼，又是那种无奈到极点的无力感，他讨厌这样纠缠不休的自己，可他无论如何也放不下。“就当报复我，就当

折磨我……再给我一次机会。”

五年前他没有尽力挽救和她的爱情，导致现在他如此后悔，所以……即使再自鄙，再不堪，他都要努力到再无一丝丝的希望。

简思骤然闭起眼，剧痛的眼睛流出行行热泪。

奚纪桓看着她这样脆弱的哭泣，想搂住她，安慰她的苦痛，却在奚成昊深沉专注的眼神下没办法动一动，现在……他只是个局外人。

第62节：第27章 不悔(2)

简思紧紧咬着牙关不让自己痛哭失声，如果五年前他这么说该多好？就算失去了父亲，她也能对自己说：简思，你到底是个幸运的女孩。

谁都没说话，直到简思终于平静了些许，能够有勇气睁开双眼，那双被泪水洗净的眼睛里满是释然和遗憾，她看着奚成昊，不再抗拒，不再怨恨，“成昊……”终于，她可以如此坦荡地喊出他的名字。

奚成昊和奚纪桓都因为她这声略带颤抖的轻声呼唤而浑身一僵。

“很感谢你能对我说出这样的话。”她眨了眨眼，把又要涌出来的泪水止住，“五年来我怨过你，恨过你，我觉得如果你爱我，就不该转身就走，回头看我一眼都没有。”如果他回头看了，就会看见她的痛苦，就会看见她的不舍。“后来我也想明白了，我爸爸的死，我家的情况……和你又有什么关系？都是我自己不好。”

“不！思思！”奚成昊脸色青苍，急着想说什么，却被她含泪的微微一笑止住。

“那天我对你说的那些怪你的话，不过就是迁怒，不过就是找个解脱自己的理由。我一再拒绝你，你今天还肯对我说这样的话，我知道……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很高兴。你还愿意这样对我，补偿我，我觉得……当初那么爱你……也值得了。”她的嘴唇哆嗦的厉害，一哽咽，竟然说不下去。

“思思。”奚成昊冥黑的眼睛里也泛起了水光。他走过来拉住她的手，“好了，就说到这里。”他温柔地笑了，“下面的话，我不要听。嫁给我，我的一切都给你！”

简思没有抽出手，泪水一行行的流出来，她却笑了，像看孩子一样看他，“成昊，五年了，什么都改变了。”她吸了口气，轻轻挣脱他的手，走到奚纪桓身边第一次亲昵地拉住他的胳膊。“成昊，别再总是回头看了，你该好好走自己的路，你不欠我的，不欠任何人的。”

奚成昊的眼泪顺着俊美英气的脸庞淌落，他没有转身，背对着她和奚纪桓，“思思，别走。”他微弱地哀求。为什么五年后再次失去她，他的心还是这么难受？谁说一切都改变了？！这痛苦就没变！还是瞬间让他脆弱得根本不像他自己。

当初他就是讨厌这种脆弱，这种痛苦，才死死忍着不再来找她，因为他……怕，怕无助地挣扎在这样的情绪里。

这声别走让奚纪桓的胸口像被重重一捶，很疼，为奚成昊而疼，这个傲慢的男人竟然无奈到说出这样的话。

简思也不敢看奚成昊的身影，像是对他说，也像是对自己说：“当初爱上你，我不后悔，现在拒绝你，也不后悔。”她重重地颤抖了一下，立刻明白自己撒了个慌。爱他、拒绝他的确不后悔，但她后悔……当初不该和他分手。

“走吧！”奚纪桓呼吸急促，拉起简思就走，他不要旁观他们之间的感情，他只要知道简思拒绝了奚成昊就可以了。

直到他们快要走进小门，奚成昊再慢慢回头看了一眼，只看见简思瘦小的身影被动地前行着，长长的发梢在阳光下一闪而逝，小门后面的黑暗通道把一切都吞噬了。

他站了一会儿，对着花坛里凋敝的花草苦涩地笑了笑，这回……他真是努力到没有一丝可能，虽然还是不行，但至少将来他不会再为没有挽留她而后悔。

奚同先自豪地看着舞台上作为总经理向新人致辞的儿子，虽然脸色苍白，但在司仪和新婚夫妇的帮助下，说的稳重得体，不乏幽默，赢得台下阵阵的赞许。

奚同先看身边沉默不语的太太，成昊是她的心肝宝贝，这时候她不该最高兴欢喜的吗，怎么反倒不吭气了？“怎么了，小泽，不舒服？”太太沉重的脸色让他吓了一跳。

赵泽勉强笑了笑，“没事。”

奚同先放了心，又笑着看台上光华万丈的儿子。赵泽也在看，突然说：“同先，你是不是下个月要召开董事会把企业全权决策权交给成昊？”

奚同先点头，“是啊，成昊虽然刚从国外回来，我觉得他的经验还算老道，几次生意都处理得相当好。你不说他在美国也和同学朋友搞了小公司，我当时还反对，觉得他胡混，还不如好好念书，现在看来，你支持的很对，他没成个书呆子只会纸上谈兵。”

赵泽无心听丈夫的赞美，皱着眉一冷眼神，“先不急给他权力，再看看！”

奚同先被老婆的态度搞得一愣，之前她不是大力赞同好好锻炼儿子，让他退下来吗，怎么又不急了？

赵泽也觉得自己的口气太过生硬，笑了笑，“看见人家孩子结婚，我也心动了。先别让他那么忙，再没精力好好谈恋爱怎么办？等他结婚了，经验也更丰富了，你再退下来。急什么？”

奚同先笑了声，不以为然地说：“妇人之见。”

赵泽看着儿子下台，无数女孩子都用热情的眼神追随着他的脚步，她眯了下眼，冷冷一笑。

第63节：第28章 怨恨(1)

第28章 怨恨

孔秀容出院那天，简思在保姆和奚纪桓派来的司机帮助下，还算轻松的办理好所有手续，把妈妈带到了新房子。一路上简思都很紧张，生怕妈妈会对搬入新居有激烈的反应。孔秀容很沉默，简思也没有向她解释，保姆和司机十分殷勤地跑前跑后，孔秀容似乎很受用，当着外人也没说任何让简思难堪的话。

直到孔秀容躺在阳光明媚的卧室床上，舒服地半眯起眼准备小睡，简思才放下心。临要出去才被她叫住，简思轻轻一颤，下意识地掩上房门。

“那个姓苗的……会娶你么？”孔秀容轻轻抚摸触感舒服的床单，这话问得云淡风轻，苦了这么多年，仅仅是这一室清爽的阳光已经让她无法拒绝。那狭小的，灰暗而充满潮味的旧房子简直是她不愿回首的噩梦，忍耐是因为别无选择。孔秀容看着床对面的壁挂液晶电视，崭新而先进，墙角的柜子木料上乘雕刻精美……

简思闪烁了一下眼神，嗯了一声算是肯定。只要她暂时能哄过母亲，她不愿意想得太远，她也随着妈妈的眼神环视这个房间，家具是奚纪桓陪她一起去选的，售货员还以为他们是将要结婚的情侣，作为一个包养她的人，他已经做的实在太好。她轻浅而讽刺地笑了一下，她的想法变了，以前总是下定决心以后要如何如何，可哪个人会知道自己以后会如何，能如何？她只要抓住现在，享受现在，就可以了。

“妈妈，你休息吧。”她微笑着走到床边为妈妈拉了拉被子。现在……她就很好，奚纪桓对她很大方，她还有工作，妈妈的病得到了妥善的治疗和照顾，她也不必为钱发愁。

女儿的那声似是而非的回答，不过给孔秀容一个安慰自己的理由，姓苗的小伙子英俊富有，思思的运气不错，她安心地闭上眼睛。

简思走出房间轻轻关拢房门，整个房子都似有若无的飘浮着空气清新剂的香味，保姆在厨房熬粥，怕吵了孔秀容抑着手劲轻轻切着什么，那忙碌的声响让简思的心里很踏实，她的人生重新开始了，似乎很不错。

第64节：第28章 怨恨(2)

她刚准备出门，司机就殷勤凑过来问她去哪儿，他送她去。简思愣了下，不习惯这样的待遇。笑了下，她吩咐司机送她回老房子，奚纪桓早就要她收拾东西搬去他那里，她一直借口母亲住院没动手，就是今天吧。

她的行李收拾起来也不过一个箱子，虽然没去过奚纪桓的住处，她也想得到该有的都有。

给奚纪桓打电话说今天去送行李，他显得相当高兴，说在家里等她，瓮声瓮气地催促她快点儿，早点过去早点收拾好，晚上请她吃大餐。

奚纪桓生活懒散，图方便住在高档公寓里，房子不算很大，但在简思看来，仍然豪奢的过分。从二十二层的落地窗看出去，城市里唯一的江水似乎就在脚下，晚上的夜景一定绚丽迷人。她放下行李，奚纪桓就得意地拉她到窗边，坏心地把她往玻璃上轻轻一推，真把她吓了一跳，感觉像站在悬崖边上，淡绿色的玻璃好像一触即碎。见她吓得小脸发白，奚纪桓哈哈大笑，她被他搂在怀里，略含怨怪地抿起嘴巴，心里也说不出什么滋味，至少没像她之前想的那么糟。

把衣服往壁橱里放的时候，简思拉开下层的抽屉，竟然在床单底下发现了一条女式内裤，她毫不意外，不动声色地把那一团扔在脚边，把自己的衣物摆放进去。等她离开的时候记得不要遗落东西，她不想自己的物品被下一位女房客轻贱地丢弃。

一直笑眯眯地在旁边看她的奚纪桓撇了下嘴，懒得弯腰，走过来用脚踩着那团内裤一路蹭到门边的垃圾桶，灵巧地用脚尖一挑，踢了进去。“怎么还有啊？”他不耐烦，用纡尊降贵的口气对简思说：“我都收拾过几遍了，还有的话不怪我。”

简思听了哭笑不得，干脆不理他。

他以为她是因为生气才不说话，献宝似的拉开最边上的拉门，“你看看。”他伸手粗劣地一扫，搁架上的包包袋袋稀里哗啦地跌落出来，是他上回给她买的衣服，他撇嘴笑，“我早有把握你会穿上它们。”

简思看着散落一地的名牌服饰默不做声，是的，她终于还是没能在金钱面前倨傲走过。

奚纪桓蹲下身，翻垃圾一样随便地翻动那些昂贵的衣物，突然一笑，捞起一袋，“就是这套，当时你试穿的时候就把我的魂勾没了。”他靠过来，晃着她的肩膀，“穿上，穿上。以后，我要给你穿最美的衣服。”

简思被他直白的话语弄得有些脸红，到底不适应这样的表达方式。

见她低头不动，他坏笑一声，“你是要我替你换？”手已经不老实地伸进简思衣服的下摆。

简思慌乱地按住他的色手，脸更红，“我……我一会儿还要去超市。”

“去哪儿干吗？”奚纪桓握了下她的丰盈，很不死心地皱起眉。

简思使劲拉他的手，奚纪桓无奈地收了回来，强压下身体的火气，简思的性格他了解，逼得太紧了，以后倒霉的还是他自己，他自诩纵横情场如许年，这点儿经验还是有的。

“之前只顾买家具，食物和调料，还有一些生活用品都没买全。”简思松了口气，脸还是发烫，死死把他的手按在地毯上，好像按住的是条蛇，随时都能跳起来咬她一口。奚纪桓被她的样子逗笑，那一脸紧张的表情可爱至极。

“等你买完送去，哪得多长时间？还能有力气陪我去吃饭吗？”他故意瞪她。

“要不……”她皱眉，“我买些食物回来，晚上就在这里吃，别出去了。”

第65节：第28章 怨恨(3)

他双眼一亮，很期待和她在家一起吃饭，嘴巴上却很勉强地说：“也好吧。”

他不愿意见她妈妈，简思也不提议他一起去，生怕他一时嘴快让妈妈知道他是奚家人。

从超市出来已经下午三点，她打车送回妈妈那里。

单元外的小区马路边停了辆很豪华的轿车，十分扎眼，简思下出租车的时候就看见了，担心是奚纪桓等不及跑到这里来找她，他总是换车，她也搞不清哪辆是他的。看见车里还有个西装笔挺的司机，她才放下心，奚纪桓肯定不会用这样庄重古板的司机。

她手里提满东西不方便拿钥匙，就敲门，保姆给她开门的时候一脸惊恐，简思疑惑，随即她看见厅里的沙发上坐着一个人——奚成昊的母亲。

“回来了？”赵泽似笑非笑地盯着刚进门的简思看，比主人更具架势地问。

简思实在太意外，愣愣地看着她，满手的东西竟忘记放下，保姆乖觉地一一接过。

“回来就好，小姑娘。我等了你两个小时，很有诚意吧？”赵泽款款站起身，下午的阳光从窗子照进客厅，她华贵套装上的水钻闪成一片，简思不得不眯了眯眼睛。

赵泽丝毫没有做客的局促，泰然自若地往孔秀容的房间去，简思一凛，鞋都没脱就冲过来慌乱地拦住她，“有话，在厅里说。”

赵泽穿了高跟鞋，比简思高了半头，居高临下地瞥着脸色死白的她，“小姑娘，我的话要和你以及你妈妈当面说。”她用力拨开简思，简思拦不住，她已经走进房间。

孔秀容当然早就知道她来，自从她一进房间就死死地盯着看。赵泽和她的年纪差不多大，华颜不在，气度却十分高贵端庄，微微发福

更显得皮肤细腻白皙，皱纹稀少。精心梳理的头发，搭配得一丝不苟的昂贵钻饰……孔秀容用力抿住自己的嘴巴，生怕在赵泽面前难堪地流出口水，自卑瞬间击垮了她。

“听说你刚出院，病好一点儿了吗？”赵泽毕竟是董事长夫人，说起话来大气得体，她这么一问，简思和孔秀容倒没办法说出什么狠话来。

“别怪我冒昧，我也是一片好心才来的。”赵泽笑笑，雍容大方。“上次在张柔的婚礼上，我就看见了这个孩子，你姓简是吧？”她微笑着问简思，好似想不太起来。

简思的手心里全是冷汗，她当然知道赵泽一定是什么都打听清楚了才能找到这儿来的，她哪会不知道她叫什么？

“我无意听见我儿子——就是奚成昊，简夫人还记得吧？就是以前搞大你女儿肚子的那个男孩，当然，他现在早就不是孩子了，都成嘉天的总经理了，过不多时，等他结婚，就会是副董事长——他对小时候犯下的错误还耿耿于怀，有意补偿你们的损失，我就坐不住了。”

简思担心地看着妈妈的脸色，生怕她受不住赵泽的明枪暗箭。看样子，小花园的那幕被奚太太看见了，高贵的儿子还想娶她这个一无是处的女人，显然惹恼了这位骄傲的母亲。

“奚太太，我们出去说！”简思再次强调，甚至伸手去拉赵泽的胳膊，被她一把甩开。

“你们听我说，我说的这些对你们都很有好处！我也别废话了，你们的情况我也都了解清楚了，虽然当年你丈夫的死和我们没什么关系，但我儿子过意不去，我也替他难受。既然我们每年捐给福利机构的钱都有个百十来万，花点儿钱接济下你们，换他个心安，我这个当妈的也很乐意代劳。这是这个房子的房照，纪桓到底年轻玩心重，想玩玩你女儿就算了，也没投入太多，只是租下来，我看他挑的很好，很适合你这样的残疾人住，就干脆买下来送给你们。这里是一张十万元的卡，就算是给我那个当初没生下来的孙子的，只要你们离我儿子

远点儿，别再给他添堵，我这个当妈的就别无所求了。”赵泽从包里掏出了一个信封，轻蔑缓慢地放在孔秀容的床上。

第66节：第28章 怨恨(4)

简思浑身发抖，喉咙阵阵紧缩，“你出去！我们不要！”她的声音沙哑，眼睛胀痛，像是充了血。她拦在赵泽面前，好像这样她的那些话就不会伤到身后的妈妈。

“小姑娘，你别赌气。你现在靠纪桓养活，我不想过问。几年前我就看出你是这么块料了，不过没想到，就你这样的也能攀上纪桓，我当初还真低估了你。不过，纪桓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比你清楚，他换过的女朋友绝对比你跟过的男人多，收下吧，只要你离成昊远点儿，将来纪桓玩腻了你，你又混不下去的时候，我还是可以酌情再给你一点儿的，记得到时候找我。”赵泽冷笑，转身就走，来做这样的事她都替自己感到不值。

对付这样带点儿落魄凤凰气的女人，这招很灵，对她们来说，屈辱才是最不可忍受的。其实姓简的女孩很没心机，又不太脚踏实地，不然绝对不会拒绝成昊的求婚。简思当时要真答应了，她才不会让简思拿走半毛钱！

简思听见母亲极其含混地发出一个声音，她木然回头去看，心里瞬间好像有了什么预感。当看见妈妈脸色死灰般瞪着双眼，她似乎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她听见保姆在尖声喊叫，周围却突然变的很昏暗。

母亲的葬礼很简单，在奚纪桓的帮助下，母亲最后的归所相当不错。

下葬那天又下了雨，很绵密，简思没有撑伞，秋天的细雨带着刻骨的寒凉。

来参加葬礼的人非常少，蒋正良夫妇和奚纪桓，简思要他们先走，奚纪桓不愿意，却被蒋正良和张柔硬拉走了。

简思看着母亲墓前的白菊，心里一片茫然。这是她第二次经历失去至亲的痛，却意外的没那么难以承受。或许她也认为死亡对母亲是

个很好的解脱，谁都解脱了，唯独她没有。

冷雨浇熄了她所有的情绪，她觉得自己什么都想不起，只能这么僵直地站在妈妈的坟前。

司机为赵泽撑着伞，她的手里亲自捧着一束菊花。简思看着她，还是什么情绪都没有，她觉得似乎不认识这个即使在雨里仍能保持高贵雍容的女人。

赵泽的表情很沉重，再也没有那天的盛气凌人，她放下花，沉默了一会儿，“小姑娘，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她只是看着在雨里显得格外凄清的菊花，“对不起。”她不愿意多停留，转身离开。

简思愣愣地看着赵泽放在母亲墓碑旁的菊花，一束花，一句对不起，那个女人就推卸了所有的罪恶感，继续去过她幸福华贵的人生。就好像五年前她说了那些话逼死了她的爸爸，然后毫无愧意的安享尊荣。她那天甚至在饱受折磨的母亲面前瞪着眼理直气壮地说她爸爸的死跟他们没有关系。

她蹲下身，拿起那束花，看了两眼，扔在地上细细用脚碾着。

五年前，她忍了，因为她还能怪自己痴心妄想，可现在呢？她自甘轻贱去做情妇也没招惹奚家尊贵无比的大少爷，为什么错的还是她？为什么还是她要忍受这样剜肉剔骨的痛？

仅仅就是因为她、她的父母轻贱吗？！

她不服！她二十几年里第一次不服！这次她没错！从头到尾没错过！

她没哭，从脸颊淌下来的是冰冷的雨水，并不是眼泪。不该她哭！

当奚成昊冒雨从台阶下快步跑上来，她听见他的脚步声回头看时，嘴角露出几乎狰狞的笑容，老天爷应该是公平的吧？谁错了，谁该受罚！奚太太……希望最后你眼睛里流出来的不是眼泪，而是鲜血！

等奚成昊跑到她身边时，看见的是她一脸脆弱茫然的娇柔痛楚。

“思思……我刚听说！”奚成昊皱眉。

简思看着墓碑上妈妈的照片，没说话。

“回去吧。”奚成昊看着她湿透的衣服，心疼地皱起眉。

“你走吧，谢谢你能来。”她冷漠地说。

“思思！”他忍无可忍地拉住她的胳膊，她在发抖，他担忧地去摸她的额头，她固执地扭开，到了这时候她还闹什么别扭？他扣住她的下巴，摸了摸她的额头，“你在发烧！跟我下山！”

第67节：第29章 报复(1)

第29章 报复

病房里，吊瓶滴管里的水珠有规律地滴落，简思面无表情地看着，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奚成昊坐在床边的凳子上，他默不作声地看着她。

“睡一会儿吧。”他抬手撑在床边低沉地说，久未说话嗓音有些干涩。

她的睫毛轻轻的忽闪了一下，“你走吧。”她虚弱却坚定地说。

奚成昊皱眉，几乎有些不耐烦，“思思！你别这样！你就把我当个普通的朋友不行么！”

她幽亮漆黑的眸子缓慢地转动，把目光凝住到他的脸上，他的心一绞，她不是说不怨恨他了吗，不是说不后悔爱过他吗，为什么还能这么冷冽地盯着他看？他没有什么奢想，只是想照顾她，帮助她而已。

“朋友……”她冷笑，“奚成昊，我们怎么还能成为朋友？”她病中气弱，情绪起伏后语声急促断续。“你真以为我妈妈只是脑淤血再次复发死去的吗？你真不知道原因吗？”她含着泪质问他，那倔强不肯滴落的眼泪却让他的心无比刺痛，她话里的意思让他的脊背骤然一寒，看着她默无所答。

她闭上眼，泪水从眼角淌落，他下意识抬手去擦，却被她恨恨躲开。“去问问你的好妈妈吧，问清楚你再想想你还有没有资格和我说这样的话！”

见她提起妈妈，奚成昊双拳一紧，刚才隐约的预感让他冷下眉睫。不愿意当着她的面和母亲发生口角，他快步走到病房外才打电话给母亲。

赵泽听了他语气生硬的质问似乎并不生气，只是淡淡地说：“你果然还和她见面。”

奚成昊捏紧电话，“告诉我，你又做了什么。”他沉声问。

他的语气重重地刺伤了赵泽，五年了，母子俩嘴巴上不说，心里都明白，简思的事早就成了彼此心里的一根刺！儿子身边的女人她五年里甚少过问，她已经可悲到宁愿儿子随便喜欢上哪个女人，只要他能忘记简思。开始她并不认为少男少女之间的懵懂情欲能产生什么刻骨铭心的感情，她毫不在意地打发掉了这个不太麻烦的姑娘。

可是五年来，她深深感到当初的手段过于直接和拙劣，她低估了儿子对这个女人的感情。她不该轻敌，她有一万种更好的方法，却用了最差的一种。当她偶然发现这个女孩竟然又出现在儿子面前，经过五年的分离，儿子依然想娶她，甚至哀求她，做母亲的挫败感到达了极限。

她爱如明珠太阳的儿子，竟然对这样的女孩念念不忘，苦苦哀求，而且明知她和丈夫的态度，还对这个女孩一意孤行。她恨了，怨了，满腔愤怒！感觉遭到了儿子的背叛和抛弃，感到最深重的后悔！她当初不该留下这样的祸根！

她把简思的情况调查详细，令她意外的是简思的爸爸竟然在那天离开奚家后心脏病突发死去。她料定简思怨恨她，不会听她的好言相劝，不会理智地选择更好的解决办法。因为奚纪桓的包养，让简思在经济上不再窘迫，她就是愿意出再多的钱，恐怕还是平白受一场抢白侮辱，就如同儿子的求婚。所以她想用老方法刺伤这对母女脆弱的自尊，让她们赌气离去，没想到却导致了这么个后果。她煞费苦心，却还是用了最差的办法！

第68节：第29章 报复(2)

“你先回来，我需要和你好好谈谈。”赵泽故作平静地说，语气里还是露出一丝急切和焦灼，她已经没有回头的余地，只能一条路走到黑。她毕竟是他的母亲，他毕竟是个睿智的孩子，她觉得自己并非毫无胜算。

奚成昊咬了咬牙关，“好，我一会儿回去。”他是要当面问个清楚，说个明白！

不放心简思一个人在医院，他打了电话给张柔，并嘱咐她不要告诉奚纪桓。就算是他的私心吧，他不希望纪桓找到她，陪在她身边。他拿出口袋里简思的手机，刚才她烧得昏昏沉沉，他便拿了过来，被调成静音的手机显示几十个未接来电，不用翻看也知道是谁。奚成昊关闭手机电源，不，他不内疚，当他看见那抹娇小瘦削的身影孤单地站在墓地里，他就知道，无论如何他还是放不下她。

张柔从家里带来了热粥，半强迫地喂给简思吃，满意地看见她退烧后面容恢复少许血色。病中的简思比平时更惹人心怜，俏美的容貌配上苍白柔弱的神情，不知怎么就流露出一种天生的娇媚，她这个女人看了，也忍不住想好好呵护她。从正良口中她完整地得知了奚家和简思的纠葛往事，看着她这副丽质天生的迷人容貌，张柔也觉得自己很酸很老套地想起“薄命红颜”这个词，美貌带给简思的，从目前来看……全是不幸。

简思退了烧，疲惫地睡去，大汗淋漓。

接近凌晨，奚成昊才返回医院。张柔眼尖地发现他俊美的脸有些红肿，嘴角残留了些深褐色干涸的血块。奚成昊不在乎他们惊疑的眼光，走到简思床边轻柔的拉起她露在被外的手，握了握，有不舍地放回被里。

即便这样轻微的举动，简思仍缓慢睁开眼睛，那双清澈水漾的眼瞳因为刚刚醒转略带迷茫，奚成昊痴痴地看着，她还是这么美，美得

让他用自己的一切交换也愿意。

“思思，快好起来。好起来我们去登记结婚。”他笑，说得甜蜜而宠溺。

“不！”简思的双眼掠起恨意，刚刚的睡意迷蒙瞬间消散，她想也不想地拒绝。

“听话。”奚成昊摸了摸她汗湿的额头，“你不是恨我么，恨我妈妈么，还有什么比和我结婚更好的报复？”他奇怪的理论让一边的张柔和蒋正良面面相觑。

简思却垂下眼，似乎在考虑，她浓密的睫毛压下眼中一闪而逝的冷峭，她曾经无数次因为了解奚成昊而感到悲哀，这回却帮了她的大忙！

她不能和他耍过多的心计，因为他太聪明，一时之间她想不出多么严谨的计划，就不能弄巧成拙。这个男人最大的弱点就是骄傲和倔强，所以当初他能做到明明还爱她，只是因为她擅自打掉了孩子就愤然离去。他母亲对他感情一再粗暴地干涉，已经让他无比厌恶和痛恨，偏偏他妈妈还总是用他最不能忍受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她抬眼看着这个男人，明明嘴角带着深情的笑意，眼睛里却凝结着凌厉强横的决心。他如此执意地要娶她，觉得亏欠是一方面，最重要的，他的骄傲被他的母亲重重挫伤，他不能接受自己还是个被母亲操纵命运的木偶。他要她报复，他自己何尝不是在赌气，何尝不是在报复？

她闭上眼，嘴角袭上无法掩饰的冷笑，虽然让奚成昊心痛却不觉得奇怪，她说：“我觉得……你说得很对。”

她只要顺水推舟就好，她的确只是赵泽眼中的沙尘蝼蚁，她没能力伤到高高在上的奚董事长奚太太，但他们的宝贝儿子可以，而且能一刀刺在他们最脆弱的地方，痛不欲生！

“你们……不要胡闹。”蒋正良皱眉，觉得简思和奚成昊都陷入了某种疯狂。

奚成昊冷笑，胡闹？他的举动在父母眼中一直是胡闹，现在他要他们知道，他不再是那个因为他们不喜欢，就不能大声说出心意的可悲角色！

他看着因为紧闭双眼而看不到情绪的简思，如果仇恨能把她栓在他身边，也不错，至少他能有机会补偿她，让她知道……他还是很爱她。

第69节：第30章 折磨(1)

第30章 折磨

热度退去，身体却疲惫得发软，奚成昊抱起她准备离开，简思并没抗拒，很沉默的被他搂在怀中。她的长相很难让人觉得冷硬，一不出声就显得异常乖巧。早上正是看病的高峰，被奚成昊这样的帅哥抱着穿过人群，引来无数艳慕的眼神，早已习惯不受瞩目的她有些不自在，无意识地把脸向里侧转了转，便听见奚成昊的低笑，她反应过来——这动作很像撒娇害羞往他怀里钻。

她无声冷笑，他对她的认识还停留在五年前，习惯独自挣扎的她，早已失去撒娇的心情。不过……他最好不要了解现在的她，最好不要知道她在想什么。

奚成昊把她放在车里的动作小心翼翼，好像一不留神她便会碎裂，脱下外套盖在她身上，他才与跟着出来的蒋正良和张柔道别，感谢他们这一夜的陪伴照顾。

张柔心事重重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敷衍地点了点头，蒋正良却看着车窗里半阖着眼，精神萎靡的简思，舒展了眉头，他还是决定还是把话说出口：“成昊。”他一向是叫他奚总的，但此刻，他的话是要和老同学奚成昊说，“如果你没把握不让思思再受伤，还是放手吧。”

蒋正良握紧拳头，思思要和奚纪桓在一起，他没说什么，因为他知道……思思不爱奚纪桓，在那场算做是感情游戏也好，金钱交易也好，说出来好笑，但的确是事实——占上风的是思思。他甚至抱了一份侥幸，单纯的花花公子奚纪桓会真心爱上灰姑娘简思，因为思思的确配得到任何男人的爱。他看得出，奚纪桓虽然自己都懵懵懂懂，但却对简思十分认真，这样的开始其实不算坏。

奚成昊不同，蒋正良比任何人都明白，思思爱奚成昊，仅这一条，在他们疯狂的“报复”计划里，无论胜负，思思都是最辛苦，最受

伤的那一个。而且……很有可能输得一败涂地，因为她的对手是奚成昊血浓于水的至亲父母。

五年前思思能挺过来，是因为她还必须照顾母亲，她还有推卸不掉的责任，如果往事重演，思思还能再熬过来吗?

奚成昊看着蒋正良的眼睛，很多话他没说出来但他都明白。奚成昊笑了笑，“放心，我有把握。”

这简单的一句话胜过任何承诺保证，蒋正良担忧地看着奚成昊自信而坚决的微笑，被堵得再也说不出一句嘱咐的话。张柔走过来轻轻拉了下他的胳膊，蒋正良明白妻子的意思，这件事不是他们这样的局外人该插手的。

上了车，张柔轻敲着车门扶手，“正良，明天我们就去蜜月旅行吧，玩的时间长一点儿。”她卷入这件事已经感到十分为难，奚纪桓找不到简思给她打了无数个电话，她都昧着良心没接，她一直把奚纪桓当弟弟看，这一夜她也饱受煎熬。现在矛盾升级了，连奚家两个老人家都要加入进来，她和正良还不够给他们当炮灰的。

蒋正良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奚成昊把简思抱进他那幢奢华的房子，简思昏昏沉沉，浮光掠影地看见楼梯口摆放的那个精美的装饰，她对这个造型别致的小雕塑记忆犹新，现在看见，心里别有滋味。

第70节：第30章 折磨(2)

上回她如同一条落水狗一样满带自卑仓惶而去，如今……她将成为这一切的女主人。

奚成昊把她放到那张她躺过一次的床上，双臂撑在她身体两侧，以绝对占有的姿态温柔地问：“想吃些什么？我给你做。”

她觉得有些压抑，眼睛半垂着正好看见他的胳膊，“洗澡。”她说，因为虚弱，原本冷淡的音调变得乖顺。

他点头，随即有些为难，他这里没有能给她穿的换洗衣服。他拿出一条男式的干净睡衣，递在她手中，“你先穿这个吧。”简思点头。

把她送进浴室，怕她不会调置水温，他亲自为她放好水，从莲蓬头里喷出的水把他衬衫的袖子都打湿了，他还细心地把浴室的温度调的比较高，生怕她又着凉。简思看着他忙碌，直至轻掩上门才冷冷一笑，天之骄子奚成昊这般小心翼翼地服侍照顾着她，她竟产生一种恶毒的快感。她在温暖的水中舒服得简直要叹息，不够，仅仅这样远远不够，要让他对她更好，离不开，舍不下！

她只穿了条睡衣，宽宽大大，半个肩头都露在外面，V领半掩半露的显出一抹柔嫩的凸起。奚成昊换了衬衫，坐在朝向浴室的床边上等她，她扶着门缓慢地出来，他有些着急，生怕她发虚的身子洗澡会晕倒，见她出来立刻快步来抱。她吓了一跳，贴着墙壁死死拉着睡衣下摆，脸泛红晕慌乱地连连摇头。他骤然明白她是因为光裸的下身而难为情，不让他抱。他轻笑，没有勉强她，半搀半拎地把她送进被窝。

刚刚洗过澡的她，肌肤细腻如瓷，娇俏的小脸上殷出些淡粉的血色，漆黑的双眸因为沾染了水汽更加清澈盈亮，她的美精致娇柔，因为害羞而双目水漾闪烁时，竟显出一种极致的媚惑。他看着，心跳都乱了，不得不转开眼神，他不想吓到她，或者让她以为他对她的爱掺杂了过多的肉欲。

“你先睡一会儿，我把你的衣服取过来，等你病好了，我陪你去买新的。”他看着床头的雕花说，如同年少时面对娇美动人的她产生那种冲动和仓促让他自己都觉得好笑，他竟然不敢再细看她，生怕做出什么让她憎恨，让自己后悔的事。他的鼻端萦绕着她身体发出的清新淡香，就连呼吸都必须强作稳定。

“衣服……在奚纪桓那儿。”她皱眉，口气发虚，心里却产生一丝快感，因为她知道这个答案对他的刺痛。

奚成昊果然愣了一下，随即舒展了双眉，云淡风轻地说：“嗯，知道了，睡吧，我去拿。晚上吃海鲜粥好不好？”

他的温柔有些扎痛了她的心，她敷衍地点点头，等他离去后用被子把自己裹得更紧，这样能感觉稍许的安定。她闭上眼，沉入黑暗，她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不想被奚太太再次击败，不想变成最可悲的人，奚成昊的爱情她就不能要！温柔？深情？当初他又何尝不是这样？最后还不是决然而去？不再颤抖，不再被迷惑，她嘴角淡然浮起冷笑，他的爱情是靠不住的，这场冷酷的游戏里，她要的战利品应该是实实在在的，她傻了一次，不会再傻第二次！

奚成昊去了很久，楼梯上响起脚步声她便睁开眼睛。她听见奚成昊在门外沉声说：“你等一会儿。”她立刻明白，奚纪桓跟着来了。

奚成昊飞快地关上门，坐到床边打开旅行袋，翻出一件上衣快速地替她穿好。他拿出内裤的时候，她涨红了脸，抢着说：“这个我自己来。”

第71节：第30章 折磨(3)

他原本沉重的表情突然露出一丝笑意，半转身背对着她，让她不用那么害羞。

确定她穿戴整齐，他又替她掩了掩被子，才叫奚纪桓进来。

奚纪桓的脸色很阴沉，头发凌乱，显然昨天一晚他过的非常不好。他没有表情地看着她，眼睛里的冷酷让他显得有些陌生。简思没有抬头，她发现自己竟然无法直视奚纪桓的眼睛。

“我只问你一句话！你是心甘情愿跟他的么？”他盯着她在被子上绞紧的双手。

她缓慢地点头。

“说话！亲口说！”

奚成昊了解奚纪桓的脾气，眉头深皱却没阻拦。

“是！是心甘情愿的！”简思骤然抬头盯了他一眼，不能让他再来纠缠！这一眼太过锐利，奚纪桓被看得一愣，这不是简思的目光！他眼中的惊愕让简思也一吓，赶紧垂下眼睛，还好奚成昊没有察觉，她没经验，演技还不够好，她有些自嘲地牵了下嘴角。

“可以了么？”奚成昊看着奚纪桓，有些怜悯，他知道被拒绝的滋味……不好受。残忍也罢，自私也罢，他不能让纪桓再有半点期待，“以后，你要叫她嫂子。”

奚纪桓脸色青白，却忿恨地笑着，“好！好！嫂子！”他转身就走，脚步凌乱，看起来竟然有些踉跄。

奚成昊皱眉，叹了口气，纪桓的问题眼下并不是最重要的。他转回身，“思思，我们尽快去登记。”

简思疲惫地躺下，“先……等一等好吗？”

奚成昊还想说什么，她已经泛起水雾的双瞳幽幽向他看过来，似烦恼又似哀求。千万个理由都瞬间烟消云散，他无奈地点了点头。

“我去给你盛粥。”他起身。

她伏在枕头上微微一笑，她不急，她得给奚太太一点儿挽救她儿子的时间。折磨……这才刚开始，她很期待。

第72节：第31章 筹谋(1)

第31章 筹谋

餐厅里放着非常舒缓的音乐，秋天早晨的阳光从茶色的玻璃窗里投射进来，照在各自谈笑的客人脸上，越发显得悠闲清雅，能来这样高级的店吃早餐，都不会是生活仓促的工薪阶层。

简思缓慢地喝着自己的卡布基诺，浓郁的香味熨帖了心灵的某处凄恻，多少年了？她不曾这般悠然闲散，不曾喝到这么高级的咖啡？她一直喜欢咖啡口味的饮品，却不欣赏纯正咖啡的苦，总是被奚成昊笑是假FANS，爱喝花里胡哨的假咖啡。每次他在学校门口等她，却都会给她买一杯咖啡奶茶，她笑眯眯地跑到他身边时，理所应当地接过他递来的饮料，总觉得同是出自学校旁边的冷饮店，他买的却更好喝。她怀疑是做饮料的女店员因为他长得帅格外加了料，后来才明白，加了料的是她自己。

她皱了下眉，或许是奚成昊又回到她的生活里，原本那些甜蜜的记忆也都跟着苏醒过来，她以为她早就忘记了，因为五年来，她只反复重温了他带给她的痛。

她又喝了口咖啡，熟悉又陌生的味道渗透进了心里，咖啡果然是提神的，她能再想起甜蜜的回忆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他的钱。她不必再因为钱而苦苦挣扎，自然有心情想点儿美好的事情。

玻璃窗外是步行街，时间还早，很多商店还没开门，街上步履匆匆的行人多半是赶来上班的，简思看着他们或木然或烦躁，或三三两两说说笑笑地走过，仅仅几天以前，她还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为了省钱空着肚子快步往公司赶，那时的她想起这些往事简直是自讨苦吃。

“思思？”一直在看她的奚成昊轻喊了她一声，她深幽的目光从窗外移回来飞快地在他脸上一掠，并没停留，终于落到手中那杯咖啡上。

虽然她没有出声，也不肯看着他，但他已经心满意足，坐在他身边的她——并不再是他的梦。她比记忆中……还要美丽，清丽的少女长成娇媚无双的女人，让他怎么都看不够。虽然那双强作淡定的眼瞳总是冷漠地看着他，他比任何人更轻易的发现她眼中的怯懦，那是长期生活在忧虑中而形成的惊恐，以前没有，所以在他看来格外显著。

她睡着以后总是不自觉地蜷缩起来，那是没有安全感的表现。他把餐叉递到她手中，那种愧疚和怜惜又攫住了他的心，他甩手而去的五年，她受了多少苦？他一定要把她眼中的恐惧彻底赶走，让她像过去一样，娇气地依偎在他怀中甜睡，梦里还会傻傻微笑，猫咪一样轻蹭他的胸膛，可爱至极。

看着她吃饭，他也觉得愉悦，是五年来从未感受过的安定，他忍不住摸了摸她的长发，她轻微一颤，虽然没抬头，脸却慢慢红了。

他笑，“快吃，商店开门我们就去购物，你喜欢什么买什么。”

简思被动地让他拉着手走在商场里，她总觉得他和奚纪桓至少有一样像，就是很霸道。奚纪桓是很坦白的孩子气嚣张，奚成昊却是两面派的狡诈，状似淡漠随和，实则说一不二。她错了么？奚纪桓带她买东西，是买他喜欢的东西，喜欢按他的喜好把她当人偶娃娃。奚成昊却不同，他让她自己选择，大到窗帘床单，小到贴身内衣。

她知道现在他们的关系很微妙，爱情只是过去，补偿和报复却掺合在似有若无的熟悉感里，而且即将面对一场说不出意味的婚姻。因为很多事实明摆在他们中间，她不必勉强自己去讨好他，取悦他，她的冷淡在他的意料之中。相反，如果她突然尽释前嫌或者柔情款款，他倒要生疑。除非必要，她很少和他交谈，带她购物也是他的“补偿”之一吧。

看来五年里，他对女人的认知大有进境，他以为给女人花钱是最有效的亲近方式，为她狂撒一顿钱以后她就会眉开眼笑？

她本想像对付奚纪桓一样置身事外，漠然处之就好，但当他指着店员摆在柜台上的一堆女士内衣裤，极有耐心地挨件问她：“这件喜欢

么？这件？还是这件？”她开始一直摇头，他就一直问，看样子会问到她终于点头为止。她也赌了点儿气，周围好事的女人都慢慢聚拢在附近，目光闪闪地看着这奇景，品鉴这个贵气十足的帅哥的变态行为，她就不信自己能比他更丢人。终于她对这个专柜所有的款式都摇了一遍头，售货员的表情从羡慕到惊奇终于愤怒，奚成昊还是一副好脾气，提议说：“去那个牌子再选。”修长的手指一抬，早就关注这一幕的相邻柜台服务员浑身一抖，脸色都发白了。

简思局促地看着柜台上堆成小山的内衣和愁眉苦脸忧愤不已的售货员，实在不忍心，挫败又泄气地讷讷说：“还……还是这里选吧。”

“不是没喜欢的么，换一家。”他还坚持，作势拉她离开。

“有……有喜欢的。”她的声音又气又懊恼，她总不能再害一个打工的人吧？

“哦？是吗？哪几件？”他的笑意透进语气里，她立刻察觉了，抬眼去印证，果然他那双好看的眼睛里全都是得逞的狡黠微笑，偏偏表情还是淡漠沉稳的。她一噎，忍不住瞪了他一眼，他比以前还奸诈，怪不得先带她来买内衣，原来是早有预谋，算定她要吃这个瘪，乖乖就?。

第73节：第31章 筹谋(2)

被她瞪了一眼，奚成昊反而心情大好，笑了笑，很没形象地亲了她一口，身心舒泰地回身坐在专柜沙发上，浅淡却迷人地微笑说："好好挑，今天的目标是六套。"

服务员见峰回路转，又笑容满面，被奚成昊的笑容晃得一阵目眩神迷，愣然说："你老公可真好。"

简思郁闷，他这点倒是一点儿没变，无赖得让她束手无策，她想起前不久再次重逢时他给她的冷酷内敛之感，简直上了大当。

她明白了他的难惹，也就服帖了，购物过程变得顺利。他和奚纪桓一样，大概是名牌崇拜者，买衣服就往那些装潢富丽的专卖店里去。这回她倒是坚决，拉着他的胳膊说什么也不进去，虽然他遭到拒绝，表情还是很愉快，她对他的每点主动的反应都让他高兴。

"怎么了？"他的口气像在问一个发脾气的孩子，满不在乎又十分纵容宠溺。

她摇了摇头，上回奚纪桓给她买衣服，她知道了价钱，奚成昊要和父母闹翻，首先就会遭到经济上的压制，他是大少爷，花钱没数，她当然不能让他乱来，省得将来被奚家夫妇看笑话。"贵！"她皱眉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

他看着她担忧的小脸，佯装生气地一板脸，"你怕我没钱？"

简思没说话，默认。

"你跟我来。"他拖着她往商场一角的自动取款机上去，把钱包掏出来打开，满满一面的卡，"密码都是一样。你看着。"他随便掏出一张，在取款机上操作一番，拉着她看余额，简思几乎瞪着那一长串数字，数不过来那是多少钱。"我爸妈给我卡，昨天已经都冻结了，我扔在抽屉里。这些都是我自己的钱，也就是你的钱。"他笑，似乎嘲弄她的担忧，又有些自豪。

"你……"她看着手中的钱包，他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以为我还是被爹妈摁得死死的窝囊废？”他冷漠地一笑，“走，思思，买衣服去，我要我老婆漂漂亮亮的。然后我带你去个地方。”

奚成昊今天开的是中规中矩的四门高档轿车，买的东西装满了后备箱，在后座也堆得半天高。简思好奇地看着窗外的道路，她很想知道他神秘兮兮的要带她去哪儿。

他们的车子开到一座豪华的写字楼下，简思皱眉，难道是嘉天的子公司？同一个城市里，嘉天有自己的办公大楼，没必要为旗下公司租这么昂贵的办公室。

奚成昊打了个电话，就领她上了电梯一路攀升，景观电梯的一侧全是玻璃外墙，简思看着周围的建筑越来越矮。终于下了电梯，却发现来到了一个装潢时髦奢侈到像星级宾馆的办公区，一个微笑的秘书小姐等在电梯口，很礼貌地招呼说：“奚先生请进，阮总在等您。”简思摸不到头脑，懵懂地跟着他走进一间豪华的办公室。

“你来干什么？别给我惹麻烦。”在办公桌后的男人明知他们进来，仍没抬头，冷冷地说，十分不客气。

奚成昊也不理会，拉简思大咧咧地坐进沙发里。

“这位美女不相信我有钱，对嫁给我有所怀疑，我带她来看看。思思，我是这家公司的大股东。”奚成昊微笑，看简思诧异的表情，“这可是和嘉天没半点联系的买卖。”

看文件的阮总用笔重重在文件上一戳，面无表情地抬起头来，“你也好意思说这话？都是我在卖力，你负责收钱！我很冤。”

简思发现年轻的阮总有一张极为俊美的冷酷脸庞，他很严肃，好像总是高高站在神坛上，说话的语气也很具备压迫感，但说话的内容……总有点儿不是那么回事。

他看了两眼简思，像专家下评语似的说：“她本人好看，穿校服的样子有点儿傻。”

简思听不明白，有点恍惚。

奚成昊也反唇相讥："上回和你一起吃饭的女的，你问一句她答一句，也挺傻。"

阮廷坚冷冷瞥了他一眼，"她现在是我老婆了。"他突然有点儿不耐烦，很权威向简思宣布，"这位美女，奚成昊有钱，放心嫁给他，放心挥霍吧。"他又瞥了奚成昊一眼，"可以了，滚吧。别让你爹妈知道我认识你，沾一手腥。"

奚成昊笑笑，也没反驳，拉了简思起身，"走吧。"

在回去的路上，简思想了很久才理清了脉络，奚成昊早就自起炉灶，刚才的那个帅哥就是他的合伙人，那个公司有他的股份。显然他蓄谋已久，所以一直躲在幕后，连他父母都不太知情。这显然是个高明的主意，以现在的情况，奚家夫妇不但会封锁他的经济供给，甚至会利用多年的势力打击他的生意，逼他一穷二白，受不了贫苦而黯然低头。

"你筹划了多久？"她问，这绝不是个短期内速成的计划。

"五年。"他淡淡地说，却让她的心重重一震。

或许他布置这一切并不是打定主意回来娶她，只是单纯的不想受制于父母，不然……他何必等了五年?

"思思，如果我妈单独找你，你一定要去见她，不必害怕。"他有些调侃地说，"如果她要给你钱，让你离开我，你就大方的收下。"

简思愕然地侧脸看他。

他笑笑，"看起来，我们结婚是收不到他们的礼金了，就拿这笔钱抵上吧。老婆，要个好价钱，收到钱都给你当私房。"

简思看着他，嘴角抑制不住露出笑意，他果然是个好搭档。